

纳博科夫称《斩首之邀》为自拉自娱的小提琴。事实上，这是他内心毫无把握，于是为自己寻找的自认为比较安全的一条退路，以此逃避人们习惯性拿“公众作品”的标准衡量这个“畸形儿”所带来的无穷压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斩首之邀》有一天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实际上它已经丧失了“自娱自乐”的私隐性，并随之赋予公众意义。于是，往往是这样，人们以惯常姿态开始从字里行间取其所需：一个闪光的真理抑或从笨拙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点觉悟。而不可避免地，正如纳博科夫事先料想的那样，当人们勉强读完或者刚刚读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已经因为失望而终于忍不住“跳起来，怒发冲冠。”

乍看起来，《斩首之邀》纯粹是一个荒唐梦魇，梦里充斥着卡夫卡式的沉闷，虚弱，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又能感受到存在于身边的某种无形力量的强势，是的，许多事情注定被强势的意志牵引着朝前发展，毫无退路。而且，正因为是梦魇，我们不仅阅读到了无法忍受的荒诞，还有可笑可悲的愚蠢，所以，人们，不仅仅是一小部分，他们会怀疑并武断否认作品存在的意义。他们会抱怨，纳博科夫到底想表达什么？如果真是“自娱自乐”，那就有“愚弄公众”的嫌疑。他理应接受公众毫不留情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实际上，作家十分忌讳作品被别人理解为“无意识”（尽管纳博科夫甘愿承认“自娱自乐”，

但它不代表承认“无意识”）。卡尔维诺曾经说过：“如果你说我是引诱者，饶了你；说我是阿谀奉承者，饶了你；说我是集市上的商人，也饶了你；但如果你说我是无意识的，那么我就愤怒了。”相信纳博科夫也不例外。而且，即使是梦魇般凌乱又毫无逻辑的片段，我们还是从中感受到了无边无际的绝望。正如文中所说，“天上有令人赞叹的星星、思想和哀愁，地上是愚昧的无知。”以此概括人生的意义：它只是一段孤独的旅程，即使危险、悲苦、委屈，也无人可以施救援助，只有自己走完它。

如你所知，《斩首之邀》讲的是死囚辛辛纳特斯在一个诡异的监狱（不景气的，只囚有一个犯人的空旷之地）无聊等待斩首日，而“那一天”总是遥遥无期，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知情者避而不谈的一个秘密令辛辛纳特斯恐惧和焦虑。甚至是绝望。辛辛纳特斯的绝望。尽管纳博科夫尽量用诙谐轻松的笔触为辛辛纳特斯枯燥的监狱生活增添了一个个戏剧性的人物：辛辛纳特斯举止轻浮性格单纯的妻子马思；乔装成囚犯的小丑一样的刽子手皮埃尔先生；故作姿态毫无主见的监狱长罗德里格；貌似洛丽塔的监狱长的小女儿埃米。但改变不了绝望。因为正是这些人物，当他们作为监狱里难得一见的生命游走在辛辛纳特斯周围的有限空气里，那些生命仿佛就是裹在空气里的沙子——空气反而立刻变得沉闷和压抑。

千真万确，整部作品都在渲染绝望情绪，尤其当将死之人辛辛纳特斯在生命终结之前的短短几天内，还得接连忍受命运在他身上所开的拙劣玩笑，从而令情绪大起大落——从希望的

高空跌落至失望的低谷，这是非常残酷的。这里，必须提及最具典型意义的“逃亡事件”。是的，当辛辛纳特斯在绝望中滋生常人无法想象的逃亡念头时，耳畔居然传来日以继夜“咚咚”作响的挖掘地道的声音。果然是有人前来营救了吗？这个发自地底下的不远不近的希望支撑了辛辛纳特斯原本灰心失望的日日夜夜。他甚至以为那是自己寄予希望的小女孩埃米的营救计划的开始。但是，当他满怀激动等到地道打通的一天，惊讶发现日夜不息挖掘“自由之路”的朋友竟然是监狱长罗得里格和乔装成狱友的刽子手皮埃尔先生——至于乔装的原因，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以便对方的头颅靠近自己的铡刀时，内心还能涌起由友谊滋生的亲近感觉——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条他以为通向自由的地道其实通向“狱友”皮埃尔的房间，即从一个牢房通向另一个牢房。据皮埃尔解释，只是为了串门方便。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盆冷水恶作剧般浇向辛辛纳特斯适才激动得发热的头脑。希望破灭比从来没有希望更让人泄气。

然后，让我再来谈一谈马思吧。辛辛纳特斯在狱中无比想念自己的妻子马思——她是个单纯得有些愚蠢的姑娘，当然，并不是真正的愚蠢。她并不理解辛辛纳特斯，过去不了解，将来也不准备了解。只有背叛。当辛辛纳特斯终于盼来夫妻见面的那一天，马思，象往常一样，只会深深触痛辛辛纳特斯已经不再敏感的神经：她的身边紧紧跟随大献殷勤的陌生男人。马思的轻浮似乎充满了无辜，她试图通过“性”的慷慨证明她性格上救世主才具备的“普渡众生”的善。她天真以为“性”和身体或者精神完全割裂，是身外之物，可以随使用来施舍他人

。正如她在辛辛纳特斯面前的自我辩解：“你知道，我是个很善良的人：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能给男人带来那么大的宽慰。”这是多大的一种绝望，作为马思的老公，一个即将斩首的男人，辛辛纳特斯的绝望。而实际上，谁又能否认“性”的悲剧色彩？热恋的人们总是希望“性”成为衡量爱的天平，但往往又是它，轻易就能终止爱。

是的，我乐于承认，纳博科夫从头至尾营造的就是黑夜一样的绝望。而辛辛纳特斯就是从黑夜中裁割下来的一块。

1

按照法律，死刑判决被悄声地传给辛辛那图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相互发出会心的微笑。头发灰白的法官嘴张得老大，喘了半天气才作出宣判，随后他把自己从椅子上挪下来，慢慢走开。

于是辛辛那图斯则被带回城堡。通向城堡的路好像一条蛇，蜿蜒曲折，在城堡的门下消失。辛辛那图斯显得很平静，不过脚步却不稳，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或是

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在梦中走在水面上、突然意识到水面上不能行走似的，因此，他被人架着才走过那长长的走廊。监狱看守罗典先是拿错了钥匙，后来又费了半天的劲儿才打开辛辛那图斯的牢房。

他的律师正在里面等他，他坐在床上，埋头沉思，身上没有了

燕尾服（晴朗的大热天，他把燕尾服放在法庭的椅子上）。犯人刚被带进来，他就迫不及待地跳了起来，但辛辛那图斯却没心情与他交谈。他并不在意一个人孤单地留在这个带有窥孔的小船似的房屋里。

他叫他们别打扰他，他们躬身退了出去。

这样，我们的故事就要讲完了。我们读小说时，常常掂一下右手握着的尚未读到的那部分，看看还剩下多少〔感觉到未读的部分还很多我们会很踏实〕，但现在那剩下的部分突然毫无理由地变薄了：只需几分钟的快读——就好像能滑到了山下；本来看上去红润、泛光的一堆樱桃只剩下单的几个——那个带疤的有点儿烂了，这个干枯得

只剩下一个核了（最后那个肯定又硬又湿）。

哎，真可怕！辛辛那图斯脱下紧身丝质上衣，穿上囚犯晨衣，跺了几下正在发抖的脚，开始绕着牢房踱步。

桌子上，一张白纸闪闪发光，它的旁边是一只削好的铅笔，铅笔很长，犹如人的生命，但还没有赶上辛辛那图斯的生命那样长。这支六面铅笔闪着乌木的光，辛辛那图斯提笔写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相对地存在。毕竟我还有预感，有种曲终人尽的预感。”罗典正站在门外，像个领

斩首的邀请

3

班，一脸严肃认真地从窥孔向里张望。

突然，辛辛那图斯感到后脑勺一凉，他划掉写过的东西，浑身开始微微颤动，脑子里闪过一个不成熟的细节。^：，

真是可怕！罗典透过视觉起伏不定的蓝色窥孔向里张望。有人晕船了，是谁？辛辛那图斯。他发出一身冷汗，眼前一片漆黑，感觉头发根根竖起。钟声响了四五下，发出牢房里才会有的回音。一只蜘蛛犯人的法定朋友，手脚并用地拉着一根蛛丝从棚顶降下。

没有人敲墙，辛辛那图斯目前仍然是惟一的囚犯（在这么大的城堡里！）。

过了一段时间，监狱看守罗典进来请他跳一曲华尔兹<sup>^</sup> 辛辛那图斯欣然同意，于是他们开始旋转。

罗典腰带上的钥匙叮当作响，身上发出一股汗味、烟味和蒜味。他哼着华尔兹，红色的胡子不停地抖动，锈住的关节嘎咬作响（他不再像从前，现在胖了，气不够喘了）。华尔兹把他们带进走廊。

辛辛那图斯比他的舞伴矮出许多一片叶子般的轻飘。华尔兹的风吹动他那稀少的头发，他那大而明亮的眼睛像所有胆小的跳舞者<sup>#</sup> 样斜视着。以一个成人标准来说，他确实太矮了。玛茜过去常说穿他的鞋夹脚。在走廊拐弯处站着另一名卫兵，姓名不详，他手握来复枪，脸上戴着一只模样像狗的面具。

他俩在卫兵附近划了个圈，转向牢房。

辛辛那图斯对这令人心醉的拥抱结束得如此之快感到些遗憾。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钟声平庸而疲惫地又敲响了。

时间以算术的加法方式向前移动：现在8点。黄昏的 阳光穿过丑陋的小窗，在墙上投下一个血红的平行四边形。

牢房的墙壁不知用什么怪怪的涂料一直涂到棚顶。对 此人们不禁起疑：门旁边的是某位草率画家的油画，或许 另一扇窗户上曾画过现已不存在的华丽图画？（实际上是'挂 着的一张羊皮纸，上面写有两栏"犯人规则"，羊皮纸折了

一角，标题是红色的，文字是花边的，还盖有本市的古老印章，好像一个长有翅膀的火炉。这一切都为傍晚的幻觉提供了素材〉。

牢房里有限的家具是：一个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床。

晚饭（被判死刑者可以享用与看守们相同的伙食）摆在桌 上，在锌盘里早已变得冰凉。 天黑了。

突然，屋里亮起了高强度的金色电灯光。

辛辛那图斯把脚放到床下。（他感到）一个保龄球从后 颈斜穿过他的大脑，击到太阳穴，稍停，又返回。这时门 开了，监狱长走了进来。

他与往常一样穿着束腰长外衣，上身笔直，胸部挺起， 一手放胸前，一手放背后。他头上戴着精美乌黑用蜡来分 缝的假发，脸上毫无生气，双颊灰黄，布满皱褶，只有两 只突出的眼睛略有生气。

他平稳地移动着柱形裤腿里的双腿，从墙根大步走向 桌子，几乎走到了床前。

然而，尽管他身躯威严，他还是静静地离去了，好似  
斩首的邀请 5

消失在空气中。几分钟后，门又随着刺耳的响声被打开，依旧穿着束腰长外衣的狱长挺胸走了进来。

"从可靠的消息得知您的命运已被裁定，"狱长用他那圆润的男低音说，"我认为我有责任，亲爱的先生……'，辛辛那图斯说："好，您，真。"〔这句话仍然需要重新 整理。〕

"您真好，"另一个辛辛那图斯清了清嗓子说。

"仁慈的上帝啊，"狱长大声地说，尽管有些选词不当。

"上帝啊！什么也别想。责任，我总是要负的。但我斗胆问一句，你为什么不吃饭？"

狱长打开盖子，把那碗已凝固的炖菜放到鼻子前嗅了嗅。他用两根手指夹起一块土豆，放进嘴里大嚼起来，眼睛却早已盯着另一盘子里的什么食物了。

"我不明白您还要什么更好的饭食，"他不大高兴地说，同时放下袖口，舒服地坐在桌旁吃着米饭布丁。

辛辛那图斯说：

"我想知道还有多长时间。"多好的酒香蛋黄羹！还想知道有多久，遗憾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总是最后一个通知我，我已抱怨过多次，要是你感兴趣我可以给你看这方面的纪录。"

"那么是明天早晨？"

辛辛那图斯问。

"要是你真想知道的话，"狱长说，"……是的，味道好极了，



真是美味佳肴。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现在，为 了更好地消化，请你抽只烟。别怕，最多只是倒数第二根。”

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幽默地补充说。

“我不是好奇才问的，”辛辛那图斯说，“确实，胆小鬼 才总是多问。但我向你保证……即使我吓得筛样一样，这 也说明不了什么。骑手不必为马的颤抖而感到负有责任。我 只是想知道：对判决死刑的补偿应该是通知确切的行刑时 间。虽说是奢求，却是应该得到的。但我对死期一无所知， 这对将被处死的人是 不能忍受的。再者说，我脑袋里有许 多已开始却时常被打断的计划……要是死刑之前时间不 够，我就不奢望成功地实施这些计划。所以……，’

“噢，能不能别在咕哝了，”狱长烦躁地说，“首先，这 不合规定；其次，我用明明白白的俄语再向你解释一遍，我 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你的命运之神随时都会到来。等 他确实到了，他得休息，他得适应环境。要是他没带自己 的行刑器具——也 也许他很可能没带，那么他必须得试试这 儿的。烟味怎么样？不 太呛吧？” 1

44不、“辛辛那图斯回答说，心不在焉地看一眼他的香 烟。”只是在我看来，依照法律……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城 市的市长应该……’，

“我们已经聊过了，就这样，”狱长说。“实际上，我来 这儿不 是听抱怨的，而是……，’

他眨着眼，先在一个口袋里乱翻一气，然后又翻另一个，最后从内衣兜里拿出一张格纸，显然是从学校用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这儿没有烟灰缸，"他比划着说，"噢，算了，扔到剩下的这点儿佐料里吧……啊，我要说这儿的灯光有点儿刺

斩首的邀请

7

眼。也许，要是我们……噢，算了，它应该没问题。"

他展开那张格纸，并没有戴上角质架眼镜，而是把它放在眼前，开始有板有眼地读了起来：^ '犯人】在这庄严的时翱，当所有的眼睛，……我想我们最好站起来，"他关切地打断自己的话，从椅子上站起来。辛辛那图斯也站了起来。

44 '犯人！在这庄严的时刻，当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你，当法官们欢欣鼓舞，当你正为断头后的身体扭曲作准备时，我向您告别。这是我分内的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为你的生命尽头之旅提供一切法律所允许的舒适。因此，我很高兴地准备接受你的感激之情，但最好是以书面的形式写在这页纸上。"

"好了，"狱长折起眼镜说。"就这些。我不耽搁你了。要是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

他开始坐在牢房里飞快地写着什么，也就是说传话结束了。

辛辛那图斯走了出去。

罗典正在走廊的墙边打盹，蜷缩在阴暗处的一个凳子上，几根

胡子呈现暗红色。在墙的拐角处，另一个卫兵摘下面具，正用袖子擦脸。辛辛那图斯沿着阶梯走了下来。石头阶梯又窄又滑，扶手像鬼魂一样感觉不到。到了阶梯尽头，他开始沿着走廊继续向前走。一扇门敞开着，上面“办公室”的字样好似水中的倒影，墨水池中印着月亮，桌下的废纸簌簌作响——一只老鼠肯定掉进去了。辛辛那

8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图斯穿过几道门，磕磕碰碰地来到一个小院，院子各处都被月光笼罩。今晚的口令是沉默，门口的士兵以沉默回答辛辛那图斯的沉默，让他过去了。他以同样方式通过了其它的门。

离开雾蒙蒙的城堡后，他开始滑向一个长有草皮带有露水的陡坡，抵达崖底的一条灰色小路，又第二次、第三次地穿过了大道的转弯处。离开城堡的这条大道更加笔直，毫无遮栏。一座桥架在一条干涸的小河上，穿过这座桥，辛辛那图斯来到城里。他爬上一个陡坡，从花园街左拐，迅速通过开着灰花的灌木丛。远处的一扇窗户里还亮着灯，有一条狗，抖了抖锁链，但没有叫。凉爽的风吹着逃亡者的后脖颈，不时有一阵香气从花园飘来。他多么熟悉那个公园啊！在那儿，当玛茜还是个害怕青蛙和金龟子的新娘时……在那儿，当生活叫人无法忍受时，你可以嘴里嚼着丁香花，眼中闪着晶莹的泪珠自由漫步……那绿色草皮覆盖的落叶松公园，那水波荡漾的小水池，那远处乐队的咚咚声……他拐进马特法克特大街，穿过一家旧工厂的废墟（这家旧工厂是本城镇的骄傲），穿过窃窃私语的椴树林，

穿过电报雇员居住的令人愉悦的白色平房（他们在这些平房里无休止地庆祝他们的生日、最后走出了电报大楼。

这儿有条小路通往山上。椴树林里有两个人，大概是 坐在一张凳子上，在公园的阴暗处无声地交谈着。“我说， 他错了， ”一个人说， 另一个人的回答模糊不清。两人都发 出一声叹息，叹息声和树叶的沙沙声混在一起。

辛辛那图斯跑进一个圆形广场，广场上空的月亮照在斩首的邀请

9

熟悉的诗人雕像上，雕像看上去像一个雪人，四方脑袋，双腿并在一起。辛辛那图斯急促地跑了几步，来到自家的大街上。

右侧，月光把陌生的树影投在熟悉的房屋墙上，看到了房子的轮廓和两窗间的栏杆后，辛辛那图斯才认出自己的房子。玛茜住的顶楼窗户开着，但没有灯光。孩子们肯定在翼侧的阳台上睡熟了，那儿的什么白色东西闪了一下。辛辛那图斯跑上台阶，推开门，走进自己的亮着灯的牢房。他急转身，不过门已锁上。噢，真可怕！桌子上的铅笔闪闪发光，蜘蛛伏在黄色的墙上。“关上灯！”辛辛那图斯喊道。

，  
通过窥孔观看的看守把灯关闭。黑暗与寂静开始交织在一起，可是，却被钟声所打扰，钟声敲了十一下，犹豫了一会儿，又敲了一下。

辛辛那图斯仰卧在床上，盯视着黑暗，白色的光点儿正在黑暗

中扩散，最后渐渐消失。黑暗与寂静彻底交织在了一起。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也就是说，仰卧在监狱的床上，午夜后，经历了这样的叫人无法形容的可怕的一天后），辛辛那图斯才清楚地看透了自己的处境。

首先出现的是玛茜的脸，这张脸好像装在金属小盒里，其背景是夜里眼皮下所见的黑色丝绒~她那泛着红晕的娃娃脸，她那像孩子一样凸出、闪着光亮的前额，她那向

10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上倾斜的细眉毛，以及她那黄褐色的圆眼睛。她开始眨眼，转头，牛奶般柔软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黑色丝绒锻带，丝绒的连衣裙无声地抖开，与黑暗混在一起。

他在前来观看的众人中看到的她就是这个样子。那时他被带到刚用油漆漆过的被告凳子旁，他根本不敢坐在上面，而是站在旁边（但他还是弄了一手油漆，记者们则贪婪地拍下了他留在凳子上的指纹、

他当时看得见人们紧绷的前额，看得见花花公子们穿的俗气艳丽的马裤，看得见时髦女士们手上的小镜子及彩红色的时髦围巾，但所有人的脸都毫无特色，在所有的人中他只记住了圆眼的玛茜。

辩护律师及公诉人都化了装，看上去长得很像（法律要求他们必须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因为并非总能找到这样的人，所以要化妆）。他们用女演奏家的飞快速度说完各自应说的五千个单词。他们轮流讲话，而法官则要快速把头摆来摆去才

能跟得上他们交换的频率，而其他人的脑袋也跟着协调地摆过来，摆过去。只有玛茜半歪着头，像一个受惊的孩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她的目光盯在辛辛那图斯身上（他正站在明亮的绿色凳子旁边）。

被告律师〔传统的刽子手的辩护律师〕很容易地战胜了富有想象力的公诉人，然后法官总结案件作出判决。

这些辩护词或控诉词的一些片断，其中夹杂着“半透明”、“不透明”这类措词，现在它们仍然在辛辛那图斯的耳朵中回响，他浑身的血液冲动则是当时的掌声，玛茜金属盒般的脸留在他的视觉中，直到被法官冲淡。法官贴他

斩首的邀请

11

那么近，他可以清楚看到法官黝黑的鼻子上的大鼻孔，其中一个鼻孔中长着一根细长的鼻毛。

法官正用潮湿的低音向他宣布：

“在观众的正义认可下，您将戴上那顶黑色大礼帽。”这是法庭创造出来的一个隐语，连小孩子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而我确是这么煞费苦心地被创造出来的，”辛辛那图斯在黑暗中边哭泣边想。“我的脊柱曲度计算得这么准确，这么神秘。我的小腿紧绷绷的，还可继续在生命中奔跑好久。我的头很舒服……’，

钟敲了一下半点，也不知是几点钟的半点。

12

2

罗典给辛辛那图斯端来一杯温热的巧克力奶，还有两张晨报：当地的《大家早安》和内容较为严肃的《公众之声》。

这两张报纸和以往一样登满了彩色照片。在第一张报纸上他看见了自己房子的正面照片——孩子们从阳台上往外观看，他的岳父从厨房窗户往外观看，一名摄影师从玛茜的窗口往外观看。

斩首的邀请

13

第二张报纸上刊登的是从这个窗口可看到的他十分熟悉的景象的照片——里面长有苹果树的花园，敞开的房门，一个正在给房子照正面相的摄影师。

此外，他还看到两张自己的快照，正是他年轻时逆来顺受的模样。

辛辛那图斯是一个不知名的流浪汉的儿子，童年是在斯特洛普河对岸的一个大慈善机构里度过的（他二十几岁时才偶遇总是咯咯笑的，小巧玲珑的，看上去还很年轻的塞西利亚，0。那时她才十几岁，一天晚上她在池塘边对辛辛那图斯作出了充分理解的反应）。

从早年开始，辛辛那图斯就有种奇怪的，令人兴奋的感觉，不仅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危险，而且也学会了尽量隐藏自己的怪异。别人的眼光看不透他，因此他一不留神就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这个彼此透明的灵魂组成的世界里，他是一个孤立的黑色物体，但他学会了把自己伪装成

半透明，运用了一系列的视觉幻术，可他只要一走神，在自我控制中出现一点松懈，在他转为灵魂的虚幻的面与角组成的空间中出一点差错，人们就开始有所警觉——他的同龄伙伴在与他一起玩的游戏达到高潮时会突然离他而去，好像他们已察觉到他清醒的眼光和天蓝色的太阳穴只是狡猾的假象，好像他们已知道辛辛那图斯实际上是不透明的。有时，老师会突然停止讲课，把全部的皮肤都挤到眼睛周围，盯着他看上好长一段时间，然后说、“你怎么啦，

1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辛辛那图斯？”

这时辛辛那图斯会突然回过神来，把灵魂招回躯壳，把自己拉回到安全地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地带越来越少——人们关切的眼光穿透每一处所在的任何东西，而安装在牢房门上的窥孔更是可以看穿门里面的一切。

因此辛辛那图斯没有把五颜六色的报纸揉成一团，没有把它们扔到一旁，虽然他的另一自我这样做了（另一自我，那个紧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包括你、我和他的那个瘦长的家伙会做出那些我们在某一刻想做却不能做的事……；）。

辛辛那图斯很平静地把报纸放在一旁，喝完了巧克力奶。巧克力奶上面的棕色表层残留在了他的嘴唇上。然后辛辛那图斯穿上黑色晨衣（这晨衣他穿着太长



了），穿上黑色的带绒球的拖鞋，戴上黑色的无檐便帽，开始在牢房里来回走动。自从被监禁的第一天起，他每天早晨都这样走动。

童年是在郊区的草坪上度过的。

孩子们拍球，传球，玩跳背游戏，玩猜人游戏，玩踢袋子。尽管辛辛那图斯轻巧灵活，但他们不愿与他一起玩。冬天城镇的山坡覆盖上了光滑的一层雪，坐在被叫作

"玻璃"的萨布曼夫雪橇上顺坡而下是多么惬意！滑完了雪橇回家时才感到傍晚来得太快……瞧瞧天上的星光，天上

斩首的邀请

15

的思想，天上的悲伤，再看看地下的无知。

在结霜的金属般的黑暗中的窗户透着琥珀色和深红色的光，妇女们穿着丝质连衣裙，外层还套着狐狸皮大衣，她们在街旁的褐色房屋间串来串去，四轮游览便车飞过积雪覆盖的石路，激起一片发着冷光的大风雪6

一个微弱的声音说道："阿卡迪，伊里奇，你看一看辛辛那图斯……，'

他并不憎恨告密者者，不过告密者越来越多，成倍增加。当这些告密长大成熟后，他们就变得可怕了。

在他们看来，辛辛那图斯像沥青般黝黑，像是从黑夜中砍下的一块漆黑的光。不透明的辛辛那图斯会来回地扭转身子，极力要接住光线，拼命以一种半透明的姿态出现。他周围的人只需说出一个字便彼此能够理解，因为每一个字的所指都明白无误

。他们所使用的也许是个古老的字，但 手指确实可以是一只飞鸟或百发百中的弹弓。

辛辛那图斯小时候，人们经常带他去第二大街上那个 脏兮兮的小博物馆，后来他自己也常去。

那儿陈列着大批珍贵、稀有的物品，但是除了辛辛那 图斯以外，这些物品在其他城里人的眼中都是有界线的，透 明的，就像他们自己是有界限，透明的一样。

"没有名字的东西并不存在。"

可惜万物都有名字。

"无名的存在，不可理解的物质，"辛辛那图斯读着墙上的字。

1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门打开时会把墙上的这些字挡住。 "作为永久性参加命名活动的人，你只需……"这些字 写在另一位置。

再往左，是书写有力，干净，没有多余笔划的字：

"注意，当他们称呼你的时候……'，

剩下的字被擦掉了。

在这旁边，有一行孩子般幼稚的字体：

"我要罚书写者的款。"

署名是"监狱长"。

但还有一行字，一行古老、神秘的字隐隐若现： "在我活着时度量我吧，等我死了就太晚了。" "不管怎样我已被度量过了。

" 辛辛那图斯说。

他重新开始走动，并用手关节轻轻扣击着墙壁。

"但我是多么不想死！我的灵魂已在枕头上打了洞。我不想死！离开我温暖的身体会多冷。我不想死……等一会儿……让我再睡一会儿。"

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

十五岁时因为辛辛那图斯身材矮小，他被分配到一家玩具厂工作。傍晚他随着"流动图书馆"的迷人水波阅读古书。流动图书馆是纪念辛纳科夫博士的，他在河上的现图书馆位置处溺水而死。那里的锁链嘎吱作响，小走廊亮着桔色灯光，水洼及水的平静表面被月光所沐浴。远处，灯光透过高高的大桥织成的网一闪一闪。

斩首的邀请

17

但是后来这些珍贵的书籍受到了潮湿的侵蚀，最后人们不得不把河水排干〔人们为此挖掘出一条隧道将河水引入斯特洛普河〕。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玩具厂做混乱不堪的杂活，制作女学生们喜欢的布娃娃和其它玩具人像，有站在武装商船中头发很短的普希金，有穿着火红色背心像只小老鼠的果戈里，有长着厚鼻子，身穿农民罩衣的小托尔斯泰，还有许多其他人，像戴着没装镜片的眼镜、扣子一直扣到脖

领的德波洛里尤波夫。

假装对神秘的19世纪产生兴趣后，辛辛那图斯完全置身于古玩的迷雾之中并把它当作自己的虚假庇护所，但另

外一件事使他分散了对此的注意力。

在那家小工厂里，玛茜半张着潮湿的嘴唇，正在把一根线纫到针眼里去。

"嗨，辛辛那提克！^"这样就开始了那一系列令人痴迷的漫游。漫游的空间是无限广阔的塔玛拉公园（这么广阔 以至远处的山也在他们的狂嬉之中变得雾蒙蒙的）。

在公园里，柳树林毫无缘由地哭泣成三个小溪，三个 小溪汇成了三个小瀑布，每个小瀑布都化作自己的彩虹，跌 至湖里。

湖中有一只天鹅正与自己的倒影手牵着手游动。还有平坦的草地，杜鹃花，橡树林，穿长筒靴整日玩捉迷藏的 园丁，那个洞穴，那个有田园特色的长凳，三个爱捉弄人

①辛辛那图斯的昵称

1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家伙在长凳上摆了三个整整齐齐的什么东西（那是个圈 套，是三个涂抹上油漆的棕色锡罐），和一些跳到路上来的 幼鹿。在你的眼睛注视多彩的阳光之前，花园看上去就是这样。

那里有玛茜的咿咿细语，有她白色长袜和絨线拖鞋，有 她绝妙的乳房和令人陶醉的野草莓味儿的吻。

要是从这儿能看到该多好，哪怕是树梢，哪怕是远山 的轮廓…  
…辛辛那图斯把晨衣裹紧一些。他开始移动桌子，倒拽着它。桌子愤怒地吱吱作响—它极不情愿地颤抖着 划过石头地面。它的颤动传到辛辛那图斯的手指上，传到 他的硬顎上。

辛辛那图斯拖着它向窗口撒去（其实是朝着墙撒去，在墙面的极高极高处有一个作窗户用的倾斜的洞口）。一把汤勺当的一声落地，茶杯开始跳动，铅笔不停地滚动，一本书在另一本书上滑来滑去。

辛辛那图斯把重重的椅子举到桌子上，最后他自己也爬上了椅子，不过他当然一无所见。能见到的只是炎热的天空，及向后拢着的几根白发^几朵残余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蓝色的云。辛辛那图斯极为勉强地才能够到铁栏杆。

铁栏杆的后面是窗洞，洞外是更多的铁条。这些铁条的影子映在脱了皮的墙体的，石头窗洞侧面上。窗洞侧面上刻着字，字体与他曾读过的残余字体一样干净，有一种鄙视的意味：“你什么也看不见。我也试过了。”

辛辛那图斯踮着脚站着，小手紧握铁栅栏，双手由于斩首的邀请

19

用力而变得发白，脸被阳光遮住了一半，阳光从窗栏射进来，也是一格一格的，他左侧的胡子闪着金光，两个镜子般眼仁中映着两个金色的太阳，下面的两只脚已从过大的拖鞋中踮翘了起来。

“再使点劲儿，你好摔下来，”罗典说。他已站在旁边足有半分钟，正紧紧抓住不断晃动的椅子腿。“好了，好了。你快下来吧。”

罗典长着一双蓝色眼睛，还有漂亮的红色胡须。这张吸引人的俄罗斯脸正仰视着辛辛那图斯。

辛辛那图斯的光脚板踩到了这张脸上——就是说，他的替身踩到了这张脸上，而他本人则从椅子上踩到了桌子上。

罗典小心地像抱婴儿一样将他抱下来，然后把桌子搬回原来的位置（桌子发出了小提琴般的吱嘎声）。

他坐在桌子边上，一只脚悬在空中，另一只支在地上，摆出小酒店里那种富有舞台诗意的轻松姿态，而辛辛那图斯则扯着晨衣，强忍着不哭出声来。

罗典正用他那男中音唱着歌儿，一边转着眼睛，一边摆弄那只空罐子。玛茜过去也曾唱过一次这首雄壮有力的歌。辛辛那图斯的眼中涌出泪水。随着歌曲的高潮到来，罗典把罐子摔到地上，从桌子上滑了下来。虽然只他一个人唱，但他的歌声却是合音。

突然他举起双手出去了。

辛辛那图斯坐在地上透过泪眼向上看去，窗栏杆的影子已移动了位置。他试着——第一百次一移动桌子。天

2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哪！桌腿已被嵌进地面了。他吃了一个压扁的无花果，又开始绕着牢房走了起来。

十九岁，二十岁，二十一岁。

二十二岁时，他被调到！^区作幼师工作。就在那时，他与玛茜结了婚。他刚一接触新工作（即是照看那些腿瘸，背驼或眼斜的孩子们）就有一位重要人物对他提出了吹毛求疵的指控，并

作出慎重的推测，说辛辛那图斯有违法迹象。与此同时，城市元老们也审查了针对辛辛那图斯的其它指控，这些指控是辛辛那图斯的同事中那些感知力较强的人 时不时提出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及其他官员轮流把自己与 辛辛那图斯锁到一处，对他作法律所规定的试验。

他们一连几天不让他睡觉，强迫他不停地做毫无意义的交谈直至他几乎胡说八道，强迫他给各种不同的人 and 亲属写信，强迫他扮演日常角色，模仿不同的动物，假装承担各种职务及身患不同疾病。所有这些他不仅都尽力去做了，而且还忍受了这种折磨，因为他年轻，善于随机应变，充满活力。他还想活下去，还想与玛茜再生活一段时间。

他们很不情愿地放了他，允许他继续照看最弱智的孩子（那些孩子不值得保存下来）以观后效。

他带着他们两两成双去散步，散步时他拧着^个便携式音乐盒的旋钮，那音乐盒看上去像咖啡豆研磨机，假曰里他与他们一起在操场荡秋千——一群孩子在秋千上飞时屏息不动，随即当秋千飞下时便惊叫不已。他教了几个孩子识字。

斩首的邀请

21

同时，从结婚第一年起玛茜就开始背叛他，与任何人 在任何地点背叛他。

一般来说当辛辛那图斯回到家，她会挂着令人生腻的半脸微笑，丰满的下巴抵在脖子上，把诚实的淡褐色眼睛抬起，好像在

自责，然后用柔和的咕咕声说道："小玛茜今天又做了。"他会看她几秒钟，像女人一样把手掌贴在自己的脸上，无声地抽泣，走过满是她亲属的所有房间，把自己锁在浴室里，跺脚，开大水流，咳嗽，以掩盖他的哭泣。

有时候，她会对着辛辛那图斯为自己辩解。

"你知道我是多么善良的生物——这事微不足道，却让男人那么满足。"

不久她怀孕了，不是他的孩子。她生个男孩，马上又怀孕了~也不是他的孩子——生了一个女孩。那男孩腿瘸，脾气很坏，而女孩愚笨，过分肥胖，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由于这些缺陷，两个孩子都进了他的幼儿园。灵巧、光洁、红晕的玛茜领着腿瘸、粗笨的两个孩子回家时，这支队伍看上去很不协调。

慢慢地辛辛那图斯对自己放松了警惕。终于有一天在城市公园的集会上大家一片恐慌，有人大声说，"大家注意，我们中间有一个……"后面是一个陌生的，几乎被遗忘的词。

风唰唰吹过刺槐树，辛辛那图斯只好站起来走开，心不在焉地摘下路边的灌树叶。十天后他被逮捕了。

2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也许是明天，"辛辛那图斯一边慢慢地牢房里绕着圈子走一边说。"也许是明天，"辛辛那图斯说着坐在床上，手掌托着前额。



落日的余辉重复着印上早已熟悉的图案。"也许是明天，"辛辛那图斯叹着气说。"今天太静了，明天，一大早，天气晴朗……"

暂时，一切都变得寂静——牢房里只有那种给全世界犯人饮水用的陶制水壶，拥在一起低声讨论着什么的古老秘密的四面墙壁，有点像玛茜的绒线蜘蛛，桌子上几本巨大的黑色书……

"多大的误解，"辛辛那图斯突然大笑着说。他站起来脱下晨衣，摘下无檐便帽，甩掉拖鞋，又脱下亚麻布裤子和衬衣。他把脑袋下，像摘下假发一样；把锁骨摘下，像摘下肩章一样；把胸腔摘下，像摘下锁子甲一样。他脱下屁股和大腿，摘下胳膊，像摘下铁手套，把它们扔到角落。他身上剩下的部分渐渐溶解，在空气中不着颜色。

起初辛辛那图斯沉浸于凉爽之中，后来完全浸在他秘密的媒体中，他开始自由地、幸福地……

铁栓咣当一响，辛辛那图斯马上把摘下的部分又生长出来，包括那顶无檐便帽。

罗典看守带来十几个黄色杏子，装在四周用葡萄树叶装饰的圆形篮子里。

这是狱长妻子的礼物。

辛辛那图斯，你的非法行为已使你精神振作。

23

3

辛辛那图斯被走廊的一阵地震般的喧闹声吵醒。虽然前一天他已为这种惊醒做好了准备，但他还是很难抑制呼吸和心跳。他

把晨衣折起来放在胸前，挡住心的 视线——安静，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在巨大灾难降临时，人们对小孩子所说的一样）——辛辛那图斯捂住心窝 稍微坐直了身子，倾听着。

有许多人拖着脚的脚步声，声音远近不同，有同样远

## 2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近不同的说话声；一个人在远处问了句什么，另一个人在 较近处作了回答。有人从远处嗖嗖地赶过来，像滑冰一样 滑过石头地面。在嘈杂声中狱长的男低音说了几个字，听 不清说什么，但听得出得必须服从。最可怕的是一个小孩 儿的声音——狱长有个小女儿——刺穿了所有的忙乱声。

辛辛那图斯辨出了他的律师哀鸣的男高音以及罗典的 咕哝声，……"有人又匆忙地低声问了一个问题，有人低声地 作了回答。

喘气声，破裂声，撞击声，好像有人在用一根棍子在一条凳子下乱捅。

"找不到吗？"狱长清冽的声音问道。

脚步声跑过去了。又是脚步声跑过去了。跑过去又回 来了。辛辛那图斯再也忍不住了，他把脚放到地上：他们毕 竟还没有让他见到玛茜……我该开始穿衣还是等他们来 穿？噢，穿完了，进来……

但他们又折磨他两分钟左右。突然门开了。他的律师 滑了进来。

他头发蓬乱，满脸大汗。他摆弄着左衣袖，眼睛四处 搜寻。 1

"我丢了一个袖口链扣，"他像狗一样急促喘着粗气大声说。

"肯定是一蹭到了哪个^我和小可人埃米在一起 时——她总爱恶作剧一用燕尾^我每次顺便拜访一 问题是我听到了点儿声一但我没加一注意，链子肯定

斩首的邀请

25

一我很喜欢——哎，现在太迟了一也许我还能一我 答应所有的卫兵^不过真遗憾~~，，

"愚蠢、迟钝的错误，"辛辛那图斯静静地说着。"我曲 解了这种大惊小怪。这种事对心脏可不好。"

"噢，谢谢，别担心，没什么，"律师心不在焉地咕哝道。 他用眼睛毫不含糊地搜索了牢房的各个角落，很显然丢了 这件宝贝他很难过。

辛辛那图斯轻轻哼了一声回到床上。

另一位坐在床头。

"我来看你，"律师说，"我本来很高兴很快活……但现在这件小事让我烦心——因为，毕竟这是件小事，这你得承认，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哎，你感觉怎么样？"

"可以做一次单独交谈，"辛辛那图斯闭着眼睛说。"我要告诉你我的一些结论。我被恼人的幽灵，而不是人，所 包围。他们像愚蠢的动物一样折磨我。从理论上说，人愿 意醒来。但没有外来的帮助我无法醒来，而我又害怕这种 帮助，我的灵活性已变得懒惰，已适应裹在外面的舒适外 衣。所有包围我的

幽灵中，你，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大概要算最恼人的，但另一方面——从我们临时建立的关系中的逻辑位置来说——你，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处在代言人的地位，是顾问，是辩护人……<sup>^</sup>

"为您服务，"律师说。他因辛辛那图斯终于变得善谈而高兴起来。

"那么我想问你的就是：他们以什么为由拒绝告诉我的行刑日期？等一下，我还没说完。那个狱长不给我直截了

2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当的答复，却指出这个事实——等一下！我首先想知道的是，谁有权力决定这个日子。我其次想知道的是，怎么样才能理解那个机构，或那个人，或那组人……，'

本来迫不急待要说话的律师现在倒沉默了。他长着深蓝色眉毛和长兔唇，化过装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别再想你的袖子，"辛辛那图斯说，"注意力集中。"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愚笨地换了一下身体位置，交叉地握着他那烦躁不安的手指。他用伤心的声音说，"就为了这个氛围……，'

"我就要被处决，"辛辛那图斯说，"这我知道。说下去。" "我们换一个话题吧，我求你了，"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喊了起来。

"你难道现在也不能遵守法律吗？这真太讨厌了。我无法忍受。我来拜访只想问你是否合法的愿望……比如"（说到这他脸色泛起光泽）"也许你想要一份打印出来的法庭上的讲话？要

是你有什么愿望，一定要立即递交必要的 申请，我们现在就可准备这份申请，可以详细写出你要几 份以及你要的目的。我恰好有一小时空闲时间一噢，求 你了，求你让我们开始这件事吧！我连该用的信封都准备 好了。”

“只是出于好奇……，”辛辛那图斯说，“但首先……就 是说，根本没机会得到回答？”

“该用的信封，”律师重复地引诱他说。

“好吧，我们做这件事，”他把鼓鼓的厚信封撕成铍巴 巴的小片儿。

斩首的邀请

27

“你不该这样做，”律师噙着眼泪说。“你根本不该这样 做。你都没注意到你做了什么。也许是赦免书，不可能再 弄一份了！”

辛辛那图斯拾起一把碎片想把它拼成至少一个完整的 句子，但一切都混乱、扭曲，破碎了。

“你总是做这种事，”律师，着太阳穴从牢房一头走到 另一头说。“也许你的解救者就是你本人，而你……可怕！ 哎，我该拿你怎么办？现在它没有了……我曾经是多么地 兴奋！我这样认真地为你准备！”

“可以吗？”狱长把门推开用胀鼓鼓的声音问。“我不会 打扰你们？”

“请进来，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请进来，”律师说。“请进来，亲爱的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只是这儿不太愉 快……”

"我们将被判决的朋友今天怎么样?"文雅有身份的狱长一边说着俏皮话,一边把辛辛那图斯冰凉的小手握在他紫色的肉爪中。

"一切正常吗?没有伤心和痛苦?还在与我们不知疲倦的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闲聊?对了,亲爱的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我有好信息告诉你——我的淘气儿刚刚在楼梯上找到了你的袖口链扣。这是法国的金子制的,对不对?太、太精制了。我一般不会恭维,不过我忍不住要说 ^ ,  
他们俩走到角落,装模作样地查看那迷人的小玩艺儿,讨论它的历史和价值,对它赞赏不已。

2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辛辛那图斯抓住时机在床下大声咕浓(声音后来变得犹豫不决),想要……

"啊,真的,品位高,高,"狱长与律师从角落里走回来时不断重复着。

"就是说你感觉不错,年轻人,"他毫无意义地对辛辛那图斯说。这时辛辛那图斯正爬回床上。"不管怎样,你不能孩子气。公众,以及作为公众代表的我们所有人,都只关心你的健康——现在这点应该很清楚了。我们想让你好过些,帮你解除孤独感。再过几天一个新狱人会搬入我们的一个高级牢房。我们介绍你们认识。这会给你带来快乐。"

"再过几天?"辛辛那图斯问。"那么说真的还会有几

天？”

“听听他说什么，狱长咯咯大笑。”得把一切告诉他。 你觉得怎样，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

“噢，我的朋友，你说得真对。”律师叹了口气说。

“是的，先生，”罗典摇了一下钥匙插话说。“你应该更加合作些，先生。他一直都是傲慢、生气、险恶。昨晚我 给他带来了些李子。你猜怎么着？阁下大人决定不吃。阁 下大人太骄傲了。是的先生！我刚才开始告诉你那个新狱 人，你会和他好好闲聊一下的。你没必要这样扫兴。，不 对，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

“对极了，罗典，对，”律师带着无意识的微笑同意地说。

罗典捋了捋胡子继续说：“我为这位可怜的绅士感到难 过——我进来，一看，他正站在桌子上的椅子上，张开他斩首的邀请

29

的小手掂起小脚要够铁栏杆，有如一只生病的猴子。而天 空那么蓝，燕在飞翔，云在高处~~欢喜之景，祝福之景！我把绅士向孩子一样抱下来，而我自己，我哭了一是的，就在我现在站的位置——我哭了又哭……我伤心透了，我 为他难过。”

“喂，我们是否应该带他上楼去，你觉得呢？”律师犹 豫着建议说。

“当然，没问题，”罗典慢慢地仁慈而平静地说，“我们随时可以。”

"穿上你的晨衣，"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说。

辛辛那图斯说，"我服从你们，幽灵们，狼人们，拙劣的模仿者们。但是我强烈要求一是的，强烈要求"（而另一个辛辛那图斯开始歇斯底里地跺着脚，甩掉了拖鞋）"想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是否有机会见到我妻子。"

"也许你会的，"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与罗典交换了眼色后说。"但不要再罗嗦了。好啦，我们走。"

"要是您愿意的话。"罗典用肩膀撞了一下未上锁的门说。

三个人走了出去：首先是罗典，叉形的双腿套着褪了色的马裤，臀部宽松下垂；他后面跟着律师，穿着礼服大衣，赛璐珞衣领上有个污点，假发后面的衔接处扎着粉色布带；走在最后的是辛辛那图斯，拖鞋已甩丢了，晨衣裹得更紧了。

在走廊转弯处，另一位不知名的卫兵向他们敬了个礼。暗淡的石青色光与黑暗交错出现。他们走着，向前走着。转

3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了一个弯接着又转了一个弯。

好几次他们走过了潮湿图案相同的墙，那些图案看上去像肋骨凸现的马。不时地得把灯打开，满是灰尘的灯泡会突然发出黄光。有的灯丝烧断了，那他们就拖着脚走过那潮湿的黑暗地段。在一个地方，有一束不知来历的阳光意料之外地从头上射下来淡淡地映在已腐蚀的板石上。



埃米，狱长的女儿，穿着鲜艳的格子花连衣裙和格子花短袜——只是个小孩，但她的大理石般的腿肚子却像一个小芭蕾舞女主角的一样强壮——正在有节奏地对着墙击球。

她转过头，用第四和第五根手指把一缕金黄色头发从面颊上捋开，注视着这只简短的游行队伍。罗典走过时开玩笑地把钥匙晃得叮当乱响，律师轻轻抚摸了一下她闪光的头发，但她却在盯着辛辛那图斯。辛辛那图斯对她露出了受惊吓的微笑。

在走道走廊的下一个转弯处时，三个人都回过头来看。埃米手里转着光滑的红蓝相间的球正盯着他们。

他们又长时间走在黑暗中，直至走到尽头，一卷消防水带上方亮着一盏深红色的灯。罗典打开一扇低矮的铁门，门后的石台阶很陡地向上盘旋。到了这儿顺序有点儿挺了：罗典原地踏步，好让律师和辛辛那图斯依次过去，他本人则走在了队伍的后面。

爬上陡峭的石阶并不容易。越往上，黑暗便褪去的越多。他们爬的时间极长，辛辛那图斯感到无聊之极，于是开始数着阶梯，数到了三位数，然后绊了一下又全忘了。亮

斩首的邀请

31

度慢慢增加。

他累坏了，像小孩一样每次都先抬同一条腿。又一个转弯处，突然涌来一阵强风，一片耀眼的夏日天空展现出来，燕子的叫声回荡在空中。

我们这些旅行者们来到了一座塔顶的平台上，从这里可见令人

屏息的画面，因为不仅塔本身很高，而且整个城堡就位于一个巨大的山崖之巅，像是山涯中长出的一个巨物。

往下可见一个看似几乎垂直的葡萄园，和一条蜿蜒而下直至干涸河底奶油般光滑的小路，一个小小的红衣人正在穿过凸圆的桥，跑在她前面的斑点很像一条狗。

远处日光沐浴的城镇呈宽敞的半圆形：一些五颜六色的房子一排一排均匀排列，周围是圆形的树，而另一些歪扭的房子则顺坡而下，好像踩中了自身的影子；还可以分辨出第一大街上的车辆穿行，以及街尽头的紫色微光，那是闻名的泉水在不停地喷涌；再远处，地平线处是雾蒙蒙的群山，他们下面点缀着栎树灌林，一个水池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其它明亮的卵形水域则汇拢一线穿过柔柔薄雾，向西直至蛇状的斯特洛普河之源。

辛辛那图斯手托面颊，一动不动，带着隐隐的甚至有点乐而忘忧的失望凝视着微微闪闪的塔玛拉花园及花园后面浅灰色的柔柔山脉——噢，凝视了许久他才挪开了他的眼睛……

离他几步远，律师把胳膊肘靠在宽宽的石头矮墙上，矮

3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墙顶部长满某种富有进取心的植物。他的后背沾满石粉，心事重重地望着天空。他左脚漆革皮鞋搭在右脚上，手指支着面颊，使得下眼帘变得极为突出。罗典找到了一把笤帚，扫着平台的石板，一声不吭。

"这一切多么令人着迷，"辛辛那图斯评价花园和群山〔不知为

什么，在风中重复的"令人着迷"这个词让他感到 特别愉快，这像孩子们捂上耳朵然后再打开耳朵一样，对 这个新发现的听觉世界惊叹不已）。

"令人着迷!我还没见过这些群山这样别致，太神奇了。 在群山重叠之处，在神奇的峡谷中，我难道不能……不，我 最好别这么想。"

他走遍平台各处。

平地向北延伸，云影正穿过他们向前飞奔，草地与农 田交替出现。在斯特洛普河一个转弯处后面，模糊可见古 老机场及保存退役飞机的建筑的轮廓。生锈的机翼满是各 色斑点。这些飞机在节日里时常会发挥作用，主要用来让 瘸腿孩子们兴奋一番。事情令人厌烦，时间打着瞌睡。

城镇里有一个人，是位药剂师，据说他的太祖父留下 一本回忆录，描述了商人如何乘飞机去中国做买卖。

辛辛那图斯绕着平台走完一圈，然后回到南部矮墙旁。 他的眼睛在违法地远视。现在他想他可以辨别出花园中的 树丛，辨别出那只鸟，辨别出消失在常青藤下的小径。

"就到这儿吧，"狱长把笤帚扔到一角重新穿上礼服大 衣，好脾气地说，"走，回家。"

"是的，到时间了。"律师看着表回答。

斩首的邀请

33

这支队伍开始回走。

走在前面的是狱长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随后是律

师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最后是由于呼吸了过多新鲜空气而哈欠连天的辛辛那图斯。狱长的礼服大衣的后背上沾满石粉。

34

4

她利用罗典送早餐的机会，从他托着盘子的手下面溜了进来。

"啧，啧，啧，"他一边嚼下一块巧克力一边说。他用脚轻轻带上门，从胡子里咕哝道："这淘气孩子……，"随即埃米藏到了桌子底下。

"读书，嗯？"罗典带着和蔼的微笑说。"这是有意义的消遣。"

斩首的邀请

35

辛辛那图斯抑扬顿挫的声音表示了同意。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书，但已无法捕获原文。

罗典很快就做完了并不复杂的工作，用一块破布掸了掸在阳光中跳动的灰尘，喂了喂蜘蛛，走了。

埃米还蹲着，但不那么紧张了，像蹲在弹簧上一样摆了几下。她垂下的胳膊交叉一起，粉色的嘴略微张开，一又长又淡几乎白色的睫毛一眨一眨。她正越过桌顶朝门那边看去。一个已然熟悉的动作：她用随意的几个手指快速地 把亚麻布色的头发从太阳穴的位置捋开，斜眼扫了一下他。辛辛那图斯这时已把书放到一旁，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他走了。"

辛辛那图斯说。

她不再蹲着，但仍然弯着腰紧盯着门。她很尴尬，不知该做什么。突然她露出牙齿，像芭蕾舞女演员一样飞到门旁——门当然锁上了。她那云纹绸腰带的飘动加快了牢

房里的空气流动。

辛辛那图斯问了她人们常问的两个问题。她矫揉造作地说出名字并回答说她十二岁。

"你替我难过吗？"

辛辛那图斯问。

她没有回答。

她把放在一角的粘土罐举到面前。罐子是空的，发出空空的声音。她朝里呼呼吹了几口气，就马上把它扔了。然后她靠在墙上，只用胳膊肘和肩胛骨支撑身体，紧张的脚步

3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拖着扁平的鞋向前滑去，再直起身。她对自己微笑，然后再次下滑时皱着眉扫了辛辛那图斯一眼，就像看着低空中的太阳。这一切都暗示着她是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孩子。

"你难道一点儿也不替我难过？"辛辛那图斯说。"这不可能。

我无法想象。过来，你这只小傻鹿，告诉我我哪一天死。"

埃米没有回答，却滑到了地上。他静静坐在那儿，把下巴放在支起的膝盖上，膝盖上搭着她裙子的褶边儿。

"告诉我，埃米，求你……你肯定什么都知道——我感到你知

道……你父亲在饭桌上谈起过，你母亲在厨房里谈 论过……大家都在谈论。昨天的报上被人整齐地剪下一小 块——这意味着大家在谈论这件事，而只有我一个……，' 她像被旋风吹起一样从地上跳起来，又飞到门旁，开 始敲门，不是用手掌，而是用手的顶端。她松弛、丝般金 黄的头发末梢打着卷儿。

"要是你已长大就好了，"辛辛那图斯幻想着，"要是你 的灵魂能够略微感到我的心情，你就会像古诗中记叙的一 样在漆黑的晚上把魔力饮料送给监狱看守。埃米！"他大声 说，"我求你一 我会不停地请求一告诉我，我什么一 时候死？"

她咬着手指走到摆着一摞书的桌旁。她打开一本，翻 了几页，翻得书页噼啪作响几乎撕裂，砰的一声合上，又 拿起另一本。  
^

她的脸不停地波动：先皱一下有雀斑的鼻子，再用舌 头把脸抵出个包。

斩首的邀请

37

门当的一声，罗典气冲冲地进来（他或许已从窥孔中 窥视到了）。

"滚开，小家伙！这事儿得我来管。" ^

她尖声大笑，闪开他蟹钳般的手，冲到敞开的门前。到了门槛，. 她突然像位舞蹈者神奇般准确地停住——也许抛了个飞^，也许做出什么默许——眼光从自己的肩膀朝辛辛那图斯看去，然后又同祥有节奏地突然迈着富有弹性的

大步跑了，几乎就要跑上楼梯。

罗典抱怨着，钥匙叮当作响，步履蹒跚地追赶她。 "等一会儿！"辛辛那图斯大声喊道，"所有的书我都读过了，再把书目拿来。"

"书——"罗典气鼓鼓地嘲笑一声，随手把门当的一声锁上。

多么气愤！辛辛那图斯，多么气愤！多么令人十足的气愤，辛辛那图斯^当当的无情钟声，肥胖的蜘蛛，黄色的墙，粗糙的黑色毛毯，巧克力的涂层~~用两根手指从中间提起，把它整个从表面上捏起来，它就不再是平平的覆盖物，而变成了打褶的棕色小裙子。下面的液体温热，稍甜，发出异味。三片好似表层烤糊的龟甲状的面包——一块圆形黄油上雕刻着狱长姓名的首字母。多么令人生气，辛辛那图斯，床上有那么多面包屑！

他哀悼了一会儿，呻吟，捏响所有关节，穿上令他憎恨的晨衣，开始徘徊。他又一次检查了墙上的所有文字，希望再有发现。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像一只刚长羽毛的公鸡站在树桩上，毫无表情地盯着少得可怜的一小片天空。他

3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又走了一会儿。他又读了一遍八条犯人须知，这些规则他早已熟记了。

1. 绝对禁止离开监狱大楼。

1犯人应以顺来逆受为本分。

3^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绝对要保持安静。

^不准与女性取悦。

5^只在双方同意即特定日子才可以与卫兵唱歌、跳舞 及开玩笑。

6, 犯入应避免或立即抑制内容与本入条件及地位不相 称的夜梦, 比如: 灿烂美景, 与朋友郊游; 现实生活及清醒状态下不允许与不愿意同犯人接近的人发 生性关系, 因这将被依法定为强奸。

1. 鉴于犯人喜欢做监狱的客人, 犯人应参加监狱服务 人员的清扫工作。

8, 管理人员对犯人财产及犯人本人失踪概不负责。

气愤, 气愤, 辛辛那图斯。再走几步, 辛辛那图斯, 用 长袍先扫一扫墙, 再扫一下椅子。气愤! 桌上堆的书都读 过了。虽然辛辛那图斯知道都读过了, 他还是乱翻一气, 扫视着一本厚书……他站在那里翻着已然熟悉的书页。

这是一本合订本杂志, 出版于记不清年代的很久以前。

监狱图书馆保存了几本这样的古物。这个图书馆在占地及藏书方面是本市最大的。

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 在那里, 最简单的物体充满青  
斩首的邀请

39

春及与生俱来的傲慢, 这傲慢来自对制造它们的劳动的尊敬。那是万物流动的岁月, 润滑良好的金属在表演着无声的杂技; 男人无可比拟的灵巧肌肉显示出套装的和谐纹路;



建筑物的边缘是连贯的大玻璃；穿着泳装看上去只有飞盘大的女孩像一只燕子飞在水池上空；一名作出最大努力的跳高运动员仰卧空中，要不是短裤向旗帜一样飘扬，真像在懒洋洋休息；水在无尽头地滑动，漂亮的流水，耀眼的洗手间，映着双翼飞鸟，起着缎子般涟漪的海洋。

一切都闪闪发光，一切都趋向一种没有摩擦的完美。生命陶醉于具有诱惑力的周期中，旋转至令人^晕的状态。大地在下陷，磕磕绊绊，因倦怠和恶心而变得无力——我该不该说出来？一发现自身处于一种新思维中——是的，事情已经老化而疲倦，没有什么从那些传奇的年代里幸存下来~只有几部机器，两三个喷泉~没有人对过去感到遗憾，就连"过去"一词的概念也变了。

"不过也许，"他想，"我误解了这些画面。把照片的特点强加于那个时代。大量的阴影，奔流的光线，带有光泽的经过日晒的肩膀，少见的倒影，从一种元素到一种元素的不停转变——也许这一切只属于快照，属于特殊的珂罗版印刷术，属于那种艺术的特殊形式，而世界其实并未那样扭曲，那样潮湿，那样快捷——正如今天我们那并不复杂的照相机正以自己的方式记录我们匆忙聚积而成的世界。"

"不过也许"（辛辛那图斯开始迅速在一张纸上写）"我

4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误解……强加于那个时代……大量……奔流……不停转化……而世界其实并未……就像……但这种反复思考怎能平

息我的愤怒？我，我的愤怒——我该拿你，拿我自己，怎么办？他们怎么竟敢隐瞒我……我，必须经历极度痛苦经历的我，我，为了保存外表的尊严〔但我也无非是脸色苍白而已，反正我也不是英雄……〕必须在经历苦难时控制我自己，我，我……在不断衰弱……不确定，可太可怕了——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快告诉我——但你不，你让我每天早晨重新死亡——另一方面，要是我知道，我可以完成……一点工作……记录经过证实的想法……有一天有人会读到的，会突然感觉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独自清醒。我&说的是，我会使他突然狂喜而泣，他的眼睛会湿润，而他有这次经历之后，世界对他来说会更干净，更清醒。但我怎么能开始写呢？我又不知道时间够不够，而每当你自言自语‘本来昨天的时间够了，——或者你又这样想，‘要是我昨天开始有多好……’，痛苦都会来临。你不是在做清晰、精确的、必要的准备工作，不是为那每天早晨必须起床的灵魂做透步的准备，那时，你，灵魂，将被赐予用行刑桶来洗浴——相反，你在不自觉地做着逃跑的平庸之梦——哎，逃跑……今天——当它跑进来，跺脚笑着——就是说，我指的是——不，我还是应该记录留下些什么。不是个普通的——我是你们当中活着的一个——不仅我的眼睛不同，而且我的听觉，我的味觉不仅我的嗅觉像鹿一样，我的触觉像蝙蝠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有能力把所有这些结合于一点——不，意思还未表达出来——

斩首的邀请

这只是燧石一而我还未谈及引火柴，未谈及火本身，我 的生命。孩提时，有一次参加学校远足活动，当我与别人 分开时——虽然这也许是我梦到的——我发现自己身处白 昼骄阳之下，在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小镇里，如此的令人 昏昏欲睡以致当一个正在白墙下'长凳上打盹的男士起身为 我指路时，他留在墙上的蓝色影子并没有立即跟随他。噢， 我知道，我知道，肯定有我疏忽之处，而影子根本没有耽 搁，但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说它抓住了墙的凹凸不平之处 但这才是我想要表达的：在他的行动与落后的影子的 行动之间——那个时刻，那种昏厥^那是我很少经历的 时刻——暂停，间断，心像所有的羽毛……我也要写那持续不断的颤抖——要写我思想的一部分如何总是围绕（把 这个世界与其它事情联系起来的）那个看不见的中心——至于与什么相联系，我还不想说……但当我害怕没有时间 完成，徒劳地搅动这些思想时，我怎么能写呢？当她今天 冲进来时——这是我想说的——仅是一个对我的思想稍有 洞察的孩子——我以一首古诗的节律在遐想——她不能给 卫兵们一杯有毒的饮料，不能解救我吗？要是她保持孩子

的本性，但同时却又成熟而懂事^那么就可行：她赤 红的双颊，在漆黑有风的夜晚，解救，解救……而当我不 断重复说这个世界对我无救时我是错的。有！我要找到它！ 沙漠中多汁的沟壑！高崖暗影里的一片雪——但这一我 正在做的——又是不健康的：我很虚弱，我正在进行自身 消耗，浪费我的最后力量。多么气愤，噢，多么气愤…… 而很明显我还没有把最后的从我的恐惧中除去。”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陷入沉思，然后扔下铅笔，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正点的钟声进入他的耳朵。脚步的钟声使得平台升至表面，平台浮去，但脚步留下了，两个人走进牢房一端着粥的罗典和夹着图书目录的图书管理员。

后者是个身材高大但面带病容的男人，他脸色苍白，眼睛下面带有阴影，黑色头发围着一个秃顶，身穿蓝服，躯干极长，蓝服一部分已经褪色，胳膊肘打着靛蓝补丁。他的手揣在裤兜里，裤子极窄，腋下夹着一本大书，黑皮封面。辛辛那图斯曾有幸见过他一面。

"目录。"图书管理员说，他的话具有反抗性的精炼。

"好的，放这儿"，辛辛那图斯说，"我要选一些。要是你愿意等一会儿，愿意坐下，那太好了，但要是你要走

"要走。"

图书管理员说。

"好吧。我让罗典替我还目录。对了，你可以把这些带走……这些古代的杂志太动人了……我伴随着这本厚书，你知道，像伴随着压舱物一样，回到了时间之底。这是迷人的感觉。"

"不。，，

图书管理员说。

"再给我拿来一些^我会把我需要的年份写下来。再来一本小说，新的。你这就走了？你没落下什么？"

只剩一个人，辛辛那图斯开始喝粥，同时翻阅目录。

斩首的邀请

43

目录的中心部分印刷仔细、引人注目，在印刷文字中穿插大量小而精确用红墨水手写的书名。对于不是专家的人来说，要理解这个目录十分困难，因为书名不是以字母顺序编排的，而是以每本书的页数为顺序，还附有标志指明有多少余页（为避免重复）已被粘到这本或那本书里。辛辛那图斯毫无目标地搜寻，随便选出碰巧看上去吸引人的书。目录保存得额外干净，这使得前面的一页空白反面上的一系列孩子手体的铅笔画叫人颇感意外，这些画的意思辛辛那图斯起初无法理解。

44

5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祝贺。"

第二天一早，狱长就走进辛辛那图斯的牢房用他那花腔滑调的低音说道。罗德里格，伊万诺维奇看上去比以往甚至更整洁漂亮：他最好的礼服大衣后面像俄罗斯教练那样塞满了棉花衬料，所以他的后背看上去宽阔、平滑、肥胖；他的假发崭新一样地闪光，他下巴那块生面团好像扑了面粉，而他的扣眼里别着一朵蜡花，上面有一只杂色蛾

斩首的邀请

45

子。

监狱雇员们从他威严的身后——他站在了门槛上——好奇地窥视

，雇员们也身着礼拜服，也把头发捋平，罗典 甚至还带上了一枚小奖章。

"我准备好了。我马上穿好。我就知道是今天。" "祝贺，"狱长重复一遍，对辛辛那图斯的瘙痒、激动 全然不睬。"我有幸告诉你从此你有了邻居^是的，是的， 他刚搬进来。你已等得不耐烦了，我敢说？好了，别担心 ^现在，有了知心，有了朋友，一起娱乐和工作，你 会觉得那么无聊了。并且——当然这只能严格地限于你我 知道——我通知你，你已经获准与你的妻子明天下午见 面。"

辛辛那图斯向后倒到床上说："是的，好。我谢谢你， 布娃娃，教练，油画猪……原谅我，我有点儿……^"

此刻牢房的墙开始膨胀，形成陷凹，像波动的水中倒 影，狱长开泛起涟漪，床变成了船。

辛辛那图斯抓住床沿保持平衡，但桨架从他手中脱落， 在齐脖深处，随着一千朵混杂的浪花他开始游泳，被绊住 了，开始下沉。他们挽起衣袖，开始用撑杆和抓钩捅他，以 便捉住他把他拖上岸。他们把他钓了出来。

"清醒，清醒，普通的小妇人，"监狱医生——别名罗 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带着微笑说。"正常呼吸。你什么都 能吃。你夜里发过汗吗？和平常一样，要是你听话，也许 我们可以让你快速看一眼新来的伙伴……但要记住，只是 快速看一眼……"

"多久……那个见面……会给我们多少时间？……，'辛 辛那图斯困难地说。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这么着急，别激动。我们答应过把他引见给你，我们会信守诺言。穿上拖鞋，把头发捋直。我想……，'狱长询问地望着罗典，后者点了点头。"但请你保持绝对安静，"他又对辛辛那图斯说，"也别用手指任何东西。来，起来，起来。你没资格受这种待遇 你，我的朋友，做法不佳，但你还是被允许—— 别说话，像老鼠一样安静……，'

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踮着脚用胳膊保持平衡离开了 牢房，辛辛那图斯穿着过大的拖鞋也曳步跟随。在走廊深处，罗典已在俯身于一扇带有一个特大门栓的门前，他已推开窥孔盖正向里窥视。

他一声不吭地做了手势要求更加安静，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赞许地点点头。狱长的脚踏得更高，转身做了一个吓人的鬼脸，但辛辛那图斯的脚无法停止摩擦地板。

在半黑暗的走廊里不时有监狱雇员的身影弯身聚集一起，用手遮着眼眉上方好像要看清远处的东西。图书馆管理员和罗典让其上司通过聚焦的窥孔向里看。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背部吱噶作响弯身向里望……同时，在灰暗处，模糊不清的身影无声地改变位置，无声地彼此发号施令，站成队列，他们无声的脚已经在像活塞一样运动，准备迈出。狱长慢慢地从窥孔挪开，拖一下辛辛那图斯的袖子，像教授邀请偶然拜访的门外汉一样邀请他试看幻灯片。

辛辛那图斯温顺地把眼睛放到明亮的圆圈上。开始他 只见到几缕阳光和颜色，然后他辨别出一张床，与他楼、房 中的一样，旁边整齐放着两个漂亮衣箱（衣箱的锁头闪闪 发光）和一个长方形箱子，是用来装长号的。

"嗯，你看见什么没有？"

狱长弯身贴近他小声地问，身体发出坟墓上百合花的 臭味。辛辛那图斯点点头，虽然他还未见到主要人物，但他把视线左移后，他真的见到了。坐在桌旁椅子上，像一块 糖一样僵硬的是一个没有胡子的小个子男人，大约三十多岁，穿着老式但干净平整的狱服，他身上衣服全是条纹<sup>^</sup>带条纹的短袜，全新的摩洛哥拖鞋一条矮壮的腿架在另一条腿上，露出洁净的鞋底，手掌托着下巴，耳状的指 头上闪着清澈的海蓝宝石，金黄头发在极圆的脑瓜正中分 开，长睫毛在胖乎乎的脸颊上留下阴影，洁白、出奇平整 的牙齿在绯红的双唇间闪光。

他全身好像结霜般光泽，只因头顶的一束阳光而有些 融化。桌子上除了一座装在皮袋里的旅行钟以外，一无所 有。

"就到这儿吧，"狱长微笑着小声说，"俺也想瞧瞧，"他又把自己贴在明亮的窥孔上。

罗典通过手势告诉辛辛那图斯该回去了。雇员们在黑 暗中排着单列充满敬意地靠近：在狱长身后已排了长长一

队准备看上一眼的人，有些人还领来了长子。"我们毫无疑问



地正在宠坏你。"

4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罗典做结论地说。

他好久也无法打开辛辛那图斯的牢门，甚至最后动用了俄文咒语，这才生效。

一切变得安静。一切与往常一样。

"不，不是一切——明天你会到来。"辛辛那图斯出声地说，还因刚才的狂喜而发抖。

"我该对你说什么，"他继续想，念叨着，战栗着。"你会对我说什么？不管怎样我曾爱过你，还会继续爱你^跪下，肩膀向后，露出脚跟给刽子手，绷紧鹅一样的脖子

^即使那时我也爱你。而后……很可能是之后——我将爱你，有一天我们会作出真正包罗一切的解释，然后我们也许会彼此相配，你和我，我们转变成同一种模式，揭开谜团：从八至8画一条线……不用看，不用提起铅笔……或以其他方式……我们会联结两点，画出这条线，而你我会形成我渴望的统一图案。要是他们每天早晨这样对我，他们会让我训练有素而我将变得呆木。"

辛辛那图斯打着哈欠——泪水流下脸颊，一滴滴在硬颚下聚集，这是神经兴奋的缘故~他不困。他要找事做，不停地忙碌直至明天^新书还未到。

他还没有归还目录……噢，是的，小图画……但明天的见面在即……，

孩子的手笔，毫无疑问是埃米的手笔，画了一套图，形成（正如辛辛那图斯在昨天看来的那样）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承诺，一个幻觉，首先是一条水平线——就是说，这个石头地面上，有一把简陋的椅子，好似一只昆虫，再上

斩首的邀请

49

面是有六个方形的格栅。然后是同一画面，但多了一轮满月，月亮的嘴角酸酸地垂在格外。接着是一条三笔画成的凳子，上面有一个无眼（睡着的）监狱看守；地上，有一个挂有六个钥匙的圆环；然后是同一钥匙环，只是稍大些，有一只手，五指伸开，穿着短袖，正在够它。图画变得有意思了。

下一幅图里门开着，门外有样东西像鸟的足迹——这是所能见到的逃犯。然后是他本人，头上长着逗号而非头发——不是头发，身穿黑色小袍，呈等腰三角形〔这展示了艺术家的最高手笔〕，他由一个小女孩儿领着：像只叉子似的双腿，波动的长裙，平行的头发。然后是同一内容，只是以制图的形式出现：方形代表牢房，有角度的线代表走廊，虚线表明路线，路线尽头是手风琴式阶梯。最后是尾声：黑塔，上方是宜人的月亮，月亮嘴角上翘。

不一——这只是自我欺骗，胡编。那孩子只是没目的地乱涂乱画……让我们记下书名把目录放到一边。是的，那孩子……舌头从右嘴角向外鼓着，紧握又短又粗的铅笔，手指过度用力而发白……然后，成功地连成一条特别的线后，向后一靠，左右晃头，扭动肩膀，再重新在纸上工作，把舌头转到左嘴角……这

样艰难地……胡说，我们不要老想着它了……

辛辛那图斯想找个办法打发这无聊的几小时，便决定为明天玛茜的到来而整理房间。

罗典曾答应再拖进一只与辛辛那图斯审判前夜摔掉的一样的浴桶。辛辛那图斯坐在桌旁等着送水。今天桌子有

5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点儿摇摆。

"见面，"辛辛那图斯写道，"表明，很有可能，我的可怕之晨已在临近。后天此时，我的楼房将变得空旷。但我很高兴要见到你。我们过去沿两个不同阶梯去工广，男人一个阶梯，女人一个阶梯，但在倒数第二个楼梯平台相遇。我已没有魔法重现我与玛茜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但我能忆起当时立刻注意到她在微笑前稍稍张开的小嘴的情形，淡褐色的圆眼睛，珊瑚耳环噢，我多^把她按当时形象重塑，全新、坚固一然后慢慢重新变软^当她把头转向我时，脸颊与脖子间的褶皱已变得温暖，几乎要有生命。那是她的世界。她的世界由简单成分简单组成。我恕当她哼曲子时她所烘托出的世界还不及最简单的食谱复杂：对她本人，对我，对每个人来说，每天如此。但是由于——甚至当时，在最初几天——由于恶意和固执突然……这么柔软，这么有趣并温暖，然后突然^起初我以为她故意这样做，也许为了表明别人处在她的位置时如何会变得泼辣、暴躁。你能想到当我认识到这是她真实自我时我 是如何惊异吗！由于什么样的小玩意儿——我愚蠢的小东西，你的脑袋多么小，你

知道如何把女孩儿式的无邪光泽 加到你头上赤褐色黑色物质上，这种厚厚的黑色物质可以 被人轻易摸透。‘你那娇小的妻子看上去这么安静、温柔， 但我告诉你，她会咬人。，他第一个不可忘怀的情人对我说， 而基本问题是那个动词并非是比喻手法……因为这准确、 确实，在那个关键时刻……这个时刮是人应当忘记的时刻

斩首的邀请

51

之一，否则它会让你发晕把你压碎。小^茜又做了那件事 ^而有一次我说，我看见了，看见了^我从阳台上看 见了一而从那天起只有从远处宣布我到来后我才会走进 任何一间屋子”^通过咳嗽和大声地无意义说话。目睹那 扭曲的姿态，那呼吸紧促——这一切都曾在塔马拉花园的 阴影里属于我，而后我又失去了——这是多么可怕。计算 一下她已有多少……无尽的折磨：在晚宴上与她的一个或 另一个情人谈话，表现出快乐，说乐事，说笑话，而我一 直极度害怕弯下腰而偶然看到那怪物的下半身（上半身很 规矩、表面上可见到桌旁一对年轻男女齐腰位置，正安静 地吃饭闲谈，而下半身却是扭曲、肆虐疯狂的四足动物。我 拾起掉下去的餐巾时下到了地狱。后来玛萬会谈起自己（同样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被人看到感到很羞耻。，然 后噤起嘴。而我仍然爱你。不可逃脱地，致命地，无法治 愈地……只要橡树还长在那小花园里，我将……当他们给 你官方证明说我不受欢迎要被隔离时——你對自己一直没 注意到什么而感到意外——而瞒过你是那么容易！我记得 你怎样求我改变，根本

不理解我身上需要改变什么及人应当怎样改变，而即便现在你也不理解任何事，没有一刻停下来想一想你是否理解，而当你迷惑时，你的迷惑几乎是温暖的。而当法警在法庭上带着帽子四处走动时，你也扔进了你的纸片。，，

当浴桶的热水摇晃时，无邪诱人的蒸汽升至浴桶的上方。辛辛那图斯冲动地做了两个动作：叹了口气，把浴单

5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放到一边儿，然后从不太大的床脚柜里取出一条干净的毛巾。

辛辛那图斯身材这么小、这么细，他能把自己完全放入洗浴桶中。他坐在那儿像坐在一条独木船上平安飘浮，与蒸汽交织一起的淡红晚霞引起石头牢房的小世界一阵五颜六色的颤动，到了“岸边”，辛辛那图斯起身踏上陆地，擦干自己时他努力克制晕眩和心悸。他很瘦，现在落日的阳光夸大了他肋骨的阴影，他胸腔的轮廓尽力把身躯圈进去，看上去带着隐秘的喜色。

我可怜的小辛辛那图斯。他擦干自己时，极力在身体上找到转移注意力的地方。他不断检查自己的静脉，禁不住想起他很快会被怎样拔去瓶塞，所有的内含物将喷射而出。他的骨头又轻又细，他温顺的脚趾甲〔你这亲爱的趾甲，无辜的趾甲〕用孩子般的眼光抬头盯着他，当他这样躺在床上——裸体，他整个消瘦的后背，从尾骨到锁椎骨，都暴露给门外边的观察者〔他可以听到低语声，沙沙的走动声，讨论问题的声音——和其他

什么声音，但别介意，让 他们看吧）。

这时，辛辛那图斯很容易被看成一个生病的年轻人——甚至连他的后脑勺，他空空的后颈及那束湿发也像属于一个小男孩的——非常灵活。

从同一旅行包里辛辛那图斯取出一面小镜子和一小瓶 脱发剂，脱发剂总能让他想起玛茜脸上那颗异常多毛的痣。他把脱发剂擦到针刺般疼的脸颊上，除去那些针刺，小心 避开八字须。

斩首的邀请

53

现在干净清爽了。他叹口气穿上凉爽的衬衫式长衬衣， 身上还散发着家里沐浴的气味。天黑了。他躺在床上继续

罗典按惯例在这时候打开灯拿走了两只桶。蜘蛛沿一 根丝下来落在罗典伸给这只长毛覆盖的小动物的手指上。罗典像对金丝雀交谈一样与它交谈。通向走廊的门开着，突 然那儿有点波动……淡色的两绺卷发垂下片刻，又随着罗 典抬头的动作而消失，罗典正盯着黑色高空杂技演员后退 至杂技后场的圆屋顶下。

门仍然开着三分之一。笨重的罗典穿着皮围裙，带着卷曲的红胡子，笨拙地在牢里来回走动，当钟（现在由于直接交流而更近了）开始发出打点前的粗 沙沙声时，他从皮袋凹处取出一块表核对时间。

他以为辛辛那图斯睡着了，观察了他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靠在他的扫帚上，就像靠在一把战戟上。在作出了鬼知 道什么结论后他又开始走动……就在这时，一只红蓝两色 的球无声

却很快地从门外滚进来，沿着直角三角形的一条 直角边径直滚到床下，消失片刻，撞到了罐子上，又朝罗 典滚去。罗典根本没注意到这只球，抬脚时恰好踢了它一

脚，之后，沿着斜边，球又从进来时的入口处滚出去。罗 典扛着扫帚离开了牢房。灯灭了。

辛辛那图斯没有睡觉，没有睡觉，没有睡觉一不，他 睡着了。但呻吟一声他又爬了出来一而现在他没睡，睡 了，没睡，一切混乱。玛茜，行刑者的砧板，她的丝绒一 结果会怎样……会是哪一个？杀头还是幽会？ 一切完全混

5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乱。

当灯亮起罗典蹣跚着脚走进时，他确实睁眼眨了 一下。罗 典取走桌子上带黑色封皮的目录，走出去，屋里又黑了。

55

6

那是什么~穿过一切可怕，黑暗，笨重之物的一 那是什么？他最后一个移开，不情愿地向巨大沉重的失眠 之车屈服，而现在它第一个回来一这么宜人，这么异常 宜人一膨胀，更清新， 使他的心充满温暖：今天玛茜要 来！

正当这时，罗典像剧中人一样用托盘带进一个淡紫色 的信。

5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辛辛那图斯高坐在床上读道：^

万分抱歉！不可饶恕的大错！通过对照法律发现，会面只有审判满一周后才被允许。因此我们将其推至明天。祝您健康，问候。我这儿一切依旧，烦恼事一个接着一个，油漆没法用，我已就此事作了报告，但无结果。”

尽量不看辛辛那图斯，罗典正从桌上收取昨天的灰尘。

今天肯定是阴天：从上方进来的光是灰色的，而富有同情心的黑色皮衣看上去又潮又硬。

“噢，好吧，”辛辛那图斯说，“随你便……随你便……”

反正我无能为力（另一个辛辛那图斯……较小的一个，正缩成一团哭泣）。好吧，就明天。但我想让你去叫……，”“马上，”罗典乐意地脱口而出，好像他一直在等着这句话。

他已打算冲出去了，但就在这时已在门外毫无耐心等待多时的狱长进来稍微早了一刹那，结果两人撞在一起。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正拿着一本挂历不知放哪儿才好。

“万分抱歉，”他大声说，“不可饶恕的大错！通过对照法律……，”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信息后，坐在辛辛那图斯脚边又匆忙补充说，“不过你可以提出抗议，但我有责任警告你：下一届国会秋天就任，到了那时，许多水不仅水一会冲破大堤。我说得清楚吗？”“我不打算抗议，”辛辛那图斯说，“但想问你，组成你所谓的世界的所谓的事情的所谓的秩序中是否有种可认为斩首的邀请



是确定的承诺?" "承诺?"

狱长吃惊地问, 不再用挂历的硬纸板当扇子〈挂历描绘的是日落时的城堡, 水彩画〉。 "什么承诺?"

"我妻子明天来的承诺。那么说你不会同意对此作出保证——但我在以更广泛的形式说明我的问题: 在这个世界中, 是否有任何形式的保证, 任何诺言, 还是'保证, 这个词还不为人所知?"

沉默。

"对罗曼, 维沙里奥诺维奇来说是不是太糟了?" 狱长说, "你听说了吗? 他感冒卧床不起, 好像很严重……, "

"我有种预感你无论如何不会回答我的问题, 这符合逻辑, 因为不负责任本身最终也会生出自己的逻辑。有三十 年了, 我生活在魔力中, 这些魔力摸起来是固体的, 他们 不被告知我是活着的、真实的——但既然我现在被抓住了, 没理由再强迫你。至少我要亲自测试一下你的世界中所有 的不现实性。"

狱长清了清嗓子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地继续说下去: "这么重, 实际上我作为一名医生也拿不准他是否能够 参加^就是说, 他是否会及时恢复^是否他将能够出席你的表演……, "

"滚开。"

辛辛那图斯咬紧牙关说。

"别沮丧, "狱长继续说, "明天, 明天你的梦想会变为

现实……不过，这挂历真漂亮，是不是？艺术品。不，这 不是给你的。”

辛辛那图斯闭上了眼睛。

他再睁开眼睛时，狱长正背对着他站在牢房中央。皮 围裙和红胡子^显然是罗典落下的——还紧紧抓着椅子 不放。

“今天我们必须打一场清扫你居所的漂亮仗。”他没有 回头继续说，“以便为明天的见面做准备……我们扫地时，我想请你一，

辛辛那图斯再次闭上眼睛，音量已变小的那个声音继 续说，“我想请你到走廊去。不会很久。我们得好好干一场，以便明天，以合适的礼节，安静地，聪明地，像过节一样

“滚出去！”

辛辛那图斯大喊，同时全身发抖。

“极不可能，”罗典严肃地宣布，摆弄着他的围裙带。“我们必须在这儿干点工作。你看看这些灰尘……你自己应 该说声谢谢。”

他在小镜子里审视一下自己，抖松脸颊上的红胡子，最 后走到床前，把辛辛那图斯的衣物递给他。拖鞋被有远见 地塞上了一团纸，而晨衣的边被仔细地折回并用别针别上 了。

辛辛那图斯脚步有些不稳，穿上衣服，微靠在罗典怀 里，走进走廊。他坐在一条凳子上，像病人一样把胳膊蜷 在衣袖里。

斩首的邀请

59

罗典大敞着门开始打扫。椅子背被在桌子上，床单被 从床上剥

下来，桶的把手叮当作响，一阵风掀开桌子上的纸，有一页滑到地上。

"你在磨蹭什么？"罗典大喊，把声音提到水声以上，提到哗哗声和铿锵声之上，"你应该顺着走廊走一走……走吧，别害怕要是有什么不测有我呢——你只要喊一声就行了。"

辛辛那图斯顺从地从凳子上站起来，但他刚开始沿着冰冷的墙移动~~墙无疑与城堡所在的岩石相连他艰难地走了几步（这是什么步子啊！无力，失重，软弱）。辛辛那图斯刚打发掉罗典，打发掉门，打发掉桶，把

它们放到后退的透视图里，他就感到自由汹涌而来。当他拐过转弯处时自由来势更猛。除了汗渍污点及裂缝外，只在一处有人用褐色乱涂几笔，像刷房子一样，"试试刷子，试试——，后面是丑陋的长道子。

辛辛那图斯因已经不习惯的单独行走而肌肉发麻，肋部剧痛。

只有这时辛辛那图斯才停下，向四周张望，仿佛他刚刚步入这个石头隐居所，鼓起全部勇气，唤醒全部生命，努力以最正确的程度理解他的处境——被指控犯了最可怕的罪，诺斯替教的堕落行为，此罪状如此少见如此难以脱口以至有必要使用这样的遁词："不可入性"，"不透明"，"闭塞"。因这条罪状被判斩首死罪，被禁在城堡里等待不明确而近不可挡的日期（这被他清晰地预测为巨大牙齿的猛扭、猛拉和嘎吱嘎吱咀嚼，他的整个身体就是红肿的牙床，而

他的头就是牙齿），正带着沉重的心站在监狱走廊里，还活着，还未受损，还是辛辛那图斯。

辛辛那图斯，感到对自由的一阵强烈渴望，最普通的，身体上、精神上最可行的那种自由，而他立刻开始想象，那阴影中的河流之外的城镇，从城镇任何一点都可见他所在的高高城堡——一会儿从这个狭长通道可见，一会儿从那个通道可见，一会儿是蜡笔画的，一会儿是墨水画的——这想象这么清晰，使感官这样快乐，仿佛是从他身上发射出的波动的光环。而这自由之潮如此强大和甜蜜，使一切看上去都比实际好些：他的监狱看守——实际上他就是所有人——看上去更驯服，在狭窄的生命现象中他的理智寻出一条可行的途径，有种幻觉在他眼前跳跃——好像 在镀镍的半圆中一千道彩虹色的光组成的针围在眩目的太阳影像四周……他站在监狱走廊中听着钟的响亮声（钟正开始数数），想象着在清新的早晨，在这个时刻城市中的正常生活：玛茜，垂着眼睛，手中挎着空篮子，从房中出来沿蓝色人行道行走，身后三步远处跟着一个黑色八字须的年轻的花花公子：样子像天鹅或者吊蓝的四个游览轻便马车（人坐在里面像坐在旋转的摇篮里）沿着马路在无尽的溪河中滑行；扶椅和长沙发正被从家具仓库中搬出凉在风中，路过的学生正坐在上面休息，小勤杂工的推车中装满他们的书，他像成年工人那样擦着额头；弹簧提供动力，带两个支座的“小闹钟”（在这些省份人们这样称呼它）沿着新洒了水的人行道一路叮当下去（想一想：这些是过去的机器，是那些漂亮的用漆涂过的统

## 线型汽车的堕落后代

### 斩首的邀请

61

……是什么使我想起这些？哦！对了，是杂志上的照片）；玛茜选了一些水果；衰老的，糟透了的马〔这些马早已对一切苦境漫不经心〕把货物从工厂运给城市批发商；街头的面包零售商，穿白衬衫，脸色像镀了金，一边玩弄面包，把它们扔到高空，接住后再旋转，一边大喊大叫；在长满紫藤的窗前，四个电报工人正为路人的健康而碰杯：一个以使用双关语而著名的贪吃的老花花公子，穿着红色丝裤，正在小池塘的凉亭里大吃；云已散开，带斑纹的阳光随铜管乐队跳跃在倾斜的铁道上和旁边的胡同里；行人轻快地走着；空中飘着菩提树气味、碳味和潮湿的砾石味；索莫纳斯上尉陵墓上垂直的喷泉正用水密集地灌溉这位石头上尉巨大双脚上的浅浮雕品和颤抖的玫瑰花；玛茜垂着眼挎着装满的篮子往家走，后面三步远跟着一个金发的花花公子……当钟敲响时辛辛那图斯通过墙所看见和听到的就是这些，虽然在现实中城市中的一切与辛辛那图斯的秘密生活和他违法的火焰相比都死一般沉寂和可怕，虽然他深知这一点也深知没有希望，但此时他还是渴望回到那些明亮而熟悉的街道上去……但随之钟停止了敲打，想像中的天空布满阴云，监狱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辛辛那图斯屏住呼吸，移动，停下，聆听：前面某处，在不知距离的远处，有敲打声。

那是一种有节奏、快速、发钝的声音，而辛辛那图斯全身神经

颤抖，从中听到了一种邀请。他继续走，全神贯注，脚步很轻，头脑很清醒，他转过了不知多少个弯。噪音停了，但随之好像飘得更近了，像一只看不见的啄木鸟。

62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嗒，嗒，嗒。辛辛那图斯加快脚步，在黑暗的走廊中又转过一个弯。突然亮起来~虽然还不如白天亮"~"~现在声音很清晰几乎有点自鸣得意。前方，在淡光下，埃米在对 着墙弹球。

此处走廊很宽，起初辛辛那图斯以为左边墙有一个又大又深的窗口，从那个窗口射入了所有那些奇怪的额外的光。埃米弯下身取球，同时提起短袜，诡秘地、害羞地看着他。金黄色短发在她裸露的胳膊和小腿上立起。她的眼睛在白色睫毛间闪烁。现在她站起身，用打球的那只手把淡黄色卷发从脸上拨开。

"你不该在这儿走，"她说。她嘴里含着东西，那东西在她嘴里滚动，撞击她的牙。

"你嘴里含着什么？"

辛辛那图斯问。

埃米吐出舌头，在独立而有活力的舌尖上是一块鲜红的硬糖果。

"我还有，"她说，"要一块？"

辛辛那图斯摇了摇头。

"你不该在这儿走。"

埃米重复说。

"为什么？"

辛辛那图斯问。

她耸了一下肩，一边做鬼脸，让握着球的手成弓形，绷 紧着，一边走到他以为是个壁龛，其实是个窗口的地方，摆 弄双手，突然拉长身子，坐在了一块像窗台一样突起的石

斩首的邀请

63

头上。

-不，仅仅像一扇窗，实际上是一个装着玻璃的陈列柜， 在模拟的远处陈列着^当然，人怎么会辨认不出它——塔玛拉花园的一景。

这个风景，用模糊的绿色混乱画成，由隐蔽的灯光照 明，与其说让人想起路栖小动物饲养场和戏院布景还不如 说让人想起管弦乐队辛苦吹奏时的后方舞台。就归类及透 视而言，一切都相当准确地被复制下来，要不是灰黄的颜 色，静止不动的树顶及迟钝的阳光，人们会眯起眼睛想象 着自己在穿过这座监狱的这个斜面洞口，注视着真正的花 园。

放纵的眼光辨认出那些街道，那青翠色的一波波坟墓， 那右侧的门廊，那些独成一簇的杨木，及让人不信服的蓝 色湖中大概是一只天鹅的淡淡的一块。远处，在格式化的 薄雾中，群山隆起圆圆的后背，在山上方，在那石板蓝的 天空中（狄斯比斯生存在这方蓝天下），积云静止不动。

这一切都有些陈旧，古远，布满灰尘。而辛辛那图斯 眼光所透过玻璃也粘有污点，这些污点可重塑出一只小 孩子的手。

"你能把我领出这地方吗？"辛辛那图斯悄声说，"我恳 求你。"

他在石头的突起上挨着埃米。两人都在透过玻璃注视着人造风景的远方，她令人费解地用手指跟随着一条蜿蜒小路，她的头发散发出香子兰味。

"爸爸来了，"她突然沙哑、急促地说，随后她跳到地

6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上消失了。

是真的：罗典迎面走来，钥匙叮当作响，从与辛辛那图来路相反的方向走来（辛辛那图斯有一阵子以为这是罗典在镜子中的影子）。

~ "家里去。" 他开玩笑说。

玻璃后的灯灭了，辛辛那图斯迈出一步，打算从来路回去。 -

"嗨，嗨，你去哪儿？"罗典大声问。"径直走，从这儿走更近。"

只有这时辛辛那图斯才明白走廊的弯路并未将他带走多远，而是形成一个多边形——现在他转过一个弯就看到远处自己的门，在到达自己的门前他路过了新犯人单人牢房。新犯人的门开着，里面他已见过的可爱的矮子穿着带条纹的睡衣正站在椅子上往墙上钉挂历：嗒，嗒，像只啄木鸟。

"不要偷看，我金色的少女，"罗典好脾气对辛辛那图斯说。"家，家，我们把你的处所打扫得多么干净，嗯？现在我们不必为迎接客人感到羞耻了。"



蜘蛛已在干净、无瑕疵的一角重新布网登基，很显然 这张网是刚刚织好的。罗典好像对此感到很骄傲。

65

7

迷人的早晨！阳光自由地（不再像以前那样磕磕碰碰）穿过加了铁栏杆的玻璃（玻璃在昨天刚被洗擦过）。墙上的黄色比一切都更有节日气氛。桌上铺着一块干净桌布（桌布还没有因下面的空气而变粘）。被慷慨洒过水的地面散发出洗礼以后的新鲜气息。

辛辛那图斯穿上最好的衣服——当他穿上他作为一名老师，在节日表演时才能穿上的白色丝袜时，罗典拿进来

6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只湿的刻画玻璃花瓶（里面放着来自署长花园里的枯萎 的牡丹），把它放到桌子上。摆在中间……不，不是正中间。他退出去，又马上回来，手里拿着一只凳子和一把额外的 椅子，不是随意而是有判断、有品位地摆好家具。他来回 折腾好几次。

辛辛那图斯没敢问：“快了吧？”——正如人们通常穿戴整齐地等待客人那样——他来回走动，一会儿在并不习惯的角落稍息一下，一会儿摆弄花瓶里的花，以至罗典最后开始可怜他，说不会等太久了。

十时整，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出现了，他穿着最好、最大号的礼服大衣，自负，冷漠超然，兴奋，但理智。他 放下一个巨

大的烟灰缸开始检查一切（只除了辛辛那图斯 以外），像沉醉于工作中的男管家，只注意非生命的细节，而让有生命的东西自行调整。

他拿着一个带橡胶球的长颈瓶回来，开始喷洒菠萝香水，当辛辛那图斯碰巧挡了他时被他相当无理地推到一边儿。罗德里格，伊万诺维奇把椅子摆放的与罗典不同，他长时间瞪大眼睛盯着椅子后背看：后背不相配一个是竖琴状的，另一个是方型的。他拍了下脸，吹出一声口哨，最后转向辛辛那图斯。

"你怎么样，你准备^了？，，他问。"你找到所有需要的东西了？你的鞋子搭扣扣好了？这为什么有点儿皱，怎么回事？真替你丢脸^现在看看你的爪子，尽量别弄脏。我想不会太久了。"

他走了出去，他那鲜美多汁的权威的低音回荡在走廊  
斩首的邀请

67

里。罗典打开牢门，把门顶住，在门槛上铺开一条褐色的条纹长条地毯。

"就来了，"他挤着眼睛低声说，之后又消失了。某处传来钥匙的叮当三重奏，可听见混乱的声音，一阵风吹起辛辛那图斯头上的头发。

他异常激动。他颤抖的双唇持续保持微笑的形状。"这边儿。我们已经到了。"他可以听到署长圆润洪亮的声音。署长即刻便到了，殷勤地用胳膊肘领着胖乎乎的穿条纹服的小个子犯人

。小个子犯人进门前在地毯上停步，无声地 把摩洛哥皮革的双脚并起，优美地鞠了一躬。

"允许我为你介绍皮埃尔先生，"署长用欢快的声音对 辛辛那图斯说。"进来，进来，皮埃尔先生。你无法想象你 怎样被期待着认识一下，先生们——长期等待的相会 ——有意义的奇观……一定要请对我们包涵，皮埃尔先生， 别挑剔……，' 他甚至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极为兴奋，蹦蹦跳跳， 手足无措。

皮埃尔先生异常平静，他理智地走过来，再次鞠躬，辛 辛那图斯则机械地被他握住手，这位先生留住辛辛那图斯 欲撤回的小软手，比通常情况下多留住了一秒钟^就像 一位温柔年长的医生结束握手一样，这样温柔，这样激起 人的食欲——现在他松开了。

皮埃尔用悦耳、尖锐的嗓音说："我同样很高兴我们终 于能认识。我斗胆希望我们会彼此愈加了解。"

"对极了，对极了，"署长大声说，"噢，请坐……像在

6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家一样……你的同事见到你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皮埃尔先生坐下，很明显：他的腿够不到地面，但这 丝毫不影响他的尊严及自然世界恩赐给少数胖人的独特风 度。

他水晶石般明亮的眼睛礼貌地注视辛辛那图斯，而同 样坐在桌旁的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则傻笑着，敦促着，陶 醉在快乐中

，眼神轮流注视两人，贪婪地注意着客人的话 带给辛辛那图斯的表情。

皮埃尔先生说，"你长得特别像你母亲。我个人从来未 有机会见过她，但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善心地答应了给 我看一下她的照片。"

"为您效劳，"署长说，"我们会为您弄到一张。

皮埃尔先生继续说："不管怎么说，除此之外，我从小 时起就对摄影特热心。我三十岁了，你呢？"

"他正好三十。"

署长说。

"你看，我猜对了。既然这也是你的爱好，那么让我给 你看看^  
，，^

他迅速从狱衣胸部口袋里拿出一个鼓鼓的钱包，从钱 包里取出一叠最小尺寸的家庭快照。他像翻阅一沓纸牌一 样飞快翻阅一遍照片，把它们一个个摆到桌子上，快乐地 叫喊着拿起一张，长时间观察，慢慢地一边欣赏，一边伸 手拿下一张，一边把这张传下去——虽然大家都静止、沉 默。

照片上是皮埃尔先生，各种姿势的皮埃尔先生——  
斩首的邀请

69

会儿在花园里，手里拿一只巨大的西红柿，一会儿一侧的 臀部靠在栏杆上〔侧面，吸烟斗〕，一会儿在摇椅中读书， 旁边放着麦秆吸管……

"太好了，绝了，"署长皱着眉，摇着头，眼光固定在 一张快照

上，或者同时握两张，眼光从一张转到另一张，大加评论。  
"我的天，这张里你的二头肌多么发达！谁会想到一在您这么优美的体形下。难以置信！噢，多么迷人——和小鸟交谈——！"

"一个宠物，  
皮埃尔先生说。

"太有意思了！你猜怎么着……再看这儿……吃西瓜，天哪！"  
！

"对，皮埃尔先生说。"这些你已看过了。这儿还有一些。"

"迷人，我说，我们再来那叠——他还没看到呢……，，"这是我在玩三个苹果。"皮埃尔先生说。"真了不起！"署长喷着嘴说。  
。

"在吃早饭，"皮埃尔先生说，"这是我，那是我已故的父亲。" ^

"是的，是的，我当然认出他了……看那高贵的眉毛！"

"在斯特洛鲁河岸，"皮埃尔先生说。"你去过那儿么？"他转向辛辛那图斯。

"我想他没有，"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回答。"这张在哪儿照的？多漂亮的小外套！你知道吗，你在这张里显得

7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老一点。等一下，我想再看看那张，拿喷壶的那张。"

"好了……我就带这么些，"皮埃尔先生说，然后又对

辛辛那图斯说，“要是我早知道你这么感兴趣，我就多带些了——我有好几十本。”

“太好了，绝对的好，”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一边回答，一边用淡紫色手帕擦眼睛——眼睛因为刚才的大喊大叫而有些湿润。

皮埃尔先生重新搜查一遍钱包，突然手中多出一副牌。“想一张牌，随便想，”他提议说，同时把牌摆在桌子上。他用胳膊肘把烟灰缸推到一边，继续摆牌。“我们已想到了一张。”署长轻松活泼地说。

皮埃尔先<sup>^</sup>口中念念有词地把食指放到额头上，然后他突然收起所有的牌，漂亮地把牌弄得噼啪作响，扔出一张黑桃三。

“太神奇了，”署长大声说，“绝对神奇！”那副牌突然消失，正如它突然出现一样。皮埃尔先生冷静地做个鬼脸说：“这位小老太太找到医生说，我有可怕的预感我要死在这病上……，‘有什么症状？’，‘医生先生，我的头摇晃。’，‘皮埃尔先生咕噜着，摇着头，模仿那位小老太太。

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放声大笑，用拳头敲着桌子，几乎从椅子上跌下来，然后咳嗽了一阵——呻吟，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

“皮埃尔先生，您是晚会的灵魂，”他一边擦眼泪一边斩首的邀请

71

说，“绝对是晚会的灵魂！我这辈子还没听过这么逗乐的轶事！”

"我们多么可怜，多么温存，"皮埃尔先生一边对辛辛那图斯说，一边噘起嘴好像在模仿一边儿生气一边儿笑的小孩。"我们身体静止，但我们的小胡子不断颤抖，我们的小眼睛泪水模糊……，"

"都是因为高兴。"

署长迅速插话说。

"是的，真是个快乐的日子，值得纪念的日子，"皮埃尔先生说，"我自己也抑制不住兴奋……我不想说大话，但亲爱的同事，在我身上你可发现外向的社交性与内向的体贴性的少有结合，漫谈的艺术与沉默的能力的结合，逗乐和严肃……谁会安慰一个哭泣的婴儿，并把他破碎的玩具粘好？皮埃尔先生。谁会为一位可怜的寡妇说情？皮埃尔先生。谁会提供明智的建议，谁会推荐一种药品，谁会带来快乐的消息？谁？谁？皮埃尔先生。一切都将有皮埃尔先生来做。"

"非同凡响！多么智慧！"署长大声说，就好像他在听一首诗朗诵，但他一直在紧皱着眉毛斜眼注视着辛辛那图斯。

"因此，在我看来，"皮埃尔先生继续说，"噢，对了，顺便问一下，"他打断自己，"你对自己的营房满意吗？你晚上冷不冷？他们给你的食物够吃吗？"

"他和我吃的一样，"罗德里格·伊万诺维奇回答，"伙食非常出色。"

"都入伙。"

皮埃尔先生俏皮地说。

署长正打算再次大笑，这时门开了，身材过分瘦长的图书管理员沮丧着脸胳膊下夹着一摞书走了进来。一条羊毛围巾围在他脖子上。他没和任何人搭话，把书倒在床上。有一阵子，灰尘组成的同一摞书悬在上空，旋转，波动，最后散开。

"等一会儿，"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说，"我想你们没见过。"

图书管理员垂着眼睛点点头，而客气的皮埃尔先生已从椅子上站起来。

"皮埃尔先生，求你，"署长把手放到衬衫前请求说，"请让他见识一下你的魔法。"

"噢，不值得一试——没什么了不起。"皮埃尔先生谦虚地说，但署长不答应。

"这是奇迹！纯粹的奇迹！我们都求你！噢，为我们表演一下……等等，等一小会儿，"他向图书管理员喊，后者已开始迈向门槛。"就一会儿，皮埃尔先生让你看见东西。求你，求你，别走……'，

"想一张牌，"皮埃尔先生假装严肃地说。他洗过牌，甩出黑桃五。

"不对。"

图书管理员边说边走。

皮埃尔先生耸一下圆圆的小肩膀。"我马上回来。"

署长一边说一边也走出去。



只剩下辛辛那图斯和他的客人。

辛辛那图斯打开一本书潜心阅读，就是说，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第一个句子。

皮埃尔先生温柔地微笑着注视着他，一只小手掌朝上放在桌子上，好像他主动提出要与辛辛那图斯和解。

署长回来了，他手中紧握着一条羊毛围巾。

"也许你用得上，皮埃尔先生，"他说，然后他递过来毛巾，坐下，像马一样喘粗气，开始检查拇指，拇指上半个指甲裂开，像一把镰刀。

"我们刚才谈什么来着？"皮埃尔先生机敏地大声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对了，我们在谈照片。以后我拿来相机给你照一张。那会很有趣儿。你在读什么？我可以看一眼么？"

"你应该把书放到一边去，"署长用刺耳的声音说，"毕竟，你确实有一位客人。" "噢，别管他。"

皮埃尔先生微笑着说。一阵沉默。

"天不早了。"，署长看一眼手表说。，

"是的，我们马上走……天，多么坏脾气……'看看他，他的小嘴唇在发抖……现在太阳会随时从云后出来……坏脾气，坏脾气！……，'

"我们走吧。"署长起身说。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等一下……我太喜欢这儿了，无法离开……不管怎样，我亲爱的邻居，我会充分利用你的允许经常拜访你，经常——当然这是在你允许的情况下——你会允许，对不对？……现在再见。那么，再见！再见！"

皮埃尔先生诙谐地模仿某个人鞠个躬，退了出去。署长重新挽住他的胳膊肘，发出性感的鼻音。他们走了，但最后一刻又听到他的声音："等一下，我忘了样东西，我就赶上你。"署长随之冲回牢房。他走近辛辛那图斯，微笑离开了发紫的脸："我感到羞耻，"他从牙缝里说，"为你羞耻。你的行为像个……我就来，我就来。"他喊着，同时再次露出笑脸，之后他从桌子上抓起牡丹花瓶，一边走一边洒水，离开牢房。

辛辛那图斯继续盯着书。一滴液体滴到书上。由于这滴水几个字母从八点活字变成十二点活字，好像上面放了个放大镜，肿胀起来。

75

8

(有些人削铅笔时朝自己削，像是在削土豆，而还有些人朝外削，像是在削一根木棍……罗典属于后者。他有一把旧的袖珍折刀，上面有几个刀片和一把螺丝，螺丝起子在外面。"今天是第八天，"(辛辛那图斯用铅笔写道，铅笔已用完三分之一多、"我不仅还活着，就是说，我自己的外围还限制着我的存在并凌驾于我的存在之上，而且像任何其他人一样，

我不知自己的死期，倒可以为自己提供

76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份对任何人都适用的公式：未来的可能性随着未来在理论上的遥远性的加大而成比例地减小。当然在我这种情况下出于谨慎我只能以小数目为单位进行思考~但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活着。昨晚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这已不是第一次——我在脱下一层又一层，直到最后……我不知如何描述，但我知道这点：通过逸渐脱装我达到最后的，看不见、坚定、耀眼的阶段，而这个阶段说：我存在！像一只珍珠戒指镶嵌在鲨鱼血迹斑斑的脂肪里^噢，我的永恒，而这个阶段对我来说足够了——实际上没必要再要什么。也许作为下一世纪的市民，作为提前要来的客人（女主人还没起床）也许只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幕恶作剧，这个世界毫无希望，却又处于令人目瞪口呆的欢庆中。我走过了一段极度痛苦的生活，我要把这痛苦描述给你——但我担心时间不够。在我的记忆最深处——我记得自己违法地神志清醒，我是我自己的同谋犯，我了解太多，因此很危险。我从墨黑中出发，像陀螺一样旋转，推动力和火舌如此强烈以至至今我还偶尔能感觉到（有时在睡梦中，有时浸没在热水中），我那最初的心悸，那刻骨铭心的初次相见，那'自我'，我的主要动力。我如何扭动着爬出去，滑滑的，裸体！是的，我来自一个别人达不到的王国，是的，我知道一些事情，是的……但即便现在，虽然现在一切都已过去，即便现在——我恐怕要腐蚀某人？或者我所要讲述的不会有任何结果，我的记述的

惟一遗迹就是被窒息致死 的词语（像被吊死的人）^伽马、动名词和该受绞刑的 人的黑色轮廓像^"我^我宁愿要绳子，因为我准确地、无

斩首的邀请

77

可挽回地知道那将是斧头；要赢得的一点时间，时间现在 对我多么珍贵，我珍惜每次缓期，每次施延……我指的是 分配给思考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允许我的思想休假，从 事实到幻觉自由旅行，然后返回……我指的还很多，但没有写作技巧，匆忙，兴备，虚弱……我知道些事情。我知道些事情。但要表达出来这么难！不，我无法……我想放弃——但我有种沸腾升起发痒的感觉，要是不想办法表达 出来，这种感觉会使人发疯。噢，不，我不能作为局外人 观察我自己，在黑暗的屋子里我无法费力理解我的灵魂；我 没有祈望，除了要表达自己的祈望一无视整个世界的缄 默。我多么恐惧。多么厌烦恐惧。但没有人能够使我脱离 自己。我感到恐惧——现在我正失去线索，这线索我刚刚 才触摸得到。它在哪儿？它挣脱了我的手！我在纸前颤抖，把铅笔一直咬到铅芯，困起身子使自己隐藏于门外紧盯我后颈的窥视之眼，好像我就要压皱一切撕碎一切。我到这儿是因为一个错误——不仅指来到这座监狱——而是指来 到这个可怕的醉酒的世界；这个世界看上去是业余技师的 杰作，但实？示上却是灾难、恐慌、疯狂、错误——看看，古董杀戮游人，而巨大扭曲的熊正把大木锤砸向我。自从童年起，我就做梦……在我的梦中世界升华、精神化；清醒 状态下我所惧怕的人在梦

中折射出微光，就好像他们充满 着波动的光又由波动的光所包围，这波动的光在闷热天气 里使物休外形充满生命，使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脚步，他 们的眼神甚至他们衣服的表情一获得重要意义；再简单 点儿说，在我的梦中世界重新获得生命，变得迷人、雄伟、

78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自由、难以琢磨，使得再呼吸这复制品生活中的灰尘^直 难以忍受。但我早已习惯把我们所谓的梦看作半现实物，就 是说，它们模糊、稀释的状态比我们自吹自擂的清醒生活 容纳更多的真实，而我们自吹自擂的清醒生活相及则是半 睡眠状态。真实世界中的声音、视觉以奇形怪状作为伪装 进入这可恶的半睡眠状态中。这些声音和视觉穿越思想的 外围^"正如你因树枝拍打窗玻璃而在梦中出现可怕、恶 毒的传说，或因你的毯子脱落而梦见自己陷入深雪。但我 多么惧怕清醒！我多么惧怕那一刻，那一刹那，已终止的 一刹那，带着伐木工的咕嚕声——但什么这么可怕？不就 仅仅是斧头的阴影吗？我难道不能用另一世界的耳朵来听 这超向没落的骚动的咕嚕声"吗？我还是害怕！仍无法轻易 把它写出来。我的思&不断滑向未来的深渊^这也不好^我想思考其它事情，辩清其它事情……但我写的晦涩 松沓，像普希金笔下感情丰富的决斗者。我想不久我将在 颈后进化出第三只眼，在我脆弱的脊柱之间：一只疯眼，睁 得大大的，带着膨胀的瞳孔，光滑的眼球上布满粉色叶脉。 离远点儿！再强硬些，更粗野些：少插手！我能预见一切 ——我的耳朵多次萦

绕着我终将发出的悲泣和才被斩首者 发出的可怕的泪'；曰声。但这一切都不是正题，我对梦和清醒的言论也不是正题……等等！我又一次感到我应表达自己，使词语走投无路。然而，没人教过我这种浮雕技术，相反，与生俱来的古老写作艺术也早被遗忘——被遗忘的是 不需要上学而需要森林大火那般火焰的日子^今天这看上去不可信，就好像从来自巨型钢琴上的曲子一样不可

斩首的邀请

79

信，那曲子要灵巧地轻轻荡漾，然后突然把世界砍成巨大 闪光的几块"^我自己如此清晰地目睹这一切，但你不是 我，因此这里有着无可挽救的灾难。不知道如何写，但凭 我违法的直觉，我感到词该如何被合并，人必须怎样让普通的词复活，分享临近词的华丽、热量及阴影，在临近词 中反映自己并同时刷新临近词〔这样，这句话就是一条活 着的彩虹〕；虽然我感觉到这种词汇近亲关系的性质，但我

却无法实现它，但对我来说，这是责无旁贷的任务，并非 此时此地的任务。并非此地！这可怕的'此地，，这黑暗的地牢，嚎叫的心灵被戾酷监禁的所在地，这'此地，掌握 并限制我。但夜里闪耀的是什么光芒啊，多么"^。它存

在一我梦中的世界，它肯定存在，因为这笨拙的复制品 肯定有原型。梦幻一般，圆形，蓝色，它慢慢转向我。好像你在仰卧，眼睛紧闭，在阴云密布的一天，突然你眼皮 下的昏暗开始波动，先是慢慢变成倦怠的微笑，然后是心 满意足的温暖，你便

知道太阳已从云朵里跳出。我的世界 就是以这样的感觉开始的：雾慢慢散开，空气中充满如此 辉煌、震颤人心的善意，我的灵魂在原始的王国里如此自 由膨胀——但然后呢？然后呢？是的，在此界限以外我僥 失去控制……词句一放到空中便爆炸了，像一只在黑暗深 水中呼吸閃耀的圓形鱼，一被撈到网上便爆发一样。但我 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我想我已捉到我的猎物……但这只 是我的猎物，一飞即逝的幻影！那里，人们的目光里有无 比的理解，那里，在此处深受折磨的畸形人不受騷扰地漫 步，那里的时间按人的意愿成形，像有花紋困案的地毯可

80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以組成两个图案相接的形状——地毯再次被捋平，你继续 生存，或者把下一个形象放到上一个形象上，无尽地，无 尽地，像一位妇女散漫地挑选一条皮带来配她的连衣裙。现在她正朝我的方向滑来，膝盖有节奏地撞击丝绒，理 解一切而我也理解她……那里，那里是我们这个世界中 漫游和躲藏的花园的原型；那里的一切留给人的印象都是 令人着迷，簡單而完美，那里的一切令心灵欢愉，让心灵 充满儿童熟知的乐趣，那里閃耀着镜子，镜子中偶尔映出 这儿的影子……而我所说的还不是它，不完全是它，我一 切混乱，不知所云，所谈无味，而我愈是在水的沙地里四 处寻找我所见到的一瞥闪光，水就变得愈浑，我也就愈不 可能找到它。不，我还什么也没说，或者是说了些迂腐的 词……而最终符合逻辑之物将弃之而去，而我也会放弃寻找今天的读者，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人会说我的语 言

，或者再简单点儿说，没有一个人会说话，再简单点儿说，没有一个人。我必须只想自己，只想迫使我拥有表达的力量。我寒冷、虚弱、害怕，我的后脑在眨眼、蜷缩，并再次用精神错乱的眼光凝视，但是，不管怎样，我被束缚在这张桌子上，像一只杯子被束缚在自动饮水器上，我说完想说的话之前不会起身。我重复〈在重复咒语的节奏中凝聚新的动力〉，我重复：我知道一些事情，我知道一些事情，一些事情……还是孩子时，还住在他们培养我和几百个其他孩子成为成人模型、成为安全的非存在物〔我的同龄人都无知无痛地转化了〕的淡黄色、又大又冷的房子里时，从那些该受诅咒的日子起，在布兜里的儿童读物、色

斩首的邀请

81

彩鲜艳的学习材料及令人胆寒的手稿的包围下，我就不知不觉地知道，我毫不费力地知道，就像人应当知道自己，我知道不可能知道的一一我要说，我那时甚至比现在知道得更清楚。因为生命已使我磨损：持续的不安，隐藏我的所知，伪装，恐惧，全身精神的痛苦紧绷一不松懈，不爆发……直至今日在我的记忆里记录这种最初自我约束（就是说，当我最初明白在我看来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是被禁止的、不可能的，连想一想都是违法的）之处仍然使我感到隐隐作痛。我清楚记得那一天——我肯定刚刚学会写字母，@为我记得我第五根手指上带着一枚小铜戒指，这戒指是赏给已学会从学校花园（那里的矮牵牛花、福禄考花和万寿菊拼写出之味的格言）的花坛里誊写模形字



的孩子 的。我悬着脚坐在矮窗台上，向下望着我的同学，他们和我 一样身着粉色长罩衣，互相牵着手围在饰有緞带的柱子四周。我为什么给排除了？是惩罚？不，是其他孩子不愿在 游戏中带我及我本人加入他们时感到的致命尴尬、羞耻和 沮丧，是我宁愿宁在窗台的白色角落，这白色角落因半开 的玻璃窗投下的阴影而格外显眼。我能听到游戏所要求的 欢呼声和红头发‘教员，的刺耳命令声。我能见到她的卷 发和眼镜，我带着一 直伴随我的要呕吐的恐惧，看着她猛 推最小的孩子，让他们转得更快些。那教师，那带条纹的 柱子，那白云，那不时从云中滑出，泻出激情的光同似有 所寻的太阳，都映在敞开的窗口火红的玻璃上……简言之， 我感到如此恐惧和悲哀，我极力自行沉没，减慢速度，滑 出拖着我向前的无意义生活。就在那时，在我所坐的石头

82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室外阳台的尽头，出现了高级教育长官——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一个有汗臭、长胸毛的胖男人，他正走在去浴池的路上。还在远处他便冲我大喊（他的声音因音响效果而放大），叫我走进花园。他迅速走近我，挥舞起他的毛巾。悲哀地，心不在焉地，无知觉地，天真无邪地，我并没有顺着楼梯走下花园（窗台在三楼），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顺从地行事，我径直从窗台走入弹性的空中——慢慢地，但很自然地向前迈步，依旧心不在焉地吮吸和检查我当天早晨被玻璃碎片扎破的手指……可异乎寻常、震耳欲聋的沉默突然把我

从白日梦中惊醒，我看到身下惊呆了的孩子们像雏菊般仰起的脸，以及好像在倒退的教员。我也见到经过修剪的球形灌木，以及还未落到草坪上的毛巾；我看见了我自己，穿粉色罩衣的一个小男孩，呆若木鸡地立在空中；我转过身看到空中离我三步远处我刚刚离开的

窗台，以及恶意地伸出长着毛的胳膊的……，，  
(不幸的是，这时牢房的灯灭了——罗典总是十点准时熄灯。)

83

9

这一天又从一阵喧闹声中开始。

罗典在沮丧地发布指令，另有三名助手在帮助他。因为玛茜的全家都来参加会面，他们搬动着全部的家具。

不应当是这样，他一直期盼的会面不是这样的……他们多么笨拙地走来！有玛茜的老父亲，长着巨大〔无发〕的头，肿眼袋，黑拐棍发出橡胶的嗒嗒声；有玛茜的双胞胎弟弟，一个留着金色红胡子，另一个则留着墨黑胡子；有

8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玛茜的外祖父母，已老到让人一眼即可望穿；三个活泼的表妹也来了，但她们不知何故最后竟未被允许进来；有玛茜的孩子——瘸腿的狄奥米登和肥胖的小波琳；最后是玛茜本人，穿着最漂亮的黑裙，一条丝绒围在她冰冷的白色脖子上，手中拿着一面镜子，一位很得体侧面无可挑剔的男士一步不离地伴在她

身旁。

岳父大人倚在拐棍上，坐在随身携带的皮椅上，费力地把一只肥胖的穿着绒面革鞋脚放在凳子上，气愤地摇头，眼珠从厚重的睫毛下盯着辛辛那图斯，后者看到岳父温暖的茄克上的青蛙装饰有种熟悉的麻木感，岳父的嘴嚅出，好像在表示永远的不满和恶心，他绷紧且鼓起的太阳穴上有一块紫色的痰块斑胎记，葡萄干似的突起在静脉上。

外祖父和外祖母（一个全身颤抖，身体干枯，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另一个剪短了白发——她这么瘦简直可以装入一把伞套里）并肩坐在两把完全相同的高背椅上。外祖父多毛的双手里紧紧拿着一幅巨大画像，画像是金框架，画着她的母亲——一位模糊的年轻妇女，她手中也拿着一幅画像。

同时，家具、家用器皿，甚至一面面的墙也继续运来。有一个带镜子的衣橱，镜子中映着镜子的私人藏相（即夫妻卧室的一角，一束照在地板上的阳光，一只扔在地上的手套和远处敞开的门）。一辆带畸形附件、阴郁的小三轮车被推进来。随后进来的是一张嵌花桌子，过去十年这张桌子上一直摆着一个深红色有塞小瓶和一个发夹。玛茜在绣着玫瑰花的黑色靠椅上坐下。

斩首的邀请

85

"哎，哎！"岳父用拐棍敲着地面大声说。老人们的脸上露出恐惧的微笑。

"别，爸爸，这种事我们已经历一千次了。"玛茜冷冷地耸耸肩

静静地说。

她的年轻男人递给她一条带穗的披肩，但她薄薄的嘴角露出一丝温柔的微笑拒绝了，把他敏感的手推开〔“对于男人我首先注意的就是他的手。”〕他穿着电报雇员的漂亮黑制服，散发出紫罗兰气味。

“哎！”岳父有力地重复一句后便开始饶有兴趣地仔细 咒骂辛辛那图斯。

辛辛那图斯的目光被波琳绿色紧身带圆点儿的连衣裙所吸引：红发，眼睛内斜视，带着眼镜，身上的圆点和肥胖不是令人发笑而是使人悲哀。她笨拙地在棕色长毛袜里和带扣的皮鞋里移动她肥胖的双腿，走近在场的人面前仔细观察他们，用黑色小眼睛严肃地默默地盯视，那双小眼睛好像在鼻梁后面撞到了一起。这可怜的小东西脖子上缠着一条餐巾——很显然早饭后他们忘记把它拿下来了。

岳父接下来喘口气，然后用木棍又敲一下地面。辛辛那图斯应声说：“噢，我听着呢。”

“别出声，无理的小子，”前者大喊，“我有权要求你——哪怕只是今天，当你面临死期——对我有起码的尊重。你怎么会扑到砧板上……我想听你解释~你怎么能……你 怎么敢……”，玛茜低声向他的年轻男人问了点什么，然后他便仔细 四处翻找，找遍自己全身又在身下的沙发上找。

8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不，不，没什么，”他同样柔声回答，“我肯定是来的 时候掉

了……别担心，它会出来的……但告诉我，你肯定不冷？”玛茜否定地摇着头，把温柔的手掌放到他的手腕上，然后她立刻把手拿走，将平膝盖上的衣裙用粗嗓门喊她的儿子，她儿子正缠着他的两个舅舅，两位舅舅正把他推走，不想让他们听到什么。

狄奥米登穿着灰色女衬衫，屁股上系一条松紧带。他有节奏地扭曲身子，但却也迅速地走完舅舅与母亲间的一段路。他左腿健康红晕，右腿像一支装备复杂的来复枪：枪管，皮带，背带。他长着他母亲的淡褐色圆眼睛和稀少的眉毛，但包括喇叭狗一样的下巴的下半部脸显然是别人的。

“坐这儿。”玛茜低声说，同时她啪地一把抓住正从沙发上滑下去的镜子。

“你告诉我，”岳父还在继续说，“你怎么敢，你，一个快乐的有妻子儿女的人——你怎么敢不顾这一切，你这个恶棍？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什么也不懂，因为否则我肯定会考虑到这种令人憎恶……别出声！”他吼着，老人们又吓了一跳，微笑着。

一只黑猫伸个懒腰，绷紧一条后爪，蹭着辛辛那图斯的腿，然后突然跳到餐具柜上，从餐具柜又无声地落到律师的肩膀上，律师刚刚踮着脚走进来，正坐在角落里的一只长绒毛厚厚的座垫上——他患了重感冒，手里握着备用的手帕，正在观察聚集的人群和各种家用器皿，这些器皿使牢房看上去像个拍卖行。猫吓了他一跳，他厌烦地把它斩首的邀请

摔到一边儿。

——岳父还在继续咆哮，咒语越来越多且声音已开始沙哑。玛茜，手挡住眼睛，她的年轻男人绷紧下巴上的肌肉注视着 她。

一条后背弯曲的长靠椅上坐着玛茜的两个弟弟，黑胡子的那个穿着茶色套装，衣领敞开，手中握着音乐纸卷成的纸筒但上面却并无乐谱——他是市里最杰出的歌手之一；他的胞弟，穿着天蓝色灯笼裤，是位花花公子却十分爱逗趣儿，他给他的姐夫带来一份礼品——碗蜡制的水果。他的袖子上还带着黑纱袖章，他用手指着黑纱极力吸引辛辛那图斯的目光。

岳父在演说达到高潮时突然噎住，把椅子猛地一扭，波琳正安静地站在他旁边注视他的嘴，现在突然从椅子后面 向后倒去，她静静地躺在那儿，希望没人注意。岳父啪地 一声打开一包香烟。

大家都无声无息。

各种被踏灭的声音开始复活。玛茜的黑胡子弟弟清了 清喉咙开始唱了起来。他突然停住，盯着他的胞弟，后者 正向他大送秋波。律师不知为什么微笑着，又埋头于手绢 中。

沙发上，玛茜正低声与她的保护神交谈，后者正求她 把披肩披上——监狱里空气有些潮湿。他们谈话时用正式 的第二人称复数，但这第二人称复数贯穿他们叫人听不见 的谈话时是多么温柔啊……

那个小老头，玛茜的外祖父，剧烈颤抖，从椅子上起

8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身，把画像递给他的老婆，抑制着像他一样的颤抖的怒火，走向辛辛那图斯的岳父……但火苗灭了，岳父气愤地皱起眉。

"你和你的打火机真叫人头疼。"他郁闷地说，但已经消了气，然后空气真正活跃起来，每个人同时开始交谈。玛茜的弟弟正高声演唱。

"狄奥米登，这会儿别碰那猫，"玛茜说，"你昨天已勒死了一只，每天一只太多了。亲爱的维克托，把它拿走。"

波琳利用热烈气氛从椅子后爬出来静静地站起身。律师走到辛辛那图斯岳父面前给他点着了火。

"以'忧虑，这个词为例，"辛辛那图斯风趣的内弟对他说，"撒出'微笑，这个词，嗯？结果很滑稽，对不？是的，朋友，你确实弄得一团糟。你到底为什么会做这种事？"

就在此刻，门毫无察觉地开了。皮埃尔先生和狱长站在门槛上，两个人双手都放在背后，静静地，精巧地转动他们的眼球，他们正审视着集会。他们就这样站着，望着约有一分钟，离去了。

"听我说，"辛辛那图斯的内弟说着，兴奋地喘着气，

"我是你的老朋友。照我说的做。悔悟吧，我的小辛辛那图斯。快点，给我这个面子。你也说不准，他们也许还会放过你，嗯？想一下你的脑袋瓜被砍掉多不舒服。你有什么可失去的？

来吧^别傻了。"

"问候，问候，问候，"律师走向辛辛那图斯说。"别拥 抱我，我还患着重感冒。你们在谈什么？我能帮些什么忙？"

"让我过去，"辛辛那图斯嘟囔着说，"我有几句话得向斩首的邀请

89

我妻子说……'，

"现在，我最亲爱的，让我们讨论财产的问题。"岳父 说。他重新振作起来，伸出拐棍，绊了辛辛那图斯一下。 "等等，等一下，我在和你说话！"

辛辛那图斯继续朝前走，他必须越过一张供十人使用 的大桌子，再挤过隔板和衣柜才能走近玛茜，玛茜正靠在 沙发里。那年轻男人已把披肩披在她脚上。辛辛那图斯几 乎成功了，但就在此时狄奥米登愤怒地尖叫一声。他转过 头看见了埃米，她不知怎么进来的，现正在逗那男孩儿^ 她学着他的跛脚，扭曲身子拽着一条腿。辛辛那图斯抓住 她的胳膊，但她挣脱后跑了。波琳好奇地跟在她后面，蹒 跚而行。

^玛茜转向他。那年轻人很得体地站起来。

"玛茜，就几句话，我求你。"辛辛那图斯快速说。 他绊倒在地板上的座垫上，笨拙地坐在沙发边上，同 时用沾满灰迹的晨衣裹紧自己。

"有点偏头痛，"那年轻男人说。"你要怎么样？这种兴 奋对她不利。"

"你说得对，"辛辛那图斯说，"是的，你说得对。我想 让你…



…我必须一私下……，，

"对不起，先生，"罗典的声音贴近他说。 辛辛那图斯站起来，罗典和另一个雇员彼此注视着抓住靠着的沙发，把它抬起来搬向门口。"再见，再见，"玛茜幼稚地说，且随着搬运工的节奏摇摆，又突然闭上眼睛捂住脸。她的护花使者焦虑地跟在后面，拿着从地上拾起

90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黑披肩、花束、他的制服帽子和单个的一只手套。一片混乱。双胞胎兄弟在把盘子装进一只大箱子。他们的父亲喘着粗气正在对付隔板。律师在送给每人一大张他不知从哪弄来的包装纸，他企图用包装纸包起一只盛有脏水和一条淡紫色小鱼的碗，但没有成功。混乱中巨大的衣柜携着自己私有的镜中画面正小心地调整玻璃肚子（这肚子使它像个怀孕的妇女）以便没人会擦着它。它向后倾斜着被人踉跄地抱走了。

人们走向辛辛那图斯，向他道别，"哎，让过去的过去吧。"岳父说，他按礼节冷漠、礼貌地吻了辛辛那图斯的手。金胡子把黑胡子放到自己肩上并以此姿势向辛辛那图斯道别后离开，像一座活生生的山。外祖父母在颤抖，鞠躬，拿起模糊的画像。雇员们不断搬出家具。孩子们来到近前，严肃的波琳抬起脸，而狄奥米登则盯着地板。律师分别领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走。

最后扑向他的是埃米，苍白，含泪，她鼻子显出粉色，嘴潮湿

而颤抖。她沉默不语，但突然啪的一声，她踮起脚，滚热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不连贯地低语并发出一声响亮的哭泣。罗典抓住她的手腕一由他的咕噜可知他已叫她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他把她坚定地拖向出口。她身体后弓，头发飘洒转向辛辛那图斯，她可爱的手臂伸向他，手掌朝上（像被精彩的芭蕾所吸引却带着真实的失望），埃米很不情愿地被罗典拖着。她的眼睛不断向后转，她肩带滑下。现在，悠了一下，像倾倒脏水一样，他把她泼到走廊。然后，嘴里依旧咕噜着，他拿着簸箕回来，拾起平躺在地

斩首的邀请

91

上的猫的尸体。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现在很难相信在这个牢房里，就在一刻以前一

92

10

"要是孤独的小狼羔儿对我的观点再熟悉些他就不会因害羞而逃避我了。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我全身心地欢迎这进展。"皮埃尔先生说。

他像往常一样坐在桌旁，丰满的小腿紧盘在一起，一只手无声地敲打着油布，好似敲击出和弦一般。辛辛那图斯手支着脑袋躺在床上。

"现在就我们俩，外面在下雨，"皮埃尔先生继续说，

斩首的邀请

93

"这种天气最适合亲密的闲聊了。我们一次性解决吧……我觉得狱长对我的态度令你感到吃惊甚至愤怒，好像我处于特殊地位——不，不，别争辩——让我们都说出来。允许我告诉你两件事。你了解我们亲爱的狱长（顺便提一下，这只狼羔对他不公平，但这个我们以后再谈），你知道他给人印象多深，他多么热情，多么对新鲜事物欣喜若狂——我想最初几天他肯定对你也欣喜若狂。〇此现在他对我燃起的火焰没必要让你难过。让我们别这么嫉妒，我的朋友。再说，奇怪的很，你好像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到这儿来，等一会儿我告诉你，你就全明白了。你脖子这儿是什么——就这儿，这儿——对，这儿。""哪儿？"

辛辛那图斯摸着椎骨机械地问。

皮埃尔先生走过去坐在床边儿。"就这儿，"他说，"我现在可看清了，它只是个阴影。我以为我看见的是……一个小包什么的。你移动脑袋时好像不舒服。疼吗？你受凉了吗？"

"噢，别再纠缠我，求你。"辛辛那图斯悲痛地说。

"别，就一会儿。我的手干净——让我感觉一下这里。好像，毕竟……这儿疼吗？这儿呢？"

他用小而有力的手迅速触摸辛辛那图斯的脖子，仔细检查，鼻孔略微喘着粗气。

"没什么，一切正常，"他最后挪开身子拍着病人的后颈说，"不过你的脖子确实太细——否则一切正常，只是有

1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时候，你知道……来看看你的舌头，舌头是胃部的镜子。裹紧

，裹紧，这儿凉。我们在谈什么来着？帮我想想。”

“要是你真对我的健康感兴趣，”辛辛那图斯说，“那就让我独自待会儿。走吧，求你。”

“你是说你真不想听我说，”皮埃尔微笑着反驳道，“你真顽固地坚信你的结论坚不可破~我们不知的结论——注意^不知的。”

辛辛那图斯沉浸于悲哀中，什么也没说。

“不过请允许我告诉你，”皮埃尔先生带着一丝严肃，继续说，“我的罪状本质是什么，我被控告——不管公正与否，那是另一件事——我被控告……你猜是什么？”

“哎，说出来吧。”

辛辛那图斯悲伤地叹口气说。

“你会感到惊异。我被控告企图……我，忘恩负义，不信任人的朋友……我被控告企图帮助你从这里逃跑。”“是真的？”辛辛那图斯问。

“我从不撒谎，”皮埃尔先生庄严地说。“也许有时人应该撒谎^那是另一件事^也许这种符合道德规则的诚实很愚蠢所以最后没有好结果——也许正是如此。但事实仍然是，我从不撒谎。我到了这里，亲爱的朋友，是因为你。我在晚上被捕。在哪儿？就说在埃得波里吧。是的，我是埃得波里人。那儿到处加工食盐，到处是果树园。要是你想来拜访我，我会用接骨木属植物招待你（我对此双关

语不负责^它出现在我们的城市图章上、这儿——不是在图章里，而是在监狱里——你顺从的仆人住了三天。然

后他们把我转到这儿。"

"你是说你本想救我……，' 辛辛那图斯忧虑地说。

"我想不是我的事，我心中的朋友，壁炉下的蟑螂。不管怎样，我被这样控告^你知道，告密者是个年轻头脑 发热的人，所以我到这儿了： 6在这里我着迷地站在你面前 ……，一记得这首歌？控告我的证据是这座城堡的草图， 据说有我作出的标记。你知道，我被认为是已设计好了让 你逃跑的每一个细节，我的小蟑螂。"

"你被认为，还是……'，

辛辛那图斯问。

"他是多么幼稚、欢快的生物—"皮埃尔先生咧开嘴， 露出好多颗牙，笑着说。"他希望一切这么简单—而真实 生活却从不这样！"

"我还是想知道。"

辛辛那图斯说。

"什么？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我是否真在计划救你？羞 耻，羞耻……，'

"那么是真的？" 辛辛那图斯低声说。

皮埃尔先生站起来开始在牢里四处走动。"我们不谈这个，"他屈从地说。"自己决定吧，不信《壬人的朋友。或者是或者不是，但我因你才来这儿的。我再告诉你：我们还会一起上断头台的。"

他不停地在牢里来回无声地、富有弹性地走动，穿在

9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狱服里的他那柔软身体微微颤动，辛辛那图斯垂头丧气地 跟紧这灵巧的小胖子的每一步。

"为了闹着玩儿，我相信你，"辛辛那图斯最后说，"我 们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你听见了，我相信你。再令人信服 些，我甚至感谢你。"

"噢，为什么一没必要……'，皮埃尔先生重新坐在桌旁说。"我想让你知道。这很好。现在我们都一吐为快了， 是不是？我不知你怎样，但我想哭。而这是不错的感觉。哭 吧，别抑制这些有益健康的泪水。"

"这地方多可恶。"

辛辛那图^小心地说。

"这儿没什么可恶的事。顺便说一下，我一直就想责备 你对这儿的生活的态度。另I』，别转过脸去，允许我，作为 一名朋友……你既对我们的好罗典不公，更重要的是，也 对我们尊敬的狱长不公。好吧—他不太聪明，有点儿自 负，有点儿头脑~这都没错，而我自己有时也没心情理 他，当然也不能与他分享最深处的想法，像我与你这样，尤 其当我的灵魂一原谅我使用这个词一疼痛时。但不管 他有什么错，他述是个直率、诚实的好心人。是的，少有 的好心~别争辩—要是不知道的话，我不会说的，我 从不无根据地说话，我经历更多，比你更了解生活和人。这 就是为什么看见你那样残酷、冷漠，那样傲慢、蔑视

地拒绝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时我那么心痛。我有时可以见到他眼中的痛苦……至于罗典，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也还不能看到他表面的生硬背后隐藏着成年孩子的感人温存。

斩首的邀请

97

噢，我意识到你紧张，你性饥饿——不过，辛辛那图斯——你得原谅我，但那不对，那根本不对……而总的说来，你藐视人……你几乎不碰我们这儿的美餐。好吧，假设你不喜欢这些食品——相信我，我确实懂一点美食学——你鄙视他们，不过有人做这顿饭，有人辛辛苦苦……我知道，这里有时枯燥，你想要散散步和嬉耍一下——但为什么只想着自己，只想着自己的愿望，为什么你连一次也没对可怜的亲爱的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的费力小笑话报以笑声？……也许他事后会哭，夜晚睡不着觉，一直忘不掉你作出的反应……’，

“不管怎样，你的反驳很聪明，”辛辛那图斯说，“但我 是玩具娃娃专家。我不会投降。”

“很遗憾，”皮埃尔先生以受伤的口气说，“我把这归因于你年轻，”他停顿一下接着说。“不，不，你绝不能这么不公……’

“告诉我，”辛辛那图斯问，“他们也让你蒙在鼓里？命中注定的暴徒还没来到？砍头宴不是设在明天？”

“你不该用这样的词，”皮埃尔先生信任地说。“尤其不该用那种强调……这话里有庸俗成分，有绅士不齿的成分。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对你感到吃惊……，，”“但告诉我，什么时候？”

"辛辛那图斯问。

"按期举行，"皮埃尔先生推托地说。"为什么这么愚蠢地好奇？而总的说来……不，你要学的还太多这个样子不行。这种傲慢，这种成见……'，

9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但他们怎么把它拖出来……"辛辛那图斯昏昏欲睡地说。"当然人们对此会习惯……你的灵魂已准备好，从一天等到另一天，但他们还是会对你突然袭击。已有十天就这样过去了，而我还没疯。当然总是存在希望……不明确，像在水底，但因此而更吸引人。你谈到逃跑……我想，我推测还有人与此有关……具体的暗示……但要是这只是欺骗，模仿人脸的塑料面具，那怎么办呢……，'

他叹口气暂停下来。

"这就很有趣，"皮埃尔先生说，"这些希望是什么，这位救星是谁？"

"想象，"辛辛那图斯回答，"你呢——你想逃跑吗？"

"你说的逃跑，是什么意思？逃到哪儿？"皮埃尔先生感兴趣地问。

辛辛那图斯又叹了口气。

"到那儿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你和我……但我不知道你这体重是否跑得快。你的腿……'，

"行了，行了，这都是一些无稽之谈？"皮埃尔先生扭动着椅子说。"只是在神话故事里人们才逃离监狱。至于你对我体格的



评论，您最好别说出来。”

“我觉得困了，”辛辛那图斯说。皮埃尔先生卷起右手的袖子，露出一个纹身刺花，在雪白的皮肤下他的肌肉隆起滚动。他站稳身子，一只手抓住椅子，把椅子倒过来慢慢举起。他因用力而颤抖，把椅子高举过头顶，坚持一会儿，慢慢放下来。这只是预备活动。

斩首的邀请

99

他憋着气，用一条红手帕长时间仔细擦手，同时蜘蛛，这个马戏家族中最年轻的一员，在他的网上表演了一个简单戏法。

皮埃尔先生把手帕扔给他，用法语大喊一声，撑地倒立。他的圆脑袋逐渐充满漂亮的红润血色，他左裤腿滑下，露出脚踝，他颠倒的眼睛——像任何处于此位置的人眼一样——像章鱼的眼睛。

“怎么样？”他双脚敲着地面一边整理衣服一边问。走廊传来一阵掌声，然后小丑开始单独鼓掌，他灵巧地走上前然后撞到屏障上。

“嗯？”皮埃尔先生重复说，“这种力量怎么样？我的灵活性还可以吗？你还没看够？”

皮埃尔先生一下子跳到桌子上，双手支撑，全身倒立，牙齿咬住椅子背。音乐停止，人们屏住呼吸。皮埃尔先生用牙紧紧咬住椅子，把它慢慢抬起，他绷紧的肌肉在颤抖，他的下巴嘎吱作响。

门慢慢被推开，走进来一脚穿长统靴，手执皮鞭，满脸是粉，在耀眼的紫色聚光灯照射下一一马戏团团长。"神奇！独一无二的表演！"他悄声说着，同时摘下帽子，坐在辛辛那图斯旁边。

皮埃尔先生松开嘴里的椅子，翻个筋斗，重新站在地面上。但很显然并非一切顺利。他立即用手帕捂住嘴，迅速扫一眼桌下，然后检查椅子，突然发现要找的东西，勉强抑制住没有骂出声来，同时试图拉下嵌在椅背里的假牙。假牙齐整地摆在椅背上，像斗牛狗一样咬得紧紧的。随之，

100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皮埃尔先生拥抱着椅子，掰下假牙，控制着没有失去自制。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什么也没注意到，正在疯狂鼓掌，但角斗场已空无一人。他怀疑地看一眼辛辛那图斯，又鼓了几下掌，但已失去先前的激情，略有惊讶，带着明显的沮丧离开了包厢。

这样，演出结束了。

101

11

现在已不再往牢房送报纸了——因为任何与行刑可能有关的消息都被剪掉后，辛辛那图斯本人已拒绝接受报纸。早饭变得简单了：巧克力奶——虽然是很差的巧克力奶——已被飘着几片茶叶的稀薄乏味的液体食物所取代，面包硬得咬不动。

罗典已厌倦侍奉这位沉默不语爱挑剔的犯人——他对此并不隐瞒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越发故意地延长在牢房里忙活的时间。他的火红胡子，愚蠢的天蓝色眼睛，他的皮围裙，他猫爪一样的双手——这一切重复着，让人压抑、厌烦，所以每当打扫工作进行时，辛辛那图斯就转过脸面对墙壁。

今天也是如此——只是那把椅子（椅子的直靠背上带有深深的斗牛狗牙印）的归来独特地宣布了今天的开始。随同椅子一起还带来了皮埃尔先生的一张便条，羊毛般卷曲的笔迹，漂亮的标点符号，其签名像七幕舞蹈剧中的表演

姿态。

他的邻居使用滑稽和蔼的语句感谢他昨天的友好闲谈，并希望不久这闲谈可能再次进行。

"你放心，"便条这样结尾，"我的身体非常非常强壮（两次用格尺在下面划线），要是你对此还不相信，我将荣幸地再为你做更有趣儿的（下面划线）富有灵活性及令人吃惊的肌肉发达的表演。"

此后，有两小时，辛辛那图斯不易察觉地一阵阵发呆，一会儿捋着胡子，一会儿翻开一本书，在牢房里四处走动。他现在对牢房已做过彻底细致的研究——他对这一狱室的了解，比对其他屋子，比如他住过多年的屋子，都更了解。

对墙而言：它们的数目绝对是四，它们被统一刷成黄色，只不过墙上有阴影的地方与白天窗子透过的褐色阳光照到的地方相

比，基本色调看上去有些黑暗光滑，像泥土 一样。在阳光的照亮处，厚厚的一——厚厚的一——黄色油漆 上的所有小凸起都很明显——甚至可见刷子毛留下的波形

斩首的邀请

103

曲线——还有平行四边形的阳光，在早晨10时才照得到的 熟悉的潦草字体。

一股凉气贴着脚根逐渐从粘满灰尘的石头地上升起， 设施不全、丑陋不堪的反射器具栖身于略凹的顶棚，一盏 灯（包括电线）位于中心——不，不是正中心：极度折磨 眼睛的光斑——就这点而言，同样折磨人的是铁门上拙劣 的油漆。

三件家具——床，桌子，椅子——中，只有最后一件可以移动。蜘蛛也移动。上方，倾斜的窗口凹处，这个喂养良好的黑色小动物找到支点，织起一张坚固的网，这其中显露的智慧正如玛茜的智慧：她能在看上去最不合适的角落找到晾衣服的地点和办法。蜘蛛爪子折起，毛皮覆盖的胳膊肘突出于身体侧面。它会用褐色圆眼睛盯着朝他举着铅笔的手，开始后退，眼睛继续盯着那只手。但它最愿意从罗典的大手中捉去苍蝇和飞蛾~比如现在，网的西南角挂着一只蝴蝶的孤零零的后腿，鲜红色，带毛茸茸的 明暗变化，钝锯齿边缘是蓝色的菱形。他在令人愉快的轻 风中轻轻荡漾。

墙上的字体已被擦去。那几条规则也同样消失了。同 样被取走——或者可能被打破——的是古老的罐子（在罐 子有回声的深处

盛着洞穴里的水）。这间屋子光秃秃，令人 敬畏，让人感到寒冷。

这座监狱的特点是保存着等候室^办公室、医院和 其他等候室——的中立性，已近傍晚，人们听到的只是耳 边的哼唱……而这种等待的恐惧与顶棚位置错误的中心有

10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些联系。

图书馆的书，包着黑色皮的封面，摞在桌子上。桌子 铺上方格油布已有一段时间了。失去长度和纤细且经过反 复咀嚼的铅笔正躺在胡乱涂满的纸上，那纸堆成了风车的形状。

不仅如此，它上面还存留着一封写给玛茜的信，是辛 辛那图斯昨天写的，也就是会见后当天写的^但他下不 了决心把它寄走，因此只好让它躺一会儿，好像期待那东 西自己会完成他所无法完成的事（他犹豫不决的思想需要 另一种气候）。

此刻的涉及对象是辛辛那图斯的珍贵品性和他那肉体 的不完整，事实是他的大部分在另一个很不相同的地方，只 有不重要的一小部分在这里漫游、迷惑一个可怜、茫然的辛辛那图斯，一个相对愚蠢的辛辛那图斯，轻信，软弱，愚蠢，像人们在梦中一样。但即使在这种睡眠状态中， 他的真实生活还是——还是显露的太多。

辛辛那图斯的脸变得透明般苍白，凹下去的双颊长着茸毛，唇上的胡须柔软得好像弄乱的阳光。辛辛那图斯的 脸，

含笑且很年轻（尽管受尽折磨），长着游动的眼睛，一双可以改变明暗的奇怪眼睛。

这张脸的表情按照他周围的标准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尤其在他已不再掩饰的此刻。敞开的衬衫，不断掀起的黑晨衣，细长脚上的过大拖鞋，头顶哲学家一样的天灵盖以及太阳穴上透明的头发卷起的波纹〔毕竟有一阵不知来自哪里的风！〕完成了一幅图画，这幅画的不实之处很难用语

斩首的邀请

105

言表达——它由上千个微不足道、互相重叠的细微组织组成——颜色极淡的嘴唇轮廓，好像没彻底画完，只是被大师中的大师点了一笔——发抖的空手（还没有画上阴影），色散后又聚光的生气勃勃的双眼，但即便把这一切都分析、研究透也无法完全解释辛辛那图斯，一好像他的存在中有一个侧面滑向了另一维度，正如复杂的树叶从阴暗转为明亮，而你则无法分别阴暗向明亮的转变究竟从哪儿开始。好像在任意时刻，在随意创建的牢协那有限的空间里运动的过程中，辛辛那图斯迈步时会自然轻松地划过空气的裂

口进入未知的舞台后消失，平稳自然，正如一面旋转的镜子映出屋里的每件东西，然后突然消失，好像超越了空气进入新层次的以太。同时，他的一切都展示出脆弱，困倦，——而实际上却有强烈、炽热而独立的生命——他蓝到极限的静脉的波动，水晶石般透明的口水湿润他的双唇，他脸上和额头的皮肤在融化了的光中颤抖……这一切都刺激着观察者，使他想到这黄铜

色难以琢磨的肉体和这肉体 所暗示及所表达的，连同那不可能的、令人羡慕的自由都 统统撕裂，剪成碎片——够了，够了一别再走了，辛辛 那图斯，躺到床上去吧，这样你就不会被唤起，不会被搅 动……

而事实上辛辛那图斯会意识到窥孔中跟踪他的那只食肉眼睛，于是他躺下或坐在桌前，翻开一本书。

桌子上的那摞黑色书包括：首先是辛辛那图斯未失去 人身自由时不曾想阅读的一本当代小说，然后是一本选集， 再版了无数次，是古代文学的缩印本及摘录，第三本是一

106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本旧杂志的合订本，剩下的是用外语写的几本破旧的小册 子，那是误带给他的——他没有索要这几本。 -小说是著名的0110^：1^，辛辛那图斯已读完了三分

之一多，近千页。书的主人公是棵橡树，小说是这棵树的 传记。在辛辛那图斯刚读完之处，橡树来说已开始了它的第三世纪的生活，简单的计算表明到书的结束它将达到至 少六百岁。

小说的思想被认为是现代思想的顶峰。通过树的生长〔孤独、茂盛地长在峡谷边，峡谷底的河水永不停歇地咆哮〕，作者展开了所有历史事件——或事件的影射——这些事件对橡树都可能是目击者：一会儿是从战马（一^花斑 马，一匹灰兔马）上下来的两名士兵在交谈——打算在凉 爽的树荫下休息；一会儿是战马站住歇脚，伴有头发蓬乱 的流浪少女的

歌声；一会儿在暴风雨闪电下，一位勋爵正 逃离愤怒的国王；一会儿是张开的斗篷下覆盖的一具死尸 而尸体随树影颤抖；一会儿是一些村民的生活短剧。有一段一页半的记叙，其中所有的单词都以"？"开头。

好像作者坐在这棵树的最高处，手里拿着照相机，监 视、捕捉他的猎物。不同的生命形象来来去去，在阳光的 绿色斑疹下憩息暂停。无事可记的间断则是对像树本身的 科学描述，从生物学、鸟类学、昆虫学和神学的角度一 或者是从大众性的角度描述，不时有民间幽默，其中列出 了树皮上的所有刻文连同解释，最后，还对河水的音乐、落 日的颜色和天气特点详加介绍。

辛辛那图斯读了一会儿把书放到一边儿。这部作品毫  
斩首的邀请

107

无疑问是他的时代创作出的最好作品，但他读起来有种忧 伤感，他毫无兴趣地翻过一页又一页，在自己的冥想中失 去了小说的线索：这一切遥远、欺骗、死亡和事情于我一 这位要死的人，有什么关系？或者他会想象出正如这位作 家如何向人们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北海的一个岛屿上~面 临垂死，而可笑的是这位作家终究也必须死~其可笑之 处在于惟一真实、确实毫无疑问之事只有死亡本身，只有 作者身体死亡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光线沿着墙移动。罗典端着"德语"早点（他用德语 来称呼早点）出现。他的手指间还夹着一只蝴蝶翅膀，手



指上留下粉粒。

"有可能他还没到?"辛辛那图斯问他。他已不是第一次问了,这问题叫罗典很生气,他又一次没有回答。

"第二次会面——他们会批准吗?"

辛辛那图斯问。

他预计到烧心的感觉马上就要来临,所以他便躺倒在床上,头朝墙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墙上寻找图案,从光滑的油漆斑点和斑点下的阴影里寻找图案,比如他会发现一幅长着老鼠耳朵的小侧面画,然后他会失去图案再也找不回来。

这冰凉的赭石有股坟墓味儿,墙上的"小脓包"很烦人,但他的眼神仍寻找着必要的凸起,把它们联系到一起——他瘦得出奇的脸根本不像一张人脸。终于他翻过身来仰卧着,以同样的注意力开始检视天棚上的阴影和裂纹。

"不管怎样,他们成功地软化了我,"辛辛那图斯想,

10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变得这么柔弱、湿润,他们只用一把水果刀就行了。"他长时间坐在床边儿,手夹在膝盖里,弯着后背。他发出颤抖的叹息后又开始了思想的漫游。

不过有趣的是它是用什么语言写的?细小的、紧密的、华丽的字体,镰刀形的字母里夹着圆点和花体,看上去好像是东方文字——它叫人想起博物馆匕首上的刻文。这么旧的书……一些已染上黄褐色液滴并褪色。

时钟敲了七下,罗典随即带着晚餐出现。

"你敢肯定他还没到?" 辛辛那图斯问。

罗典正要走,但在门槛处转过身来。

"为你害臊,"他声音哽咽地说,"你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一个躯体在喂养你,热心照顾你,因你而耗费自己,你所做的只是问愚蠢的问题。羞耻,不知感恩的人……,"

时间哼着均匀的曲子走过。牢里的空气变暗,当足够昏暗时灯光便以公事公办的架式从顶栅中央——不,不是正中——这正是痛苦的提醒——出现。辛辛那图斯脱掉衣服,拿着0115:1^:113上了床。作者已写到文明时代,这从三个快乐的旅行者的交谈中便可得知。三个分别叫替特、普得和旺得里,居的人正坐在黄昏时分的橡木下凉爽的苔藓

上大口喝酒。

"没有人救我?"

辛辛那图斯突然坐起来大声问(张开一双乞丐的手,表明他一无所有)。

"可能没一个人救我吗?"

斩首的邀请

109

辛辛那图斯重复说,盯着永不变化的黄色墙,仍然高举空空的双手。

一阵树叶的凉风吹过。一粒空壳橡树果从上面密集的阴影掉下弹在地毯上,有真实橡树果两倍大,漂亮的米色,像一个鸡蛋没有封口地紧抱在一起。

110

他被一阵轻轻的敲打声、刮擦声和某处的崩溃声惊醒。正如你有时健健康康地入睡，半夜却发烧醒来一样。他很长时间就聆听到了这个声音^嗒嗒，啪——啪一啪——没有去想它们的含义，只是听着，因为这响声惊醒了他，也因为他的听觉无别事可做。嗒，啪，舌！」，崩溃，崩溃。在哪儿？右边儿？左边儿？

辛辛那图斯坐得更直一些。

斩首的邀请

他听着——他的整个脑袋成为听觉的器官，他的整个身体变为紧张的心脏。

他听着，已经开始理解一些暗示：牢房里的黑暗开始净化……黑暗沉于底部……窗栏外，灰色的曙光——这意味着已是三点或三点半……卫兵们睡在冰冷之中……声音从下面的某处传来……不，是从上面，不，还是从下面，就在墙的外面，在与地面相平位置，像一只老鼠用铁爪子在抓挠……，，

辛辛那图斯听出了声音中的自信，声音中有种坚持不懈的严肃性，在寂静的黑暗城堡里，追求着也许遥远但却可及的目标，这声音使辛辛那图斯异常兴奋。

辛辛那图斯躁动地呼吸，像在幻觉中一样轻飘，像一张棉纸，他从床上滑下来一踮脚走过迷迷糊糊、缠住不放的——走到中心，似乎从那里——似乎是——但走近后，他认识到他错了^啪啪声更往右而且更高一些。他来回走动，再一次迷惑，正如

声音横穿人的大脑，被错误的耳朵接收一样。

辛辛那图斯笨拙地迈动脚步，碰到了放在墙壁旁地上的托盘。

"辛辛那图斯！"托盘不满地说，然后嗒嗒声突然停住了，这使辛辛那图斯感到一种鼓舞人心的理性出现。辛辛那图斯一动不动贴墙站着，用脚趾头按住托盘里的勺子，空空的脑袋倾斜得敞开着，他感觉到挖掘者也正静静地站在那里聆听。

半分钟过后，那声音又开始了，更轻，更有所保留，但

11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却表达出更多意义，也更明智。辛辛那图斯转过身，把脚从锌盘中慢慢移开，再次试图认定声音的位置：在右侧，如果面对门站着……是的，在右侧，而不管怎么说，还很远……听了很长时间后他只能得到这个结论。

最后他退回床去取拖鞋他无法再忍受赤足的滋味——他声音极响地碰到了椅子腿，这椅子从来不能在同一位置度过一夜。声音再次停止，这次是彻底的停止，就是说，这些声音'本来小心地停一段后还可以恢复，但早晨已经到来，辛辛那图斯看见^用习惯幻想的眼睛——罗典，

从潮湿中蒸发出来——张开鲜红的嘴打个哈欠，在大厅的凳子上伸个懒腰。

整个早上辛辛那图斯都在一边聆听，一边计划他怎样在声音一旦再次出现时报知对方自己的态度。一声夏日的霹雷，声音简

单但却有韵味，在外面打响。牢里像夜晚一样黑，阵阵雷声传来，一会儿巨大圆润，一会儿尖刻清脆，闪电把铁窗的影子映在意料不到的地方。中午，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来了。

"你有客人来了，"他说，"但首先我想弄清楚……，"谁？"

辛辛那图斯问，同时想，求你，不是现在……（即请不要此时恢复嗒嗒声）。

"你看，是这样，"狱长说，"我不敢肯定你希望……你看，是你母亲一，"

"我母亲？"

辛辛那图斯问。

斩首的邀请

113

"噢，是的——母亲，妈咪，妈妈一简言之，生你的女人。我让她进来？快下决心。"

^……我这辈子只见过她一次，"辛辛那图斯说，"我真的没有感觉……不，不，不值得，没意义。"

"随你便。"

狱长说着走出去。

一分钟后，他低语着领进来小巧玲珑的塞西莉亚，0，后者穿着黑色雨衣。

"你们俩单独谈谈，"他善意地补充说，"虽然有悖于我们的规则，但有时有些情况……例外……母亲和儿子……我遵从……，"

出场，像侍臣一样退出。

塞西莉亚，0穿着闪亮的黑雨衣带着同样防水的帽子，帽檐拉得很低，她继续站在牢房中央，用清澈的眼睛注视着儿子。

她解开纽扣，出声地嗅着，用快速不连贯的方式说：

"这暴风雨，这泥泞，我以为我到不了这儿了，溪流洪水，顺着马路冲向我……，"

"坐下，"辛辛那图斯说，"别那样站着。"

"随你怎么说，但你这儿很安静，"她继续说，同时不停地嗅着，狠狠地用手指搓着鼻子，好像在使用干酪磨碎机，搓得鼻尖铍着摇摆着。

"我要指出一点，这儿安静，也很干净。顺便提一下，在我们的产妇病房可没有这么大的房间。噢，那床——我的天，看看你的床乱成什么样！"、

11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她啪嗒一声放下产婆袋，灵巧地从活动着的小手上摘下黑色棉布手套，弯身开始收拾床。她带皮袋的上衣后背闪着海豹光泽，她补过的长袜…… —

"现在好些了，"她直起腰说，然后两手插腰站了一会儿，轻蔑地看着堆满书的桌子。

她充满青春活力，她的身上尽是辛辛那图斯的模型，那些特点被自动模仿到辛辛那图斯身上。

辛辛那图斯看着她尖鼻子笑脸和突出发亮的眼睛，自己也隐约注意到了这些相似之处。她的连衣裙前面开口，露出一块三

角形的晒得发红带斑点的皮肤，但总的来说，她 的外皮与辛辛那图斯的外皮是同一块皮上剪下来的一一灰色细薄皮肤，天蓝色静脉。

"啧啧，这再稍加整理也会有条有理……"她叽里咕噜 说着，同样麻利地忙着整理书，把它们摆成平整的几摞。她的兴趣随便地被一本杂志上的插图所吸引，她从雨衣兜里 取出一只肾形的小盒，嘴角下垂，戴上夹鼻眼镜。"摄于26 年，"她笑着说。"这么久以前，难以置信。"

(两幅照片：一幅是不列颠群岛总统在曼彻斯特火车站 带着露齿的微笑握着最后一位发明者的令人尊敬的重孙女 儿，另一幅是生在多瑙河一个村庄的长着两个脑袋的小牛 犊。)

她无由地笑了，把书推到一边儿，把铅笔碰掉了，没 能及时接住，说："哎哟。"

"别弄了，"辛辛那图斯说，"这儿不会乱——只需调整一下，

斩首的邀请

115

"这儿，我给你带了这个。"(她从衣兜里取出一个纸袋，把兜的衬里也拽了出来)"这儿，几块糖。含到心满意足吧。"她坐下，双颊鼓起。

"我爬呀爬呀，最后终于到了，现在我累了。"她故意 喘着气说，然后又僵住了，抬头渴望地看着上面的蜘蛛网。

"你为什么来？"辛辛那图斯来回走动说着。"对你没好处，对我一样没好处。为什么？既不友善，又不有趣。因 为我清楚看

出你也不过是个模仿作品，和其他人其它东西 一样。要是他们用这样一个模仿品来款待我……举例来说， 想象着我把希望寄托在某个遥远的声音上"一要是连你都 是骗人的东西，我对它还怎么能有信心？而你谈到'糖 块'！为什么不叫'好东西，？为什么你雨衣湿了鞋却是干 的——看，这是粗心。替我告诉道具管理员。"

她匆忙、内疚地说："但我穿的是橡胶鞋——我把它们 留在上面的办公室了，以名誉担保。"

"噢，够了，够了，千万别解释。扮演你的角色——继续闲扯、漠不关心——你不必担心，一切会过去。"

"我来因为我是你母亲，"她轻声说，辛辛那图斯则放 声大笑：

"别，别，别演成闹剧。记住，这是一出戏。带点喜剧 色彩没关系，但你不要太离谱——没你我也可以演。你最好……好吧，我告诉你该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再讲一点有 关我父亲的传说。他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而你从没弄清楚 他是谁，从哪儿来，这可能吗——真奇怪……，"

"只有他的身影——我没看见他的脸。"她依旧柔声地

11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说。

"好了，好了，配合我——我想我们可以把他说成是逃 跑的水手，"辛辛那图斯沮丧地说，同时捏着手指，走动，走动，"或是一个森林大盗，只是偶尔出没于公园。或者一 个



倔犟的手艺人，一个木匠……来，快点，想点儿什么。” “你不理解，”她哭着说（她兴奋地站了起来马上又坐下）。“这不错，我不知道他是谁^流浪汉，逃命者，什 么都可能……但你为什么不理解……是的，那天是个假日， 公园里很黑，我还是个孩子，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 不可能是个错误！正在被活活烧死的人很清楚他不是在我 们的斯特洛普河里洗澡’。我要说的是人们不可能出错…… 啊，你不能理解吗？”

“不能理解什么？” ^

“噢，辛辛那图斯，他也……’，

“你说‘他也，是什么意思？” “他也像你一样，辛辛那图斯一，  
， 她深深低下头，夹鼻眼镜掉到成杯形的双手里。停顿。 “你怎么知道？”辛辛那图斯阴郁地问。“你怎么能突然 注意到……  
,

“我不会再告诉你更多。” 她垂着眼睛说。

辛辛那图斯坐到床上陷入沉思。他母亲带着非常响亮 的小号声擤了一下鼻子（人们根本想不到这么小的女人会 发出这么大声音），抬眼看着窗口 。天显然已经放晴，因为 能感觉到蓝天，太阳已在墙上投下条纹——会儿淡，一

斩首的邀请

117

会儿亮。

“现在黑麦田里有矢车菊，”她快速说，“一切都这么美 一朵朵在疾飞，一切都烦躁不安但明亮。我住在很远的 道克得尔屯，

当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当我坐着轻便马车 穿过田野，看到闪光的斯特洛普河，看到山上的城堡及一切，好像正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在一遍遍向我重复，我或者 没有时间或者没有能力理解这传说，但还是有人这么耐心 地在向我重复！我在病房整天努力工作，我轻易解决一切 问题，我有情人，我喜欢冰镇柠檬，虽然我因为心脏问题 戒了烟——现在我与你坐在一起……我坐在这儿而我不知道 为什么坐着，我为什么声嘶力竭，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一切，现在我要穿着这外衣和这羊毛长裙浑身发热艰难跋涉， 太阳在这场暴风雨后会要命地毒……， ‘

“不，你还是个模仿品。”辛辛那图斯咕嚕道。她疑问 地笑了。

“就像这蜘蛛，就像这铁窗，就像这敲打的钟。”辛辛那图斯咕嚕道。

“那么……”，她又擤了一次鼻子说。

“那么就是这么回事。”他重复说。他们都保持沉默，谁也不看谁，钟带着荒谬的回声敲打着。

“你出去时，”辛辛那图斯说，“注意一下走廊里的时钟。

表盘是空的，但每个小时看守都冲洗掉旧表针乱涂上新表 针——我们就这样依照油刷子时间生活，铃声是看守的事，

11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因此才把他叫看守气”

“你不该开这样的玩笑，”塞西莉亚说，“你知道，有各 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比如我记得我小时，有种叫‘什么都 不是’的东西

不仅在孩子间而且在成人间也很流行。你知道，它们带着特殊的镜子，镜子完全扭曲、变形。你从中什么也看不出来，一片混乱，对眼睛毫无意义——但这扭曲不简单，被认真计算……或者说，为了配合这种扭曲他们制造了……不，等一会儿，我解释得不好。噢，你有一个那样的疯狂镜子和各种各样不同的'什么都不是'，完全荒唐的东西，无形，杂色，有凹陷，疙疙瘩瘩，像化石^ 只不过那镜子，彻底让正常物体变形的镜子，现在却找到了真正知音，就是说，当你把这些不可理解的丑陋东西放在不可理解的丑镜前时，奇迹出现了：负负得正，一切都恢复了，一切正常了，那些无形的斑点在镜子里成为有意义的漂亮物体，花朵、船只、人物、风景。人可以定制自己的画像，即你看到恶梦似的一团混乱，这东西就是你，只不过你的关键掌握在镜子手里。噢，我记得那多有趣儿，还多少有点害怕——要是突然什么都没出现怎么办？——拿起一个新的无法理解的'什么都不是，把它放在镜子前，看到你的手一阵忙碌，同时看到无意义的'什么都不是，变成一幅迷人的图画，那么清晰……'，"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①英语中看守与手表(^"(^为同一词。这是作者的文字游戏。

斩首的邀请

119

辛辛那图斯问。

她沉默起来。——"这些有什么意义？你不知道么，这几天，或

许明天

他突然注意到塞西莉亚，^眼中的表情——只是一瞬，一瞬——但好像有种真实、毫无疑问的东西（在这一切都有疑问的世界中）一闪而过，好像这可怕的生活卷起一角，让人一眼见到了衬里。

在他母亲的注视中，辛辛那图斯突然见到那最终的，完全的，解释一切的，不受一切干扰的火花，这火花他知道从自己身上也能觉察到。现在这火花要强烈表达的是什么？是什么已不重要——把它叫恐怖或怜悯……姑且让我们如是说：这火花道出了这些振奋人心的真理，辛辛那图斯的心灵无法抑制住欢欣。这一瞬一闪即过。

塞西莉亚，（：起身，做了个无法解释的姿势，即两手张开，食指伸出，好像在丈量尺寸~比如婴儿的长度……然后她突然开始忙碌，从地上拾起鼓鼓的黑包，整理衣兜的衬里。

"好吧，"她用以前咿咿呀呀的声调说，"我已来很久了，现在要走了。把我的糖果吃掉。我已呆得过时了。我得走了，时间到了。"

"噢，是的，时间到了，"罗德里格，伊万诺维奇欢快地推开门大声说。

她低着头走出去。

辛辛那图斯颤抖着要向前迈步……

12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别担心，"狱长举起手掌说，"这位小产婆对我们没危险。回

去！”

“但我还想……”，辛辛那图斯开始说。

“回去！” 1

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吼道。

与此同时，皮埃尔先生结实带条纹的身影出现在走廊深处。他在远处微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脚步，同时眼睛偷偷四处窥视，正如有些人站着队走进来，却又不想让队形限制自己的思想时所做的那样。他抱着一个象棋盘和一只盒子，胳膊下夹着一个滑稽的矮胖娃娃和别的什么东西。

“你刚有位客人？”

狱长走后，他俩单独在牢中时他客气地问辛辛那图斯。“你母亲来看过你？很好，很好。现在，可怜无助的小

皮埃尔先生，让我使你也使自己快乐一会儿。你看我的矮胖子怎样看着你。说叔叔好。他很滑稽是不是？坐起来，来，室友。看，我给你拿来许多娱乐品。你想先玩盘象棋么？或者扑克？你玩抛锚游戏吗？很好玩的游戏！来，我教你！”

121

13

他等了又等，终于在夜里最寂静时，那声音又忙碌起来。辛辛那图斯独自在黑暗中笑了。我很愿意承认这些声音也是个骗局，但现在我更愿意假定它们是真的。

这些声音比前天晚上更坚定、准确，它们已不再是无目的地挖掘，怎么会对他们的走近和前进产生怀疑呢？它们多么谦虚！多么聪明！多么神奇地计算着和坚持不懈地努力着！那是一只

普通的镐，还是由无用的物质与全能的

12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人类意志合起来炼成的出色工具——但不论它是什么，他知道有个人正用某种方式在挖一条通道。

夜晚很冷，灰色、油光的月亮之影，把自己分成四分体，映在铁窗上。

整个城堡里好像充满黑暗，而城堡之外却映着月光，城堡黑色的影子滑下岩石山坡，静静跌进护城河。是的，夜晚很冷漠——在夜色里，在黑暗的‘腹部’在它的势力范围下面，有样东西（这东西对夜晚的物质和秩序一无所知）在挖一条通道。或者这一切都是过时的浪漫蠢事，辛辛那图斯？

他拾起顺从的椅子把它重重地放下，首先放到地上，然后好几次擂在墙上，至少在节奏上试图赋予自己的敲击有某种意义。事实上，在黑夜中挖掘隧道的那个人先是停了下来，好像在判断这敲击声是否友好，突然他又以欢欣鼓舞的声音重新干起来，辛辛那图斯由此断定他的反映已被理解了。

他现在感到了兴奋，那是因为有人正在接近他，那个人就是想救他的人，他继续敲打着石头更敏感的那部分，以不同音区的调子重复着他所创造的节奏，并赋予它更完全、更复杂、更引人的意义。

他已然在考虑用敲打声构建一个字母表，这时他注意到的不是月光，而是另一种不同的，未被邀请的光在稀释黑暗，而他完

全没注意到声音已经停止了。之后很长时间 有一种破碎的声音，但不久这声音也消失了，使人很难相信就在不久前静静的黑夜被热情持续的行为所打破，被一

0

## 斩首的邀请 123

个生物所打破，这生物嗅着，喘着，带着简单的口罩，狂热地挖着，像一条猎狗挖掘着通向獾的路径。

迷迷糊糊地他看见罗典走进来，他彻底醒来时已过中午。他像以往一样想着末日不会是今天，虽说本可以是今天，正如可能是明天，但明天还远。

他一整天都在听着耳边的哼哼声，揉捏着双手好像在静静地同自己进行欢迎式的握手。他走过桌旁，桌上放着还未发出的信，或者他会想起昨天客人的眼神，一闪即逝，令人屏息，好像这生命中的一个裂口，或者他在幻觉中听着埃米的沙沙动作声。

好吧，为什么不喝下这碗希望粥，这碗粘稠、香甜的液体……我的希望还活着……我甚至现在，至少在这里，在这如此崇高孤独的地方，也许时空可以分成只有你、我的两部分，而不是无数部分——那喧闹、多样、荒唐的多份，那样我甚至不能走近你，你颤抖的父亲用他的棍子几乎敲断了我的腿……

这就是我写信的原因——这是最后一次试着向你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玛茜……好好努力一下理解现在发生的事，哪怕只是透过雾来理解，哪怕只用你大脑的一角来理解，玛茜，理解他们要杀了我^理解这么难吗^我不从你那里奢求寡妇的长期哀

悼，不要哀悼的百合，但我求你，我如此需要这种理解^现在，今天^像孩子一样对他们要对我下的毒手感到恐惧吧，让这卑鄙的事使你难受吧，你在半夜尖叫，即使你听到护士说着"嘘、嘘"走

## 12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来，你也继续尖叫，你就该这样恐惧，玛茜，虽然你不很爱我，你还是要理解，即使你只能理解片刻，即使你马上会再忘记。我怎么能激起你？噢，我们在一起的生活难受，难受，但我不能用这个激起你，我开始时努力尝试，但你 知道我们的节奏不同，我马上就落在后面了。告诉我，又 有多少只手触摸过长在你坚硬痛苦小灵魂四周的茂密果肉？是，我像个鬼一样回想起你的第一次背叛，我嚎叫着 碰撞着镇链走过那记忆。我偷看到的吻。你和他的吻，这吻像喂食，急切，肮脏，喧闹。你的眼睛紧闭，吞咽那喷射过来的桃子，随后你仍然继续吞咽着，你的嘴还能填得更满更多，你这贪人者，你暖大的眼睛搜寻着，你手指张开，你发火的嘴唇湿润着，你的下巴颤抖着，淌满浑浊的汁液，汁液滴到你裸露的胸上，那刚刚使你满足的普里阿普斯生殖之神突然骂了一声，用弓着的背对着不合时宜破门而入的我。"所有的水果对玛茜都适合，"你的喉咙会带着糖浆般的湿润说——如果我回想起这些，那是为了让它们滚出我的系统，为了清洗我自己^也是为了让你知道，为了让你知道……什么？也许我错把你当成别人，我以为你能理解我，像一个疯子把看望他的亲属看作星系、对数和低腰的土狼^但也有这样的疯子——别人无法伤害他们~~把自己看作疯子的疯



子——这样循环一周。玛茜，你 和我就需要旋转于这样的一个循环中——噢，要是你能智 时脱身出来多好！——然后你可以再回去，我答应你…… 我并不要求你许多，只需脱身片刻，并理解他们在谋杀我， 理解我们被人体模型所包围，理解你自己也是个人体模型。

## 斩首的邀请 125

我不知自己为何因你的背叛而受折磨，其实我自己知道为 什么，但我不知如何逸择词汇才能让你明白我为什么受折 磨。这些词汇超出你日常所需要的那点文字。但我还是要 再试一次："他们在谋杀！" ~~—好吧，再鼓足力气试一次："他们在谋杀我！"—再试一次："谋杀！"……我想这么 写，写到你捂住耳朵，捂住你薄膜样的类人猿耳朵，捂住 你藏在漂亮的女人头发下的耳朵——但我知道这耳朵，我 看见它们，我揉捏它们，那冰冷的小东西，我用手指使它们温暖，让它们恢复活力，赋予它们人性，迫使它们听见 我的话。玛茜，我希望你争取再次见面，而且当然单独来！

所谓的生命对我已结束，在我面前只有磨光的砧板，而我的监狱看守把我逼到这一步使我的笔迹——看——像罪犯 的笔迹——但没关系，我会有足够的力气，玛茜，进行一 次我们从未进行过的交谈，因此你才必须单独来，不要以 为这封信是伪造品——是我，辛辛那图斯，在写，是我，辛 辛那图斯，在哭。

我实际在绕着桌子走，然后当罗典拿来早餐时，我说："这封信。这东西我想让你，——这儿是地址……， ' "你应该和别人一样学会编织，"罗典咕噜道，"以便你

能给我织副护膝。作家，真的！我刚见过你老婆，是不是？” “我还是要问你，”辛辛那图斯说，“这儿除了我和那位强加于人的皮埃尔之外还有别的犯人吗？”罗典脸涨得通红，不出声。“而那刽子手还没到？”

126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辛辛那图斯问。

罗典已打算砰然关上已在嘎吱作响的门，但正如前一天，一个人走进来，穿摩洛哥革拖鞋，拖鞋僵硬地嘎吱作响，条纹衣服里的肉冻在颤抖，手里拿着一副象棋、扑克及杯和球的游戏——“我向罗典致以朋友般的致敬。”皮埃尔先生用纤细的声音说，同时步伐不乱，颤抖着，吱嘎着，走进牢房。

“我看到，”他坐下说，“我亲爱的朋友在拿着一封信。肯定是昨天放在桌子上的那封，嗯？给你妻子？不，不，只是随便猜测，我从不读别人的信，虽然这封信确实就放在那儿，我们玩抛锚游戏时一眼便能见到它。今天玩象棋怎么样？” ^

他铺开羊毛制的棋盘用胖乎乎的手〔小手指翘起〕选好地点。棋子揉弄过的面包做成的。面包是用一个老犯人的食谱做的，比石头都硬。

“我自己是个单身汉，但我当然理解……前进。我要迅速……好棋手思考时间不长。前进。我瞥了一眼你妻子——很富刺激性的小东西，绝对没错——看那脖子，是我喜欢的那种……嗨，等一下，我没看清，让我缓一步。这回好些。我是个女人迷，她们喜欢我的无赖特性，你不会相信。你在写信给你妻子，写

她漂亮的眼睛和嘴唇。最近，你知道，我"…，我的兵为什么不能吃它？噢，我知道了。聪明，聪明。好吧，撤回。最近我和一个特别健康漂亮的女人性交。多么醉人的经历，当巨大黑色的^—怎么回事？你这是阴险的一招儿。你该警告对手，这不行。来，让我重走

斩首的邀请

127

最后那一步。啊，是的，一个出色的，富有激情的女人—你知道，我也不是可怜虫，我富有这种弹性—喔！总的说来，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是开玩笑，但认真地说，我打算逐渐让你考虑性的诱惑……不，等一下，我还没决定是否走这步棋。是的，走这步。你什么意思，棋友？怎么回事，棋友？我不能走这儿，我不能走那儿？我哪儿都不能走。等一下，原来在哪？不，是那之前。啊，这就不一样了。粗心大意。好吧，我走这儿。是的，她嘴里夹着红玫瑰，黑色漂亮长袜到这儿，除此外一丝不挂——真不错，真是无有可比……而现在，不是对爱痴迷，而面临的却是阴湿的石头，生锈的铡刀—你知道你面临的是什么。这步我没看见。我要这么走呢？对，好点儿。反正这游戏是我的——你不断犯错误。要是她确实对你不忠怎么办—你不是照样拥抱她？人们向我索求建议而我总是告诉他们：‘先生们，有点创造性，比如说，周围摆满镜子，观看乐事的进程，这最有趣儿了一棒极了！嗨！这可不太棒。我发誓，我本想走到这个方格里，不是那个。这样你就不能……请退回去。我喜欢谈论闲事时抽只雪茄，我也喜欢听她说—没办法，我有

种曲解的倾向一是的，对这一切 说再见真是难以忍受，真是可怕，真是痛苦——再想想其 他人，同样年轻、朝气蓬勃，还将继续工作、工作……啊！我不知你怎么样，要说爱抚，我喜欢我们法国摔跤手所说的‘猛击、你拍一下她的脖子，肉越紧……首先，我可以 吃你的马，其次，我可以简单地把王移走，好吧——走这

儿。不，停，停，我还是想一会儿。你最后一步是哪儿？把

128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它放回去让我想想。胡说，这儿根本没有棋友。在我看来 ——要是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在耍赖：这个棋子 本来在这儿，或在这儿，但不是那儿，我十分肯定。来，放 回去，放回去……’，

好像出于无意，他撞倒了几个棋子，之后，无法控制 自己，嗥叫着把其余棋子搅成一团。辛辛那图斯倚在一只 胳膊肘上，他心事重重地抓弄着一只马，那马好像跳出来 之后再不想回去了。

“我们再玩个别的游戏吧，你不会玩象棋。”皮埃尔烦躁地说。他打开一个彩色版开始玩“鹅”游戏。他抛骰子， 并立即从三跑到二十七——不过之后他又得跑回来，而辛 辛那图斯则从二十二急升至四十六。游戏玩了很长时间。皮 埃尔先生一会儿脸发紫，一会儿跺脚发怒，钻到桌子底下 寻骰子，出来时手捧着骰子发誓说在地上时就是这样子的。

“你为什么发出这种气味？”

辛辛那图斯叹口气问。皮埃尔先生胖乎乎的脸挤出一丝微笑。

"是遗传，"他带着尊严解释道，"脚出点儿汗。我用过明矾，但没什么效果。我得说虽然我从小就染上这种病，虽然大家对我的痛苦表示尊重，但还没有人敢这么不明智地 ^ ^，

"我喘不上气。" 辛辛那图斯说。

129

14

声音更近了，现在声音很急，再用敲打的办法打断它们就不应该了。声音持续的时间超过前夜，辛辛那图斯俯卧在石板上，四肢张开，像中暑一样，沉浸于感官的无声感觉中，他清楚地通过鼓膜看到了秘密通道，那通道随着每次刮擦而加长。他感觉到一好像这样他胸部的隐痛就能解脱一石头怎样正在被敲松，他看着墙，已开始猜测哪里会裂开并砰的一声露出洞口。

13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罗典进来时，那破碎声和沙沙声还隐约可以听到。从罗典后面，埃米冲了进来。她裸露的脚上穿着芭蕾舞鞋，身穿方格裙。她像上次一样躲在桌下，蹲在那里，淡黄色的头发稍卷起，盖在她脸上，膝盖上，甚至脚脖子上。罗典刚一出去她就弹出来，径直走向辛辛那图斯，后者正坐在床上。

她把他掀翻过来，开始在他身上乱爬。她冰凉的手指和滚烫的

胳膊肘挖进他肉里，她露出牙齿，一片绿叶粘在 她的前牙上。

"坐好，"辛辛那图斯说，"我累极了——我一晚没合眼 ^坐好，告诉我……'，

埃米坐立不安地把前额摆在他胸前，她的卷发颤抖着 悬在一侧，露出她裸露的上背，背上有一处凹陷随着她的 肩膀移动，肩膀上覆盖着均匀的金发，好像是对称梳的。

辛辛那图斯抚摸她温暖的头，想把它抬起来。她抓住 他的手指按在自己敏感的双唇上。

"你这舒服的小宠物，"辛辛那图斯昏昏欲睡地说。"好 了，够了。告诉我……，'

但她发出一阵孩子气的吵闹。这个强壮的孩子把辛辛 那图斯向球一样推得滚来滚去。"停下！"辛辛那图斯喊道。"你不感到害臊？"

"明天。"

她突然挤着他盯着他，两眼之间的位置说。"明天我将被处死？" 辛辛那图斯问。

斩首的邀请

131

"不，我将把你救出去。" 埃米忧虑地说（她跨在他身上）。

"那真不错，"辛辛那图斯说，"救星都来了！这本该来得快些^我都快疯了。请下去，你又重又热。" "我们逃走的话你得娶我。" "也许等你大一些，只是我已有一个妻子了。" "又胖又老的一个。"

埃米说。—

她跳下床在屋里跑,像芭蕾舞演员那样快步迈开大步,摇着头发,然后跳起,像飞一样,最后停在一点快速旋转,甩出无数胳膊。

"学校很快就开学了。"她再一次坐在辛辛那图斯腿上说。突然,她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专心于一项事业—她开始抚弄光滑皮肤上纵向的一块痂,痂已快掉了,可以见到粉色嫩疤。辛辛那图斯用关切的眼睛盯着她倾斜的侧像,侧面周边满是阳光。

他感到昏昏欲睡。

"啊,埃米,记住,记住你的承诺。明天!告诉我,你怎么救我?"

"把耳朵给我。"

埃米说。

她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在他的耳边发出一阵热乎乎、湿漉漉、根本无法听清的噪音。"我什么也听不见。"辛辛那图斯说。

13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她不耐烦地把头发从脸上拨到后面,又一次偎倚着他。

"噗……噗……噗,"她发出嗡嗡、吱吱的声音—然后跳开,飞起来~现在停在略微摇荡的高空秋千上,她展开的脚趾踩着锋利的三角木。

"我还是非常指望这件事。"辛辛那图斯昏昏欲睡地说,他慢慢

把潮湿、耳鸣的耳朵贴在枕头上。

他睡着时感觉到她爬到他身上，然后他隐约感觉她或 别人在不断折叠闪亮的织物，拿着四角折起，用手掌抚平， 再折起——有一刻当埃米尖叫着被罗典拖出牢房时他醒了 过来。

然后他觉得自己听见墙后珍贵的声音又小心地开始 ……多危险！毕竟是大白天……但那些声音无法抑制自己， 这么静静地向他走近、走近，而他则害怕卫兵听见，开始 来回走动，跺脚，咳嗽，哼哼，当他心脏狂跳坐在桌旁时， 声音已经停止。

傍晚，按照习惯，皮埃尔先生来了，戴着锦锻无檐便 帽，漫不经心地随便躺在辛辛那图斯床上，点燃一个长海 泡石烟斗（烟斗上刻着一个妖艳女子），在一大团烟雾中用 一只胳膊肘支着身体。

辛辛那图斯坐在桌旁，用力咀嚼剩下的晚餐，从棕色 汁液里挑出李子干。

"今天我脚上扑了粉，"皮埃尔先生快活地说，"所以不 要抱怨也不要评论。让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我们在谈 快感。"

"爱的快感，"皮埃尔先生说，"是通过已知的各种最漂  
斩首的邀请

133

亮、最健康的身体练习得到的。我说4得到'，不过用'提 取，也许更恰当，鉴于我们谈论的快感是系统、连续地从 被动生物的肠子里提取出来的快感。在闲暇时爱的主动者 给观察者留下印象的是他猎鹰般的眼神、快乐的性格和鲜 美的肤色。在观察一下我的滑步。这样我们面前有一种现 象，我们可以用通用词



‘爱，或’性欲的快感，来称呼它。”这时狱长走进来，踮着脚，用手式表明他不希望受到注意。他坐在自己带来的凳子上。皮埃尔用期待的目光盯着他。

“继续，继续，”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悄声说，“我是来倾听的一对不起，等下一我重放一下以便靠在墙上。不过我可累完了，你呢？”

“那是因为你它不习惯，”皮埃尔先生说，“那么允许我继续。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我们在讨论，生活的快感，刚刚从广义上谈到厄洛斯爱神。”

“我知道。”

狱长说。

“我做出以下论断——亲爱的同事，对不起，我要重复说过的话，但我也想让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感到有趣儿。我的论点是，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被判死罪的人最难忘怀的是女人，女人甜美的身体。”

“和月光之诗。”

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扫一眼辛辛那图斯补充说。“不，请不要打断我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要是你有补充，你可以等一会儿。好的一让我继续。除了爱的快感还有

13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别的快感。我现在就一一谈到。可能你不止一次感觉自己 的生活在宜人的春天膨胀，当花蕾鼓起，五颜六色的歌唱 鸟在第一批粘滑的树叶中给坟墓带来生机之时。第一批害羞的花卖弄风

情地从草里向外看，好像他们要引诱富有激情的热爱自然者。他们低语：‘噢，不要，不要折我们，我们生命短促。’在这样的一天胸部膨胀着深呼吸着，鸟儿歌唱着，第一批害羞的叶子出现在第一批树上。一切都快乐，一切都^欣。”

“对四月的完美描述。”

狱长晃动一下下巴说。

“我想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经历，”皮埃尔先生继续说，“而现在，登上断头台时，这种对春天抹不去的记忆会使我们大喊：‘噢，回来吧，回来吧、让我再生活一次。’”，  
^ ‘让我再生活一次，’”皮埃尔先生重复道，就好像在认真参阅一本译文，译文上写满漂亮文字。——

“下面，”皮埃尔先生说，“我们谈精神状态的快感。记得这样的时候吧：在漂亮的展览厅和博物馆里，你突然停下，眼睛无法脱离某个刺激的裸体雕像——用青铜或大理石雕的。对此我们可以称为艺术的快感，它在生活中占重要地位。”

“我敢说是这样。”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用鼻音说，并看一眼辛辛那图斯。

“美食快感，”皮埃尔先生继续说，“看到树枝上悬挂着各种果实；看到屠夫和助手拖着一头猪，那猪嚎叫着像在被屠杀；看到漂亮的平板上一大块白色猪油；看到佐餐酒

斩首的邀请

135

和樱桃白兰地；看到鱼——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我对淡水

鱼特别着迷。”

“我同意。”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赞同地说。“这漂亮的晚宴必须抛弃。许多其他事物也必须被抛弃：欢快音乐，招人爱的小摆设，比如照相机和烟斗，友好的交谈，解脱自己的狂喜”

“这被有些人看作与爱的快感相同，饭后的睡眠，吸烟……还有什么？招人爱的小摆设……对，已说过了”〔译文笔记再次出现〕“快感……这我也说过。总之，各种其它小事……”

“我可以补充点儿吗。”狱长奉承地说，但皮埃尔先生摇摇头。

“不，已经足够了。我想我已在我亲爱的同事面前展现了这么多感觉领域……”，

“我只想就食物方面谈点什么，”狱长低声说，“我想在此有必要说具体些。比如，做汤什么的……好，好，我一句话也不说了。”他警惕地收尾，因为遇到皮埃尔的眼光。

“怎么样，”皮埃尔对辛辛那图斯说，“你对这一切有何评论？”

“我能有什么评论？”辛辛那图斯说，“枯燥乏味，纯属胡言。”

“他可真无可救药。”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说道。“他只是装腔作势，”皮埃尔先生带着不祥的瓷像般的微笑说。“相信我，他有足够感觉能完全理解我所描述的现象之美。”

“……但有些事情却不能理解，”罗得里格，伊万诺维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奇平稳地插话。"他不理解他如果现在诚实地承认他做法上的错误，诚实地承认像你我一样喜欢同样的事物——比如，首道菜要上乌龟汤——他们说好喝极了——就是说，我只是想说如果他诚实地承认并反悔——是的，反悔——这是我的要点——那么他会有遥远的——我不想说希望，但

"我漏说了体操，"皮埃尔先生检查着小册子嘟囔说。

"多遗憾！"

"不，不，你讲得非常好，非常好，"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叹口气说。"不能再好了。你在我心中激起已沉睡多年的愿望。你再待一会儿？还是和我一块走？"

"和你走。他今天真令人扫兴。连看都不看你。你给他天堂，他却生气不说话。我所要求得这么少——一句话，一个点头。噢，没办法。走吧，罗得里格。"

他们走后灯很快灭了，辛辛那图斯在黑暗中转移到床上（望着别人的烟灰而自己却没地方躺下多叫人难受），他通过软骨和椎骨的噼啪作响发泄忧郁情绪，他伸个懒腰，深呼吸，坚持了四分之一分钟还多。也许只是个石匠，在维修。听觉错误：也许一切在极远、极远处进行（他呼出气）。他仰卧着，摇着脚趾，脚趾从毯子下露出来。他把脸一会儿转向不可能的救助者，一会儿转向不可避免的断头台。

灯又亮了。

罗典挠着衬衫下红色的胸毛进来取凳子。他看见要找的东西立即坐在上面，大声咕噜一下，用大手揉着下半部

脸，显然准备要打个盹。“他还没到？”辛辛那图斯问。他立即起身带着凳子走了。啪嗒。黑暗。

也许是因为审判后的一大段时间——两周一已经过去了，也许是因为友好的声音给他带来改变命运的承诺，辛辛那图斯把这一晚的时间花在回顾在城堡中的生活上。不知不觉地接受逻辑的诱惑，不知不觉地（小心，辛辛那图斯！）把所有事物穿成链（这些事物如果不穿在一起还无害），他用意义唤醒无意义，用生命唤醒非生命。现在以黑暗的石头为背景，他允许他的所有通常拜访者在聚光灯下出现——他的想象力还是头一次这样居高临下对待他们。有令人厌烦的小狱友，长着闪光的脸，像辛辛那图斯的内弟那天带来的那只苹果；有烦躁不安、瘦削的律师，从礼服大衣袖子上挽下衬衫袖口；有清醒的图书管理员，以及带着黑色假发，身材臃肿的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还有埃米，玛茜的一大家，罗典，及其他人，看不清的卫兵和士兵——通过唤起他们——也许不相信他们，但还是唤起他们——辛辛那图斯给他们存在的权利，用自己支撑他们，喂养他们。

此外还有「种可能，就是那激动人心的敲打可能随时恢复，这种可能性具有醉人的音乐的效果——结果让辛辛那图斯处于一种奇怪的，颤抖的，危险的状态中——远处

的钟带着越来越明显的狂喜敲打着一——而现在，在黑暗中 那些发光的人影手拉手围成一圈儿——他们慢慢摇向一边 儿，缓步蹒跚围着圈儿走，开始时步伐僵硬、懒散，但后 来变得均匀、自由、飞快，现在他们正坚定地旋转，他们 的头和肩膀的巨大阴影飞速闪过石墙，而那表演不可缺少 的小丑在旋转时腿踢得老高，逗着他那些古板的同伴，在 墙上留下黑色的极其丑陋可怕的之字形腾跃图案。

139

15

早晨安静地过去，但在下午5点左右带着强大破碎声 的噪音又开始了：不管他是谁，他干得很起劲，不顾及体 面地挖掘，但实际上从昨天起他并没前进多少。

突然奇迹出现了：某个内层障碍物坍塌了，现在声音 听起来栩栩如生（在瞬间从后台走向前台一直走到脚灯 处），它们离的不远：就在哪儿，墙后面，墙正像冰一样融 化，随时都会被敲开。

14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然后犯人决定该行动了。

他极度匆忙，颤抖着，但依然尽力控制着自己，站起 来穿上橡胶鞋、亚麻布裤子和他被捕时穿的茄克。

他找到一条手绢，两条手绢，三条手绢（好几条捆在 一起）。为防万一，他往兜里塞了一根绳子，运行李用的木 柄还悬在绳子上面（绳子无法全放进去——尾部悬在兜 外）。

他冲向床，企图抖松枕头然后再盖上毯子使它看上去 像个人。他没这么做，而是冲向桌子想带走他已写完的东西，但走到半途他又改了方向，因为那得意洋洋、疯狂、咚 咚的噪声打乱了他的思路……

他向箭一样直直站着，双手放在裤缝上，这时他的梦想完全实现了。黄色的墙距离地板大约一码之处裂开了一条像闪电一样的缝，随即因里面的压力而爆破，突然爆出一个大口子。

从黑洞里面爬出了皮埃尔先生，满身垃圾，手中拿着 镐，全身灰白，像条肥鱼在垃圾中扭动，发出串串笑声，紧 跟其后爬出了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他以螃蟹的方式让肥胖的后背先爬出来，后背裂了一个口子，露出一块白棉 布，没穿大衣，也是满身碎片，同样欢快地笑着。他们俩 从洞里爬出后坐在地上笑得全身摇晃，从狂笑转到咯咯笑 再转回狂笑。狂笑间歇发出可怜的尖叫，不住地互相推搡， 扑到彼此身上…  
…

"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皮埃尔先生最后勉强说 出话来，把粉笔般苍白的脸转向辛辛那图斯，而他的假发  
斩首的邀请

141

滑稽地吱的一声跳起又落下。

"是我们，"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用不自然的假声说 道并再次开起玩笑，甩起两条软腿，脚上穿着奇形怪状的 鞋套。

"噢！"皮埃尔先生说，他突然安静下来。 他从地上站起来拍打

着手掌回头去看那个洞："我们的 工作量不小，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来，起来，我的好 伙伴，够了。多漂亮的工作！噢，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利 用这漂亮的隧道……允许我邀请你，亲爱的朋友，来和我 喝杯茶。"

"要是你敢碰我……"，辛辛那图斯嘟囔着。白胖胖湿漉漉的皮埃尔先生正站在一侧准备拥抱他把 他推进去，另一边站着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也张开双 臂，裸露肩膀，衣领敞开歪在一边，两个人都攒足力气冲 向他，辛辛那图斯选择了惟一可能的方向，即是他指明的 方向。

皮埃尔先生在后面轻轻推他，帮他爬进洞口。"一起 来。"他对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说，但后者^绝了，推托 着说衣冠不整。

辛辛那图斯全身拉平，眼睛紧闭，四肢着地，皮埃尔 先生爬在后面，墨一般的黑暗带着破碎声和残渣从四面挤 压辛辛那图斯，压在他脊柱上，刺痛他的手掌和双膝。辛

辛那图斯好几次发现自己进了死胡同，但皮埃尔先生会马 上拽他的小腿，领着他退出去，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时不时 地碰到辛辛那图斯的头，碰的他生疼。

14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真是有说不尽的沮丧，要不是后面跟着个喘着粗气 不断冲撞他的同伴，他宁愿就地倒下死去。但他们在黑暗 的窄洞里爬了很长时间后（在一个地方一只红色灯笼从一 侧露出昏暗的光），在挤压、黑暗、憋闷之后，终于有一处



淡淡的光亮出现在远处——转个弯，终于到了出口。  
辛辛那图斯笨拙、温顺地来到皮埃尔先生阳光充沛的牢里，落到了石头地上。

"欢迎。"他的主人跟在后面爬出来说。他迅速拿出一把衣刷熟练地为眨着眼的辛辛那图斯打扫，在敏感部位他有意手下留情。

他一边扫一边弯下腰，好像在捞东西似的围着辛辛那图斯转，而辛辛那图斯则静静地站着，一个简单的想法使他惊呆了，不是因为这想法惊呆了，而是为自己才想到这一点而惊呆了。

"如果你允许，我要换衣服。"

皮埃尔先生说着脱下满身灰尘的毛衣。他假装随意地屈起胳膊，看一眼自己青筋暴起的二头肌，同时全身上下散发出特有的臭味。在他左乳头处有一处极富想象力的纹身刺花——两片绿叶——这样乳头看上去就像玫瑰花蕾（由杏仁蛋白糊和蜜糖当归制成）。

"请坐，"他穿上一件阿拉伯式花饰的长袍说。"我就这些东西，但这儿是我的。你看，我的住处和你的完全一样。只是我保持房屋干净并注意装饰……我尽力装饰屋子。"（他略喘粗气，好像控制不住兴奋）

墙上的挂历画着日落时分的城堡，这幅水彩画显示出  
斩首的邀请

一个百衲被铺在床上。床上用图钉钉着淫秽照片和皮埃尔先生的正式照片，此外还有一把带褶的纸扇露出扇面。桌上摆着一本鳄鱼皮相册，一块精制旅行表闪着光，一只印有德国风景的瓷瓶里插着十几个丝绒圆三色堇。牢房一角有一只大箱子好像装着乐器。

"我在这里接待你特别高兴。"皮埃尔先生来回踱着步说，一次次穿过斜射进来的一束阳光，阳光里灰尘飞舞。"我感觉过去的一周里我们变成十分亲密的朋友了，相处极融洽，极温馨，这真难得。我看出你很想知道里面是什么。让我（他喘过气来、让我说完然后我给你看……'，

"我们的友谊，"皮埃尔先生继续走着微喘着气说，"是在温室般的监狱环境里孕育出来的，这里到处都是同样的危险同样的希望。我想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当然我比你妻子更亲近你。因此当你对其他人士表示憎恨和冷漠时我感到特别痛苦……比如刚才，我们那么欢快地去看你，而你对我们送给你的惊喜表现得那么无动于衷，并以此来羞辱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他那么友善，那么出力地参与这项活动一别忘了他已不年轻了，还有许多自己的烦恼。不，我现在不想谈这个……我只想说你最微妙的感情也逃不过我，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你的指控很不公平……对我来说你是透明的，比如一请原谅这种复杂的比喻一脸色绯红的新娘在经验丰富的新郎眼里是透明的一样。我不知怎么了，呼吸有点困难一原谅我，一会儿就好。如果我已对你做了如此深入的研究，并且一为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什么要保密呢？——我已喜欢上，非常喜欢上你了，那么 你也一定想了解我，想习惯我——不止这些，想依赖我，正 像我想依赖你一样。为了获得这种友谊——这是我的第 一个任务，而在我看来我完成的很成功，很成功。现在我们要喝茶。我真不能理解他们怎么还没把茶拿来。”

他捶着胸坐在辛辛那图斯对面的桌旁，但立刻又站起来。他从枕头底下取出一个摩洛哥皮夹，从皮夹里拿出一个油鞣革鞘，又从鞘里取出一把钥匙，走到放在一角的大箱子前。

“我看出你对我的整洁很惊异。”他又说着，一边小心地支起箱子，箱子又沉重又笨大。

“你看，整洁装饰单身汉的孤独生活，这样他可以向自己证明……，’他打开箱子，箱里黑色絨布上放着一把宽而亮的斧头。

“……向自己证明他确实有个干净的小窝儿……一个小窝儿，”皮埃尔先生继续说着锁上箱子，把箱子靠在墙上，自己也靠着，”一个他应该有，自己建造，用自己的温暖装饰的小窝儿……总之，这里有个重要的哲学论题，但我看出你和我一样现在都没有心情谈论哲学论题。你猜怎么着？我的建议是：我们以后再喝茶，而现在你回到你的住处躺一会儿——对，去吧。我们都年轻^你不能再耽搁在这儿了。明天他们会向你解释，但现在走吧。我也很兴奋，我 也有点儿控制不住自己，你必须理解这点……，’

辛辛那图斯静静地摸索着锁着的门。

"不，不一一你用我们的隧道。我们这工作不是白干的。

斩首的邀请

145

爬进去，爬进去。我把洞口挡了起来，要不然不好看。去 吧…

…，，

"我自己来。" 辛辛那图斯说。

他爬进黑洞，膝盖又被碰#生疼，四肢着地，越来越 深地爬入狭窄的黑暗之中。皮埃尔先生在他身后喊了些有 关茶的什么话，然后显然是拉上了帘子，因为辛辛那图斯 立即感到与明亮牢房的联系切断了。

辛辛那图斯盲目地穿过蜿蜒的通道，困难地呼吸，不 时碰上障碍物——并不十分恐惧等着隧道随时倒塌。他碰 到死胡同，像有耐心的动物那样退回去，然后摸索着继续 爬。

他急切地想躺在什么软东西上，哪怕只是他的床，把 脑袋盖上，什么也不想。

返回的旅程拖了很长时间，因此他开始缩着肩膀在死 胡同所允许的条件下尽快爬。挤压使他摇摇晃晃，他正准 备停下，仰面躺下，想象自己躺在床上就这么睡去，这时 他爬着的地面开始顺坡而下，他看到眼前一处微红的裂口， 感到一阵潮湿和霉气袭来，好像他正从城堡的肠子里爬进

一个天然山洞。在低悬的棚顶下，身体卷起的蝙蝠像起皱 的水果悬在那里等待信号，用爪子抓着上面，头垂下。

一道阳光照射进来，随着一阵清新的傍晚空气，辛辛 那图斯从

一个裂口爬到了自由天地。

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长满草皮的斜坡上。许多这样的 斜坡像黑绿色波浪荡漾在岩石和城堡的护城墙上。起初他

146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因自由、高纬度和广阔的空间而晕眩，紧紧抓住潮湿的草 皮，注意到燕子用黑色的剪刀剪断多彩的天空时发出的大 声叫喊。

落日的余辉染遍半个天空，他脑后是立陡的城堡，他 刚刚从那里像一滴水一样参出来，他脚下是悬崖和发出红 花草气味的雾。

他恢复了呼吸，适应了让他眩晕的亮度，适应了身体 的颤抖以及来自远方涌在心里的自由。他后背贴在岩石上， 欣赏着那雾蒙蒙的风景。

遥远下方黄昏的薄雾里，他几乎看不清桥的拱形。远 处，那边是模糊的蓝色城市，城市窗口像带着余烬的木炭， 或者反射着落日的余辉或者燃起了自己的灯火，他可以看 出大街上那一串明亮的珠子似的街灯一街道的尽头有一 段明显的拱起。城市以远，一片灰暗，一切都模糊、融化 了。

在看不见的花园上方，在玫瑰色的天空中飘着一串半 透明的火红云彩，长长的紫色河岸两边是火红的峡谷^ 辛辛那图斯看着 远处橡树覆盖的山慢慢变成阴影。

他陶醉了，疲软地在粗草皮上滑了一下然后控制住平 衡。他开

始向下走，但埃米突然从防御土墙的黑色刺藤里飞出来，飞向他，她的脸和腿被落日涂成粉色，她紧紧握着他的手拖着他走。

她的行动中流露出兴奋、狂喜和匆忙。

"我们去哪儿？下面？"

辛辛那图斯结结巴巴地问，不耐烦地发出干笑。她迅

斩首的邀请

147

速带着他沿着城堡的墙跑。墙里露出一扇绿色小门。楼梯不被察觉地出现在脚下。又一扇门吱嘎作响，那里是昏暗通道，通道里放着几个箱子、一个衣柜和一个靠在墙上的梯子，有一股煤油味儿，很显然他们从后门走进了狱长的住处，因为现在埃米领着他〔已心不在焉地放开他的手〕走进一个餐厅，他们正在餐厅里一张明亮的椭圆形桌旁坐着

喝茶。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的餐巾绰绰有余地围在胸前，他的妻子一一消瘦，长着雀斑和白色睫毛一正把椒盐卷饼递给皮埃尔先生，后者穿着俄罗斯衬衫，衬衫上绣着公鸡图案。俄式茶具旁有一只篮子，里面放着彩色毛线球和闪亮的织针。一个尖鼻子干瘪丑老太婆弓身坐在桌尾，带着头巾式女帽，披一条黑绿色围巾。

狱长看到辛辛那图斯后目瞪口呆，嘴角流出汁液。

"呸！你这淘孩子！"狱长的妻子略带德国口音对埃米说。

正在搅动茶水的皮埃尔先生假装尊敬地取下眼镜。"这出闹剧

是什么意思？"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嘴里

淌着柠檬汁说。"更不要说这违反规定！"

"随他们吧，"皮埃尔先生垂着眼睛说。"毕竟他们都是孩子。"

"她假期到头了，想搞一出恶作剧。"狱长的妻子插话说。

埃米坐在桌旁，故意把椅子弄得吱嘎作响，烦躁不安地舔着嘴唇，已把辛辛那图斯彻底忘到脑后，开始把糖（糖立即变成桔色）抹在一片瓜上，然后她不顾一切地咬着，

14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抓着瓜的两头（瓜已快触及她的耳边），同时用胳膊肘拐着她的邻座。

她的邻座继续抿茶，用第二和第三个手指夹着勺子，但左手不引人注目地伸到桌下，"哎呦！"埃米尖叫着蹦起来，但嘴还咬着瓜。^

"先坐在那儿。"狱长用水果刀指着一把带椅背套的绿椅子对辛辛那图斯说，那把椅子立在窗帘附近的粉红色暗光里。

"我们吃完后我带你回去。我说坐下。你怎么回事？你什么毛病？真笨死了。"

皮埃尔先生靠近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红着脸对他说了点什么。

后者的喉咙发出惯有的雷鸣声。

"噢，祝贺，祝贺，"他强压着声音说。"这真是好消息——你该马上通知他——我们都……，，他扫了一眼辛辛那图斯准备作出正式的^

"别，先别，我的朋友，别让我尴尬。"皮埃尔先生拽着他的袖子咕嚕道。

"不过，你不会拒绝再来一杯茶，"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开玩笑地说，然后经过一阵深思和大声咀嚼后他对辛辛那图斯说：

"嗨，你，你也可以看看相册。孩子，把相册给他。因为她（用刀指着）要回学校，我们亲爱的客人给他制作了——给他制作了^对不起，罗依塔，彼得罗维奇，我忘了你把它叫什么。"

斩首的邀请

149

"照片占卦。"皮埃尔先生谦虚地说。"我把柠檬放进去了？"狱长的妻子问。

悬着的煤油灯照不到餐厅的后面（那里只闪着一只摆锤，一闪一闪地读着秒数、只是小心地把家庭的光铺到桌子上，桌子上已是一片茶水仪式的叮当声。

150

16

让我们平静下来。

蜘蛛已用强有力的前爪吸干一只小蛾和三只苍蝇，但仍然还饿，眼睛不停扫着门。让我们平静下来。辛辛那图斯满身碎布



片和擦伤。

平静。

什么也没发生过。

斩首的邀请

151

昨晚他们把他带回牢房时，一名雇员正忙着往新的洞口抹灰泥。那地方现在只是比别处的油漆更厚一些，洞口 显得更圆一些，他一见到墙就有种窒息感。那墙重又变得 又聋又瞎，无法穿透了。

前一天留下的另一痕迹是他心不在焉顺手拿起的那本 鳄鱼皮相册，相册上印着巨大银灰色姓名首字母：那是足 智多谋的皮埃尔先生编辑的单本照片占卦，即描述一个人 整个生命自然过程的一系列照片。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是这样：埃米近期拍的大量照片 加上别人的快照——为了获得服装、家具及环境效果——以便勾画出她未来生活的特点。这些轮廓分明，乍看起来 很真实的照片连续出现在镀金薄纸板的透明多角纸窗内，

首先是她现在的样子；然后是十四岁，手里拿着公文包；然后是十六岁，穿着紧身衣和短裙，背后长出两只朦胧的翅膀，随便坐在桌旁，在一群浪荡公子中间端起一高脚杯葡萄酒；然后是十八岁，衣着荡妇式的服装，站在瀑布旁边的栏杆旁；然后……噢，有许多背景和姿势，直至最后一 张，水平的画面。

通过修正及其它摄影手段，埃米的脸实现了逐步的变化过程（顺便提一下，那魔术师骗子使用了她母亲的照片），但细看后

，就会看出这时间的把戏露出许多令人反感的马脚。正走向舞台，穿着皮衣，怀里捧着鲜花的埃米，四肢却不像跳过舞的样子；而下一张快照中，她已披上新娘的头饰，但她旁边又高又瘦的新郎却长着皮埃尔先生的小 胖脸儿。三十岁时她脸有了像皱纹一样的东西，这些皱纹

152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是毫无意义，毫无生命地画上去的，根本没有对皱纹的真实意义有所了解，在专家看来很是荒唐，就像有人在摇动树枝以期获得与哑语相同的效果。四十岁时埃米已经垂死——这里让我对你时序上的错误表示祝贺——她死时的脸 根本不能被看作是死时的脸！

罗典把这相册带走，咕噜着说这位小姐就要离开，当他再出现时他觉得有必要声明小姐已经走了：

〔叹息〕"走了，走了……，"（对蜘蛛）"够了，你吃得够多了……"，（摊开手掌）"我没什么可给你了。" ^又对辛 辛那图斯）"这儿没有我们的小女儿会很枯燥，真枯燥…… 她是那样的飞来飞去，她奏出的音乐多II呀，我们宠坏的小宝贝儿，我们的金花朵"〈暂停。然后，用另一种语气〉"怎么回事，亲爱的先生。你为什么不再问那些难以对付的问题？嗯？是这样，是这。"罗典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自己，然后得体地退出。

晚饭后，皮埃尔先生走进来：很正式，已不再穿狱服 而是穿着丝绒茄克，煞有介事地打着蝶形领结，穿一双高跟、发出讨好性的吱嘎声的新皮靴，靴上是光洁的双腿（这使他有点像戏剧

中的木头人、他身后跟着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恭敬地让皮埃尔先生先走，先说，先做一切）和夹着文件包的律师。这三位坐在桌旁的柳条椅子（从会客室拿来的）上，而辛辛那图斯则在牢里走来走去，正与令人羞耻的恐惧做斗争，但他马上也坐下来。

律师有点儿手忙脚乱地（但那是经过演习的习惯性的  
斩首的邀请

153.

手忙脚乱）摆弄着文件夹，猛拉开它的黑盖子，把它一头支在膝盖上，一头放在桌子上——文件夹来回摆动着——取出一大本活页纸，锁上——其实是按上一文件夹，文件夹过于顺从关得过猛错过了按钮；他正想把它放到桌下但改变了主意，把它铃到地上靠着的一条椅子腿上（文件夹像个醉汉一样倚在那里、然后他从翻领上取下一支搪瓷铅笔，从后面翻开本子，开始旁若无人用均匀的字体覆盖那些活页纸，但这种旁若无人更说明了铅笔的快速移动与今天会议的关系。

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坐在安乐椅上，略微后仰，结实的后背压得椅子吱嘎作响，他一只微紫的手放在扶手上，另一只手则插进礼服的大衣前胸。他不时拉一下松弛的脸颊以及土耳其软糖一样的下巴，好像是要把它们从什么黏性的东西上揪下来。

皮埃尔先生坐在中央，从细颈水瓶中给自己倒了杯水，然后习惯地双手交织小心地放到桌上（小手指上闪着人造蓝宝石）。

他垂下眼十秒钟虔诚地思考着应该怎样开始讲话。

"亲爱的先生们，"皮埃尔先生终于垂着眼睛高声说，"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允许我用简练的语言总结一下我的成就。"

"开始吧，我们求您。"狱长洪亮地说，同时用力把椅子扭的吱嘎作响。

"你们诸位先生，当然了解我们职业传统对神秘化的要求。要是我一开始就把身份暴露出来并向辛辛那图斯伸出

154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友谊之手，那结果会怎样呢？先生们，这当然会让他反抗，让他恐惧，让他拒绝简言之，我就会犯下一个大错。"演讲者从杯子中抿一口水然后小心地把杯子放到一边儿。

他眨着睫毛继续说："我不必解释为了获得我们共同事业的成功，制造一种温暖的同志情谊气氛是多么重要，这种同志情谊通过耐心和友善终于逐渐地在受刑者和行刑者之间建立起来了。回想起过去的那些艰难的日子令人不寒而栗，那时候两个人根本彼此不认识，彼此陌生，但被无情的法律联系在一起，在最后的圣事中才面对面相遇。这

一切都被时间改变了，正如野蛮的婚礼（其实表明了人类的牺牲）——那顺从的处女被父母拖进陌生者的生活——也随时间被改变一样。"

（辛辛那图斯在兜里找到一块锡纸包的巧克力开始揉捏）

"先生们，为了与死刑犯建立最友谊的关系，我搬进了 像他这样灰暗的牢房，伪装成囚犯，要不是比他还像，至少也与他一样像囚犯。我天真的欺骗只能成功，因此我根本不能悔恨，但我不想让我们的友谊被哪怕是最少的苦涩 所毒害。虽然现在有旁人在场，虽然我知道自己绝对正确，我还是请求"（他把手伸给辛辛那图斯）"你的原谅。"

"是的，您真机智。"狱长低声说，同时炽热的青蛙眼睛湿润了。他取出一条折叠的手帕打算擦拭突突跳的眼皮，但想了一下决定不这样做，而是把严肃、期待的眼光投到 辛辛那图斯身上。

## 斩首的邀请

155

律师也看了他一眼，但只是一扫而过，随之静静地动着嘴唇，这嘴唇看上去也和他的书法相似，就是说，他虽然纸上停止了书写，但思路并未打断，正准备马上继续工作。

"你的手！"狱长吼道。他猛地拍打桌子结果用力过大 伤了拇指。

"算了，要是他不愿意别强迫他。"皮埃尔先生温柔地说，"毕竟只是一种形式，我们继续吧。"

"噢，公正的人，"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颤声说，同时把热吻一样温存的眼光投向皮埃尔先生。

"我们继续，"皮埃尔先生说。"这个时期内我成功地与 我的邻居建立了亲密友谊。我们度过了……'，

辛辛那图斯向桌下望了一眼。

皮埃尔先生不知为什么失去了镇定，开始坐立不安并 向下扫一眼。 ~

狱长掀起油布一角也向下望，然后置疑地望着辛辛那图斯。

律师也向下潜身，然后四下望着大家，又继续写下去。 辛辛那图斯直起身〔没什么大不了一一他的锡纸团掉了）。

"我们度过了，"皮埃尔先生用受到伤害的口气说，"漫长的夜晚，一同交谈，玩游戏，做各种各样有趣儿的活动。我们像孩子一样较劲儿。我，可怜、虚弱的小皮埃尔先生，自然，噢，自然，不是我强大的同龄人的对手。我们谈论一切一一比如性和其他崇高的话题，小时像分钟一样飞过，

15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分钟像小时一样充实。有时，在平静的沉默中……^

这时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突然窃笑了。"绝了，'自然、"他轻声说，对笑话理解得晚了些。

^……有时，在平静的沉默中，我们并肩坐着，几乎是相互拥着，彼此想着各自的光辉思想，我们的思想像河一样汇流一起，然后我们开口说话。我与他分享我的浪漫，教他下棋的艺术，用适时的韵事逗他开心。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现在结果呈现在你们面前。我们逐渐彼此爱上对方，而辛辛那图斯的灵魂就像他的脖子一样为我所理解。这样登

上绯红台阶的他将不是一个不熟悉的、可怕的陌生人，而是一位贴心的朋友，他将会毫无恐惧地向我低头——永远——至死。让公众的意愿得以实现】”（他起身，狱长也起身，忙着书写的律师只微微欠起身）。

“那么，现在，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我要求你正式宣布我的身份把我介绍给他。”

狱长匆忙戴上眼镜，对照一个纸条，然后用麦克风似的声音对辛辛那图斯说：

“好的一一这是皮埃尔先生。简言之——行刑官……我 很荣幸。”他补充说，脸上带着受宠若惊的表情跌坐到椅子上。

“噢，你做得不怎么样，”皮埃尔先生不高兴地说。“毕竟有官方程序，应该照办。我当然不是爱卖弄的人，但在这重要的时刻……你没必要把手放在胸前，你会把事情弄坏的，朋友。不，不，坐着吧，够了。现在我们继续吧。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议程在哪儿？”

斩首的邀请

157

“我给你了，”律师口齿伶俐地说，“但是……”他开始 在文件夹里翻找。

“我找^了，别麻烦了，”皮埃尔先生说，“这样……行刑后天进行……在激情广场。他们选的地点真棒……好！”（继续读，咕噜着自言自语）“允许成人参加……马戏团捐赠的木桩将被剪裁……好的，等，等，等……行刑官穿红色马

裤……这是胡扯——他们做得过分了，通常……，'（对 辛辛那图斯）"那么，后天。你明白吗？而明天我们的伟大 风俗要求你和我必须去拜见城市市长——我想你有份名单，对不，罗德里格，伊万诺维奇？"

罗德里格，伊万诺维奇开始拍打棉垫般身体的各个部位，同时滚动着眼睛，还不知道为什么站了起来。最后名单找到了。

；  
"好的，"皮埃尔先生说，"加到你的档案里，罗曼<sup>^</sup>维沙里奥诺维奇。我想就这样了。啊，按照法律，地板属于 …<sup>^</sup>

，，  
"噢，噢，"罗德里格，伊万诺维奇匆忙打断他。"毕竟，那是条很旧的法律。"

"按照法律，"皮埃尔先生转向辛辛那图斯坚定地重复道，"地板是你的。"

"诚实的人！"

狱长摇着肉冻下巴用爆破性的声音说。接下来是沉默。

律师写得飞快，飞舞的铅笔刺痛眼睛。

"我等一分钟，"皮埃尔先生把一块厚厚的手表放到律

15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师面前说。"律师痉挛地吸了口气拿起厚厚的一叠纸。一分钟过去了。

"会议结束，"皮埃尔先生说。"我们走，先生们。罗曼，维沙里奥诺维奇，你在油印之前会让我看一遍记录，是不是？不，



过一会儿吧，现在我眼睛累了。”

“我必须承认，”狱长说，“我有时不由自主地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不再使用那套……”，在门道里他附在皮埃尔的耳朵上。

“你在说什么？”律师嫉妒地问。狱长也悄声对他说了  
一遍。

“对，你说得对，”律师赞同道。“不过，法律也可以绕行。比如，我们可以把喀嚓延长至几次……”，

“喂，喂，”皮埃尔先生说，“够了，你们这些小丑。我从不留痕迹。”

“不，我们只是从理论上说，”狱长讨人喜欢地微笑着说，“只是在过去，可以合法使用——”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声音淡在远处。

但几乎是同时，另一位客人也来拜访辛辛那图斯——图书管理员，他是来取书的。他的长脸灰白，秃顶四周围着一圈脏兮兮的黑发，极长的上身颤抖着缩在毛衣里，长腿则躲在短裤中——这一切给人一种奇怪的忧郁表情，好像这个人被压扁拉平了。但在辛辛那图斯看来，在书籍灰尘作用下，有种人性寄托在图书管理员身上。

“你一定已经听说了，”辛辛那图斯说，“后天是我的终 日。我不再要书了。”

斩首的邀请

159

“你不会要了。”图书管理员说。辛辛那图斯继续说——

“我想吐出一些有毒的真理。你有时间吗？我想现在说，趁我准

确知道……那使我沮丧的无知是多么令人愉快…… 不再要书了……，

"你想读点儿上帝的书吗？"图书管理员建议道。

"不，别麻烦。我不想读。"

"有些人想。"

图书管理员说。

"是的，我知道，但真的，不值得。" "为了最后一晚。"

图书管理员困难地说完自己的想法^。

"你今天很健谈，，，辛辛那图斯微笑着说。"不，都拿走。 我没能读完！噢，对了，顺便说一下，这本是错拿给我的……这些小册子……阿拉伯语，是不是？……不幸的是我 没来得及学习东方语言。" "可惜，"图书管理员说。

"没关系，我的心会弥补它。等一下，先别走。虽然我知道你只是外面包着层人皮，但……我很满意……后天 ——，

，  
但图书管理员颤抖着出去了。

160

17

行刑前夜，按照传统，行刑的被动者和主动者一起对 每位主要官员作简短告别，但为了节省时间，决定哪些人 该集中到副市长乡下的寓所（市长本人，即副市长的侄子， 正在另一城市拜访朋友），于是辛辛那图斯和皮埃尔先生只 得去拜访一下副市长，顺便吃一顿便餐。

夜很黑，刮着热风，他们披着同样的斗篷，由六名拿

着戟和灯笼的士兵护送，步行走过大桥，走入熟睡中的城  
斩首的邀请

161

市，避开大道，爬上沙沙作响的花园中的一条燧石道。  
（在此之前，辛辛那图斯在桥上回过头，把脑袋从斗篷  
中露出：蓝色、复杂、许多塔组成的城堡的巨大外形立在  
灰色空中，空中杏黄色的月亮藏在云里。墙上的空气因蝙  
蝠而闪烁波动。“你答应过……”皮埃尔先生轻轻捏一下他  
的胳膊肘轻声说。辛辛那图斯重新把斗篷蒙到头上。）

这支夜行队本来应该给人一种悲哀、无忧无虑、唱着  
歌哼着曲儿的印象——但除了印象之魂还有什么可以称作  
平静、冥想呢？实际上这只队伍模模糊糊毫无意义地一闪  
而过，这只有在熟悉的环境中，当白天里多彩多姿的细节 在黑  
夜里被黑色统一体替代时才能发生。

在灰暗、狭长的小路尽头（小路上砾石嘎吱作响，有 一股杜松  
味儿）突然出现一个点着舞台灯的走廊，走廊四 周是白色柱子  
，三角墙上有雕带，旁边坛子里有月桂。辛 辛那图斯和皮埃尔  
先生在前厅基本没停留（前厅的仆人们 像天堂里的鸟一样飞来  
飞去，往黑白相间的花园上撒羽 毛）。他们走近挤满嗡嗡作响  
的客人的大厅。

大家都在这儿。

在这里可以通过独具风格的一大堆头发立即辨认出城 市喷泉的  
看守人，在这里电报总管制服上的金牌闪闪发光，  
在这里长着可恶鼻子的物资部长脸色红润，这里有起了意 大利

名子的驯狮员，有令人敬重的聋法官，有拿着漆皮鞋 的公园总管，还有一大群长着讨厌嘴脸，庄重、可敬、灰 发的人。除了算作区校长（肥胖的老女人，穿着剪成男人

样式的礼服大衣，长着大胖脸，光滑的发型像钢材一样发

162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亮）的那位外，没有女人在场。

有人在镶木细木地板上滑了一下，引起一阵哄笑。一 个枝形吊灯吊着一根蜡烛。有人在一口小棺材上放了一束 花（那棺材是摆在那儿展览的）。皮埃尔先生与辛辛那图斯 分开站着，正暗示他的被托管人注意到了这些现象。

但就在这时，长着山羊胡子的黝黑男主人拍起了手。门 被推开，所有人走进餐厅。皮埃尔先生和辛辛那图斯并肩 坐在眩目的桌子前面位置。

大家都开始注视这对人（二人穿着完全相同的茄克），起初眼光有所收敛，但不久露出善意的好奇心——有些人 则最后变得含情脉脉、鬼鬼祟祟。随之皮埃尔先生微微一 笑开始讲话，而客人的眼神则越来越公开地转向他和辛辛 那图斯，后者正不慌不忙、坚持不懈、专心致志地一好 像在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一样一把他的鱼刀放在不同的 位置：一会儿放到盐瓶上，一会儿放在叉子的弯曲处，一 会儿靠在细长的水晶花瓶上（花瓶里有朵白玫瑰特别装饰 着他的位置）。

那些男仆——从城镇招募来的最精明的纨绔子弟——是城镇华而不实青年的最佳代表：欢快地端上食物（有

时甚至端着盘子跨过桌子），而每个人都注意51 了皮埃尔先生对辛辛那图斯的礼貌性关心，他交谈时的微笑表情会突然变作严肃，同时小心地把一小块佳肴放进辛辛那图斯的 盘中，然后，他干净的粉脸上恢复先前玩笑的表情继续他 风趣的谈话（听众是全桌人）一之后突然略倾身子，抓 起船形肉卤盘和胡椒瓶，用询问的眼光扫一眼辛辛那图斯，

斩首的邀请

163

但后者一点食物也未碰，而是继续默默地、全神贯注地、坚 持不懈地摆弄着刀子。

"你的话，"皮埃尔快活地转向交通主管说，后者刚刚 成功地插进一句话，正愉快地期盼焕发才智的回答，"你的 话让我想起那段著名的西波克拉底誓言。， '

"讲讲吧，我们不知道这段韵事，一定给讲讲。"大家 从柱子四周请求他。

"我顺从你们的意愿。" 皮埃尔先生说。

"一位妇科医生接待了这位……， '

"对不住，噢，打断一下，"驯狮员（灰发、八字须，胸 前挂一深红绶带）说，"但是这位绅士是否肯定这段韵事对 ……的耳朵有益？"

他用眼睛强调地朝辛辛那图斯暗示。

"当然，当然，"皮埃尔先生坚定地回答，"在……的面 前我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不适当之处。如我所说，一位妇 科医生接待了这位老太太"（皮埃尔先生略噘出下嘴唇）。"她说，'我得

了重病，我恐怕得死在这病上。，‘什么症状？’，医生问。‘噢，大夫，我的头摇晃……’，，皮埃尔先生模仿老太太咕嘟着，摇晃着。

客人们狂声大笑。

在桌子另一头那位耳聋大法官脸痛苦地扭曲着，好像呆笑一样，正把潮湿的大耳朵伸到自私地狂笑不止的邻桌前，拽着邻桌的袖子，请求他重复皮埃尔先生讲过的故事，而皮埃尔先生则急切地巡视全桌，检查自己所讲这段韵事

16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效果，而且直等到有人满足了法官的好奇心之后，皮埃尔先生才最后感到满意了。

“你的格言”生活是个医学秘密，，，‘喷泉管理员说，同时喷出大量口水以至嘴角形成一道彩虹，’可以正好应用到我秘书家发生的一件事上。你能不能想象……，’

“噢，我的小辛辛那图斯，你害怕吗？”其中一位光彩夺目的仆人一边给辛辛那图斯倒葡萄酒一边说。辛辛那图斯抬头看一眼，是他那位爱打趣的内弟。“害怕，是不是？来，喝杯临行酒。

”

“你在那儿干什么？”

皮埃尔先生把唠叨者拽过来冷冷地说，后者马上走开，开始弯着腰为下位客人倒酒。

“先生们，”主人大声说，同时端着玻璃杯（杯子与他僵硬的前胸相齐，里面装有冰镇黄色饮料）站起来，“我建议这杯酒为

....., '

"苦，苦，加个甜吻，"一个刚当过男傣相的人提议道，其他客人随声附和。

"让我们，"…兄弟会……我求你——"皮埃尔先生用变了腔的声音对辛辛那图斯说，满脸恳求的扭曲表情，"不要拒绝我这个要求，我求你，这是惯例，惯例……'，

辛辛那图斯正摆弄潮湿卷曲的白玫瑰花瓣，这花瓣是他无意中从倒扣过来的花瓶里揪出来的。

^……我有权利，最后，要求。"

皮埃尔先生发狂地低声说。突然他大笑一声，把一滴葡萄酒从他杯里倒到辛辛那图斯头上，然后也洒向自己。

斩首的邀请

165

四周传来"好啊"的欢呼声，邻桌互相望着，以哑剧形式表达各自的惊喜，坚硬的杯子放在一起，顶着风前进的一艘银船上盛着灰蓝色葡萄，葡萄枝上闪着小孩脑袋般大的苹果，桌子上一座座石山倾斜起来，多枝的枝形吊灯

在天花板上游动，留着泪，溢着喜色，毫无希望地寻找着陆地。

"我太动情了，太动情了。"人们轮流走向皮埃尔先生向他祝贺时他说。

他们来祝贺时，有人绊倒了，有人唱起了歌儿。城市消防员的长老丢人地醉了，两个仆人想偷偷摸摸把他拖走，但他像蜥蜴脱尾一样挣脱了燕尾，留下了。那位管理学校的可敬妇女脸上

斑斑红润，正无声而坚定地保护自己脱身——物资部长正用胡萝卜一样的手指瞄准她，好像要刺穿她或饶痒她，嘴里不住地说：“嘻嘻嘻！”

“朋友们，我们去大阳台。”主人宣布道，随之玛茜的弟弟及已故医生赛聂克夫的儿子拉开带着木质圈的帷幕。涂色灯笼摇晃的灯光下露出一个石头阳台，四周是瓶形滚柱栏杆，栏杆之间露出沙漏形的黑夜。

酒足饭饱的客人们肚子咯咯叫着坐在低扶椅上。有些倚在柱子上，有些倚在栏杆上。辛辛那图斯也站在栏杆旁，手里揉着一支成团的香烟，在他旁边，脸不朝着他，但不时用后背或侧面撞击他的是皮埃尔。皮埃尔正在听众的欢呼声中说：

“摄影和钓鱼——这是我的两个主要爱好。可能你们会觉得奇怪，但对我来说名誉和荣耀与乡村的宁静比起来微

16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不足道。我看见你在表示怀疑地微笑，亲爱的先生”（他顺便对一位客人说，那位客人马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但我向你们起誓事实就是如此，我从不凭空起誓。对自然的热爱是我父亲传给我的，他也从不说谎。当然，你们许多人记得他并能证实这一点，甚至在必要时能以书面形式证明。”

辛辛那图斯站在栏杆旁边注视着模糊的远方。而就在这时，黑色好像是应邀变淡了些，已爬得很高的月亮欣喜地从黑云后面滑出来，照亮了灌木，让自己的光滴进池塘。

辛辛那图斯的灵魂突然跳动一下，他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塔玛拉



花园深处，这花园在他记忆里是这样清晰又是这样难以接近。他意识到他与玛茜在此处漫游过无数次，无数次 从他现在所在的房子前走过，那时在他看来这是一座白色 别墅，窗子用木板封着，透过树叶闪闪发光……现在他用 不懈的目光注视着周围，轻易地从熟悉的草坪上除去昏暗 的面纱，除去多余的月光，以便恢复它们记忆中的模样。他 恢复了被黑夜弄脏的图画后，看到了往日的树林、小路、小 溪……在远处，紧贴着微亮的天空，迷人的小山静立着，发 出蓝色的光重叠在昏暗中…… 一

"门廊，月亮的火把，和他，和她。"

皮埃尔先生笑着对辛辛那图斯背诵道。

辛辛那图斯注意到所有人都用温柔、同情的目光注 视着他。

"欣赏风景?"公园管理员手合在背后用信任的态度对 他说。

斩首的邀请

167

"你……，'他突然停下，好像有点尴尬，转向皮埃尔先 生："

对不起……您允许我吗? 毕竟你没介绍我……'，

"请，请，你不必求我允许。"皮埃尔先生客气地回答， 同时碰一下辛辛那图斯的胳膊肘低声说，"这位先生想和你 闲聊一会儿，我亲爱的。"

公园管理员捂着嘴清了清嗓子后重复道："风景……欣 赏风景? 现在你看不清多少。但你等着，等到正好午夜一 我们的总工程师这样向我保证过……尼克塔，卢克奇，过 来，尼克塔^卢克奇!"

"来了。"尼克塔·卢克奇用轻松活泼的鼻音答道。他顺从地走过来，年轻、鲜嫩的脸（脸上留着淡淡八字须）一会儿转向这位，一会儿转向那位，把手舒服地一只搭在公园管理员肩上，一只搭在皮埃尔先生肩上。

"我正告诉他，尼克塔，卢克奇，你答应过，准时在午夜，为了庆祝……'，

"那当然，"总工程师打断他的话，"我们的意外之喜不会出错。别担心。对了，几点了，伙计们？"

他从两人肩上卸下大手的重压，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离开了。

"啊，再过大约八小时我们就该在广场上了，"皮埃尔先生合上表盖说。"我们没多少时间睡觉了。你不冷吧，我亲爱的？那位好先生说要有个意外之喜。我想说他们在娇惯我们。我们晚宴上吃的鱼无与伦比。"

66……停下，别碰我。"

那位女管理者嘶哑的声音说。她正逃离物资部长的食

16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指，宽大的后背和黑色圆发髻直奔皮埃尔先生而来。

物资部长玩笑似的尖叫着："嘻嘻，嘻嘻。"

"慢点儿，夫人，"皮埃尔先生呱呱叫着。"我的威士忌可不是国家财产。"

"迷人的女人。"物资部长路过时毫无表情地说，之后蹦蹦跳跳地朝站在柱子旁的一群人走去，然后他的影子消失在他们的影

子中。一阵风使日本灯笼摇晃着，使黑暗中 闪过一支正炫耀地捋着胡须的手，一只举向老年人的杯子， 以及企图从盘子底蘸上糖的一只鱼头。

"注意！"

主人像一阵旋风穿梭在客人中大声喊道。

首先在花园里，然后在花园后，再远些，沿着人行道， 在树林里，在林中空，上，在草坪上，单独地或成簇地，深 红色、天蓝色及浅黄色的灯点亮了，逐渐地把宝石嵌入夜 色中。

客人开始大喊"噢！"，"啊！"皮埃尔先生大声地吸气， 抓住辛辛那图斯的手腕。灯占据的面积越来越大：现在它

们扩展到远方的峡谷，现在到了峡谷另一侧，形状像拉长 的胸针，现在已散布于第一批山坡，到山坡后它们从一座 小山传到另一座小山，安卧在最隐秘的山与山重叠处，摸 索着爬上山顶，越过山顶！"噢，多美，"皮埃尔先生轻声说。

有一刻他把脸靠在辛辛那图斯脸上。客人们鼓起掌。有三分钟时间一百万多盏不同颜色的 灯点亮着，人工地种植在草地、树枝中和悬崖上，以壮

斩首的邀请

169

丽的人名首字母"？"和^(: "拥抱着整个夜景，但这两个 字母并未安排的完全成功。之后灯马上灭了，浓浓的黑色一直逼近到阳台前。

当工程师尼克塔，卢克奇重新出现时他们围住他，想 把他抛起

，但已是考虑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客人离开前，主人提出在栏杆旁为皮埃尔先生和辛辛那图斯合影。虽然皮埃尔先生是被摄进照片里的人，但他却导演了这次行动。一排灯光照明辛辛那图斯的侧面和他旁边无眼的脸。主人亲自递给他们斗篷并送他们走。在前厅里阴郁的士兵困倦中叮叮当当找到各自的戟。

"对你的拜访我感到难以形容的荣幸。"分手时主人对辛辛那图斯说。"明天——应该说今天早晨——我当然要到场，不仅以官方身份，而且以个人身份，我侄子告诉我会 有许多人。"

"好吧，祝你好运。"他对着传统的脸部亲吻之间对皮埃尔先生说。

辛辛那图斯和皮埃尔先生在士兵的陪同下消失在夜色中。

"总的说来你是个好样的。"他们已走出一段距离时皮埃尔先生对辛辛那图斯说，"但你为什么总是……你的羞愧在新人面前留下很不好的印象。我不知你觉得怎么样，"他补充说，"虽然我对照明等等比较满意，但我有点烧心，我怀疑并非所有的食物都是用奶油做的。"

他们走了很长时间。天很黑，雾蒙蒙的。

17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们爬上大街时左侧某处传来很钝的嗒嗒声。

嗒嗒嗒。

"这些无赖，"皮埃尔先生嘟囔道，"他们不是发誓已经干完了吗？"

最后他们终于过了桥开始爬山。月亮已消失，城堡的 黑塔与云混在一起。

在第三道门，罗得里格，伊万诺维奇穿着晨衣戴着睡 帽在等候。

"噢，怎么样？"

他急切地问。

"没人想你。"

皮埃尔先生干巴巴地说。

171

18

"努力睡觉，睡不着，只是浑身发冷，现在已是凌晨了，"（辛辛那图斯快速写着，字迹模糊，有些字只写了一半，像 飞跑的人留下的点点脚印）"现在空气呈淡白色，我要冻僵了，好像'冷，这个抽象的词的具体形状就是我的身体，而 他们随时会将我带走。我为恐惧感到羞耻，但我恐惧得发 狂——恐惧，带着不祥的吼声不停息地在我身体里穿行，像 激流一样，而我的身体则像漆布上的桥摇荡不已，必须放

17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大声音才能在这吼声中听见自己的声音。我感到羞耻，我 的灵魂在给自己丢脸——不诚这样——只有用俄语才能在 动词树枝上生成真8——噢，我的注意力被它全部占据，这 叫我多么羞耻。我的灵魂被令人战栗的细节所阻，这些细 节用湿润的嘴唇向外拱，要说再见，各种各样的记忆也说 再见：我，一个小孩

子，正拿着一本书坐在太阳光下喧闹 的溪流岸边，水把摇晃的  
例影投到一首极老、极老的诗中 ——'暮年之爱，——但我知道  
我不该投降~ '变得更 温柔、速信，^既不向记忆投降，也不  
向恐惧，不向情

绪强烈的晕厥投降：4……迷信，~我多么希望一切

井然有序，简单而整洁。因为我知道死亡的恐惧其实什么  
!不是，只是一场无害的宋变——也许甚至有益灵魂的健 康——  
——新生儿的恸哭或新生儿对放下玩具的愤怒拒绝—— 我知道曾  
经有圣人居住在山洞里，那里有水滴在钟乳石上 永久的叮当声  
。那些圣人欢迎死亡，那些人^多数情况 下是犯错者，这不错  
，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掌握7 ~~虽然我知道这一切，而  
且还知道另一件别人不知道的 主要的，至高无上的事情——但是，  
你看，人体模型们，我 多么恐惧，我的一切如何颤抖，喧  
闹和冲突^而他们现 在随时会来带我走，我还未准备好，我感到  
羞耻……，，

辛辛那图斯起身，猛跑着把头撞向墙——但真正的辛 辛那图  
斯继续坐在桌旁，凝视着墙，咬着铅笔，把脚拖到 桌下，以慢  
些的速度继续写着：

斩首的邀请

173

"保存这些笔记——我不知自己在请求谁，但保存这些 笔记——  
——我向你保证有这样的法律，查一下，你会发 现！^让他们先  
说一会儿说^那怎么能伤害你？^ 我这么真诚地请求你——我  
最后的愿望^你怎么能不答 应？至少在理论上我应该能有可能

找到一位读者，要不然 我还不如都撕掉。好了，这就是我要说的话。现在该做准 备了。”

他又停了笔。

牢房里已变得相当亮，通过光的位置辛辛那图斯知道 五点半的钟声就要响了。他等到听见远处的叮当声后又继

续写，但这回写得很慢，好像他已把全部力量用尽在最初 的叫喊声中了。

—“我的话都在原地打转，”辛辛那图斯写道。“妒嫉诗人。

沿着紙飞行那么惬意，紙上只有阴影在继'续跑，从紙上飞进蓝天。行刑及所有操纵过程前后的肮脏和潮湿。刀刃多么凉，斧头咬得多么紧。带着砂紙。我想分离的痛苦是鲜红、响亮的。思想一被记录下来就不那么压杵7，但有些思想像癌症的肿瘤：你表达出来，你说出来，它却变得比以前更恶劣。很难^彖就在今天早晨，一两个小时以后 ^ “ ”

，，  
但两小时过去了，更长的时间过去了，罗典像通常一 样端来早饭，打扫房间，削好铅笔，挪走有盖便桶，喂饱蜘蛛。

17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辛辛那图斯什么也没问，但罗典离开后，时间以平常 的步伐继续时，他意识到他又一次被欺骗了，意识到他的 灵魂白白地紧张了，意识到一切都像以前一样不确定、黏 稠而毫无意义。

钟刚敲过三下或四下（他已睡着，然后半醒着，因而 没有数钟

敲打次数，但对总数却有模糊的印象），门突然开了，玛茜走进来。

她脸色通红，头后面的梳子松了，黑色丝绒连衣裙绷紧的上身起伏着——有点东西不对劲，使她看上去不匀称。她不停地拽直裙子，用力拉，或者快速扭动着臀部，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放好而感到不舒服。

"给你带来一些矢车菊。"

她把一束兰花放到桌子上，同时灵巧地把裙边儿放到膝盖上，把一条穿着白色毛裤的丰满大腿放到椅子上，把袜子一直拽到鲜嫩、颤抖的肥肉上留有袜带痕迹的地方。"天哪，获得准许有多么难！当然我必须做出一点让步——就是通常所说的那种事。啊，你怎么样，我可怜的小辛辛？"

"我必须承认我没期望你来，"辛辛那图斯说。"坐在那儿吧。"

"我昨天试过了，没运气而今天我对自已说，无论如何得办成。他把我困了一小时，你的狱长。顺便提一下，他对你评价非常高。啊，我今天费多大劲儿，我都怕我来得太晚了。今天早晨激情广场聚了多少人！"

"他们为什么拖延？"

"噢，他们说大家都累了，没睡多少觉。你知道，人群斩首的邀请

175

就是不想走。你该感到骄傲。"

长方形晶莹发亮的泪珠沿着玛茜的脸和下巴滚下，紧贴着所有



的轮廓——有一滴甚至滚下脖子一直滚到锁骨凹处……但她的眼睛依然圆圆地瞪着，她的短手指〔指甲上有白点儿〕继续张着，她运动的薄嘴唇继续吐出话语：

"有人坚持说拖延的时间已够长了，但你无法从任何人那里查明。你真是无法想象那些谣言，那种混乱……，"

"你为什么哭？"

辛辛那图斯微笑着问。

"我不了解自己^我累坏了……"，（以低低自负的声音）："我对你们所有人感到讨厌、厌烦。辛辛那图斯，辛辛那图斯，你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大家对你的谈论——太可怕了！噢，听着，"她突然改变了频率，咂着嘴笑着，得意洋洋。"那一天~哪一天了？——对，前天，这个小个子女人来找我，是个女医生还是什么——完完全全的陌生者，告诉你，穿着可怕的雨衣，开始吆吆喝喝。'当然，，她说，'你理解。，我说，4不，至此我什么都不明白。，她说：——'噢，我知道你是谁，你不认识我'……我说……^（玛茜用烦躁愚昧的声调模仿她的女对话者，但"说"字拖得很长、很慢，因现在她在叙述自己的话，她把自己描绘成异常冷静）。"总之，她想告诉我她是你母亲——虽然我觉得连她的年龄都不对，但我们不管它了。她说她非常害怕受到迫害，因为，你知道，他们审问了她，问了她各种问题。我说：'我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见我？'，她说：'噢，我知道你非常善良，你会尽力而为。，"

我说：'你凭什么说我善良？'，她说：'噢，我知道，——问 我能不能给她一张纸，一份证明，让我按上手印、脚印，证 明她从未来过我们家从未见过你……这，你知道，在我看 来真好笑，真好笑！我想"（用拉长、柔和的腔调）"她肯定是某种怪人，修女，你不觉得是吗？不管怎么说，我当然什么也没给她。维克多和其他人说就会连累我——因为如果我知道她不认识你，那么我好像对你一切了如指掌^这样她离开了，我得说她很沮丧地离开了。" "但那确实是我妈妈。"

辛辛那图斯说。

"也许，也许。反正也不怎么重要。但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辛辛？我本以为你见到我会很高兴，但 你……，，

她扫一眼床，又扫一眼门。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规定，"她屏住呼吸说，"但如果你非常需要的话，辛辛，来吧，但快点。" "噢，别一简直胡说八道。"

辛辛那图斯说。

"啊，随你便儿。我只想给你种乐趣，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会面了。啊，对了，你知道谁要娶我？猜猜是谁~你 永远猜不到。记得曾经住在我们隔壁，隔着栅栏发出烟斗 的恶臭，我爬苹果树时总是偷着瞅的那个坏脾气的老头儿？ 您能想象吗？而事实是，他十分认真！你能想见我嫁给这 个老稻草人吗？啊，不管怎么说我想我该好好歇一大会儿 了——你知道，闭上眼睛，四

肢展开，什么也不想，放松，  
斩首的邀请

177

当然是绝对一个人或者和一个真正关心、一切都理解的人，一切……，，

她短而粗的睫毛又闪了一下，眼泪滚下来，滚过苹果一样红润的脸庞的每一凹处。

辛辛那图斯拿起一滴泪尝了尝：既不苦也不甜——只 是一滴温水。辛辛那图斯并没有这么做。

门突然吱嘎一声开了一英寸，一只长着胸毛的手向玛 茜招着。

她迅速走近门口。

"啊，你想干什么，还没到时间，对不，答应给我一小 时。"她迅速低声说。

有一声听不清的回答。

"妄想！"她愤慨地说。"你可以这么对他说。协议是：这件事我只与狱……'，

她被打断了，她认真听着不断的嘟囔声。他垂下眼，皱眉，用拖鞋尖擦地板。

"啊，好吧，"她脱口而出，同时天真活泼地转向她丈夫："我五分钟后回来，辛辛。"

(她走后他想他非但还没有同她进行紧急交谈，而且他 现在已想不出那些重要的事……同时他的心在疼，同样的 老故事在一角里哭述，是时候了，该使自己脱离这些烦恼 了。)

她却过了三刻钟才回来，轻蔑地喷着嘴。她把一只脚 放到椅子上，扯断了袜带，气愤地整理腰下的褶，和刚才 完全相同地坐在桌旁。

178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点儿意思没有，"她不屑地哼一声开始摆弄桌上的 兰花。"啊，你怎么不告诉我点儿什么，我的小辛辛，我的 小公鸡？……你知道是我自己摘的，我不喜欢婴粟，但这些兰花很可爱。要是没把握你不该尝试，"她眯着眼睛用完全不同的语气意外地补充说。"不，辛辛，我不是在和你说话。"〈叹气〉"啊，告诉我点儿什么，安慰安慰我。"

"我的信，你……，'辛辛那图斯开始说，然后清一下嗓

"你认真读过我的信？"

"求你，求你，"玛茜捂着太阳穴喊道，"除了那封信我们谈什么都行！"

"不，我们谈那封信。"辛辛那图斯说。

她跳起来，痉挛地拽直衣服，开始语无伦次地说，有点儿咬舌头，就像他平常生气那样。

"那封糟透了的信，全是些胡话，反正我也不懂。人们会觉得你是一个人边喝酒边写的。我本不想提起那封信，但既然你……听着，你知道送信者读过了^他们复制了那封信并如此声称，'噢！如果他这样给她写信，她肯定与他同谋。'你看不出吗，对你的事情我不想了解，你没权利给我写这样的信，把我拖进你的罪名——"

"我没给你写有罪的东西。"

辛辛那图斯说。

"你是这么想，但大家都对你的信感到恐怖，恐怖！我，也许我傻，不了解法律，但我的直觉还是告诉我你所写的  
斩首的邀请

179

每个字都是不可能，不能说的……噢，辛辛那图斯，你使 我陷入什么处境——还有孩子们——想想孩子们……听着 ~~请只听我说一会儿——，'她下面的话如此激动使人无

法听清，"弃绝一切，一切。告诉他们你是无辜的，你只是 在说大话，告诉他们，悔悟，告诉吧——即使这救不了你 的脑袋，想想我——他们已经在指着我说，'就是她，那个 寡妇，就是她'"

"等等，玛茜，我不懂，悔悟什么？"

"好！把我套进去，让我引着……如果我知道答案，那么，我就是你的同谋……同谋！这很明显。不，够了，够了。对这一切我非常害怕……最后告诉我一次，你肯定不 为了我，为了我们，悔悟？"

"再见，玛茜。"

辛辛那图斯说。

他坐下，陷入沉思，倚在右胳膊肘上，左手在桌上画 着世界草图。

"多可怕，多无聊，"他深深、深深叹口气说。她皱着 眉用指甲画一条河。"我本想我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见面。 我本打算给

你一切。我的痛苦就得到这种回报！噢，过去的就过去吧。”（小河流进大海一越过桌边儿）“你知道吗，我是带着沉重的心离开的。是的，但我怎么出去？”她突然天真地、甚至欢快地想起来。

“他们这会儿还不会来找我，我和他们谈妥给我大量数据。”

“别担心，”辛辛那图斯说，“我们说的每句话……他们

18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马上会打开门。”他没错。

“再见，再见，”玛茜唧唧地说。“等等，别抓我，让我和丈夫说再见。再见。要是你需要衬衫什么的……噢，对了，孩子们让我给你一个大大的吻。还有什么别的事……我，我差点儿忘了——爸爸拿走了我给你的酒杯——他说你答应他了一一，’

“快点，快点，小妇人。”罗典打断他，以习惯方式用膝盖撞着她向门口走去。

181

19

第二天早晨他们给他拿来报纸，这使他想起刚被监禁时的日子。他马上注意到那幅彩色照片：蓝天下的广场，挤满五颜六色的人，只能见到红色平台的边儿。行刑所用的柱子上少一半的句子被遮住了，从余下部分辛辛那图斯只能选出他从玛茜那里已知的信息——大师身体不太好，表演延期，也许延期很长时间

。

"你今天得到多么盛大的款待。"罗典不是对辛辛那图

18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斯而是对蜘蛛说。

他两只手非常小心同时有些神经质地（爱心促使他把 它贴在胸前，厌恶感促使他把它拿得远点儿）拿着一条揉 成一团的手巾，里面有个大东西在搅动，沙沙作响。

"从塔里的大窗玻璃上抓到的。这巨物！看它怎么扑动 的——你几乎拿不住……，，

他正打算向通常那样把椅子拽上去，以便站在上面把 供物献给坚固的网上贪吃的蜘蛛（那动物感觉到了猎物，鼓 胀起来），但有些不对头——他粗糙、可怕的手指碰巧展开 手巾的大褶，他立即大叫一声蜷缩起来，就像人们不是见 到蝙蝠而是见到普通的老鼠而充满恶心和恐惧那样大叫和 蜷缩。

一样大东西，黑色，长着触角，从毛巾里滚出来，罗 典大喊一声，原地踏步，害怕那东西逃走，又不敢去抓它。 毛巾掉了，倾斜的猎物站在袖子上，用全部六个粘爪子紧紧抓着。

它只是只蛾子，瞧这蛾子！它有人的手大，它深棕色 的翅膀很厚，长着灰白衬里，边缘是灰色的，每只翅膀中 央装饰有一支眼睛，像钢一样闪亮。

它分段的四肢覆有茸毛，一会儿屈着，一会儿伸着，翅 膀中心突起，下面露出同样盯视的眼睛和波状灰色图画。蛾 子翅膀微

微摆动摸索着顺着衣袖往上爬，而罗典吓傻了，滚动着眼珠，甩开自己的胳膊，哭喊道："把它拿下去！把它拿下去！"快到胳膊肘时，蛾子开始无声地拍动重重的翅膀，翅斩首的邀请

183

膀看上去大得与身体不相称。在罗典的胳膊肘关节处，那生物倒转过来，翅膀悬下来，依旧紧紧贴在袖子上一现在可以见到它棕色、带白斑点的腹部、松鼠似的脸、眼中的黑色小球及象征着耳朵的带茸毛的触须。

"把它拿走！"：罗典请求道。他疯狂的动作使这神奇的昆虫掉了下去，它敲在桌子上，剧烈摇晃着在上面停留片刻，突然从边上掉了下去。

但对我来说你的白天是黑夜，你为什么打扰我的睡眠？它笨拙的飞扑只持续了一小会儿。罗典拾起手巾，疯狂地甩着，想击落这眼盲的飞虫，但它突然消失了，好像这空气吞掉了它。

罗典找了一会儿，没找到，站在牢房中央，双手叉腰，转向辛辛那图斯。

"唉？多么荒唐！"他意味深长地沉默一会儿后突然喊道。他吐了口痰，又摇了摇头，拿出一只装有备用苍蝇的跳动着的火柴盒，这失望的动物只好享用这个了。但辛辛那图斯很清楚地看到蛾子的藏身处。当罗典终于走开，生气地带走胡子和蓬乱的头发后，辛

辛那图斯从床边走到桌子旁。他很懊悔已还回了全部的书，坐下来以写字打发时间。



"一切已变得明朗，"他写道，"就是说，一切都欺骗了我——所有这些做作、可怜的系西二个轻浮少女的诺言，一位母亲泪汪汪的眼神，墙上的敲打声，邻居的友谊，

184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聂后还有那被一串疹子照明的小山。一切变得明朗后都欺骗了我，一切。这是生命的尽头，我本不该在它的局限内寻找拯救。很奇怪我竟然得到拯救。正如一个人因在梦中丢失了他现实中本来没有的东西而悲伤，或希望他在明天的梦中再把它找回来。0此产生了数学，但数学有自己致命的缺点。我发现了它。我已发现生活中的小裂痕，生活中断裂的地方，生活曾被焊接到别的东西上，真正活着、重要和巨大的东西——我的表达词语要有多大容量我才能把它们明确描述出来……留下一些话不说，要不然我会再次混乱。在这不可弥补的小裂缝处腐烂开始涉足——啊，我想我还能够把它完整表达出来——不，我又一次迷了路——我最好的词语都是跛脚。噢，要是我早知道我要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我当初就会开始，逐渐沿着逻辑相连的思忖之路，会获得，会完成，我的灵魂会用词语结构包围自己……我这里所写的一切尸、是对我的兴备点的交谈，只是无意义的转化，只因为我这么急着写。但现在我已久经锻炼，我几乎不怕……，，  
纸到这里没地方写了，辛辛那图斯意识到他的纸用完了。但他设法又搞到一张。  
^……死。"他写道，完成了他的句子，但他立即把那个字划掉

了。

他必须换种方式来说，更准确的方式："行刑"，也许"痛苦"或者"分离"~诸如此类。他旋转自己很短的铅笔停下来思考，蛾子刚才颤抖过的桌边粘着一根棕色小茸

斩首的邀请

185

毛，这使辛辛那图斯想起了它，它从桌旁走开，桌上留下那张上面只有一个字（而且被划掉了）的纸。^他在床边弯下腰（假装他在修理拖鞋后跟），它睡着停在床的铁腿上，离地面很近，它的翅膀带着无懈可击的麻木展开着，只是他为那棕色的后背而难过，那里因掉了那根茸毛而留下一小片秃块，像栗子一样闪烁——但那巨大的黑翅膀（上面有灰白的边缘和永远睁着的眼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前翅略垂，搭在后翅上，这种下垂的姿态也许是瞌睡引起的脆弱，但上部边缘整体一致的笔直和所有发散线路的完美对称——这一切这么迷人，辛辛那图斯无法抑制自己，用指尖抚摸了右翅基部灰白的隆起，然后又摸左边的（多么温柔而坚定！多么不屈服而温柔！），但蛾子并没有醒，他便直起身，轻轻叹口气，走开。

他正打算重新在桌旁坐下，突然钥匙在锁里响了一下，门开了，哼唧，叮当，吱嘎声与所有的复调规则一致。红润的皮埃尔先生穿着豆绿色兽猎服，然后完全走进来，他身后跟着两个人，几乎认不出这两人就是狱长和律师：憔悴，苍白，都穿着粗布灰衬衫，破旧凉鞋——没有化装，没

有衬垫，没有假发，眼睛充满黏液，身体皮包骨，几乎能望穿白色的肋骨——他们彼此很像，他们相同的脑袋在相同的细脖子里移动，都长着苍白秃顶有肿块的脑袋，脑袋两侧都有一点蓝色，都长着向外突出的眼睛。

皮埃尔先生迷人地红着脸鞠个躬，把漆革靴子尖并到一起，用滑稽的假声说：

"马车在等着，如果您愿意的话，先生。"

18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们去哪儿？"

辛辛那图斯问，起初真是不明白，因为一直自以为肯定要发生在凌晨。

"哪儿，哪儿……"，皮埃尔先生模仿着他。"你知道哪儿。去喀嚓。"

"但我们不必这会儿就走，是吧？"辛辛那图斯问，自己对自己所说的话也感到吃惊，"我自己还没准备好……，"〔辛辛那图斯，这是你说的吗？〕

"不，就这会儿。我的天，朋友，你有大约三周的时间来做准备。应该说足够了。他们是我的助手，罗得和罗姆，请对他们好点儿。他们也许看上去弱小，但很勤快。"

"我们尽力。"

两个家伙嗡嗡着说。

"我几乎忘了，"皮埃尔先生继续说。"按照法律你依旧有权……罗姆，老男孩儿，把单子递给我好吗？"

罗姆夸张地忙着从帽子衬里中取出一张黑边的卡片（对折）。他往出拿时，不停地拍打身体两侧，又好像在胸前兜里找了一番，低能的眼睛不住地盯着他的同志。

"为了简单，"皮埃尔先生说，"这是准备好的最后愿望。你可以选一个，也只能选一个。我要大声宣读。现在：一杯葡萄酒，快速去趟厕所，或粗略浏览监狱搜集的法国明信片，或……这是什么事？第四~~给狱长写一封信表达……表达对他照顾的谢意……啊，不可能！罗德里格，你这无赖，你自己添上去的。我不明白你怎么敢。这是官方文件！就是对我个人的羞辱，尤其当我这么谨小慎微地遵  
斩首的邀请

187

循法律，我这么努力……，'  
气愤中皮埃尔先生把卡片扔到地上。罗德里格立刻把它拾起来，抚平它，内疚地咕嚕道，"您别担心……不是我，开玩笑的是罗姆卡……我知道规则。这儿一切正常……，'  
"大胆！忍无可忍！"皮埃尔先生来回走着大喊大叫。"我身体不好，尽管如此，我在奉行公职。他们给我吃烂鱼，给我一名恶心的妓女，用没听说过的无礼对待我，而他们想让我干得干净点儿。不，先生！够了！长期的痛苦之源已消耗尽了！我要拒绝——你们自己做吧，喀嚓，做你们最好的屠夫吧，毁掉我的工具……^

"公众崇拜您。"罗姆卑躬屈膝地说。"我们请求您，冷静，大师。要是事情做得不对，那是粗心大意，一个愚蠢的错误，一

个过分热情的愚蠢的错误，只是如此！因此请 原谅我们。别想那妇女宠物，把愤怒丢到一边儿，用您惯有的宽容错误的微笑……^

"行了，行了，油嘴滑舌，"皮埃尔先生缓和了一下说。"不管怎样我比任何人都更凭良心履行公职。好吧，我原谅 你们。但我们还他妈的得决定那最后一个愿望。啊，你选 了哪一个？"他问辛辛那图斯（后者已静静地坐到床上）。"快点，快点，我想马上干完。你这胆小鬼不用看了。"

"结束写作。"

辛辛那图斯轻声疑问地说，但之后他皱了皱眉，努力 思考，突然明白事实上一切都已写完了。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皮埃尔先生说。"也许有人理 解，但我不理解。"

18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辛辛那图斯抬起头。"我想要的是，"他清晰地说，"我 要三分钟^这段时间里你们走开或至少保持安静一是 的，三分钟休息^那之后，随便吧，我会在你理想的行 动中扮好自己的角色。"

"我们妥协到两分半，"皮埃尔先生拿出厚表说。"让步 半分钟，不行吗？朋友？你不干？好吧，那么做你的强盗 吧——我同意。"

他以放松的姿态靠在墙上，罗姆和罗得里格学他的样 子，但罗得里格两脚绾在一起险些跌倒，恐慌地看一眼大

师。

"嘘——，你这龟孙子，"皮埃尔先生嘘声说，"再说，你们干吗这么舒服？手从裤兜里拿出来——注意！"（他仍然唧嚅着坐到椅子上）"罗得，我给你找份工作——你可以逐渐把这儿打扫出来，只是声别太大。"

一把笤帚从门缝递给罗得里格，他开始工作。

首先，他用笤帚扫清窗子的所有铁栅，而远远传来微弱的"好哇"之声，好像来自地狱，一股新鲜空气闯进牢房——那几张纸飞到地上，罗得里格把它们扫到一角。然后他用笤帚扫下灰色的厚蜘蛛网和上面的蜘蛛，这蜘蛛他曾用心照料过。罗姆适时地拾起蜘蛛。它身体造型粗糙但精巧，有一个圆圆带茸毛的身体和弹簧制的折叠腿，附在背部中心的是一根长弹簧，罗姆抓住弹簧一头让它旋着，他上下摆动，使弹簧交替着收缩、延伸，而蜘蛛则上下移动。皮埃尔先生斜眼望了一下那玩具，同时罗得里格想把抽屉从桌子里拉出来，用尽全身力气，桌子一分为二。同时皮

斩首的邀请

189

埃尔先生所坐的椅子发出悲鸣，有些不对劲儿，皮埃尔先生险些丢掉了手表。棚顶开始掉下灰土。脚上出现一条弯曲的裂缝。这不再被需要的牢房显然在倒塌。

"五十八，五十九，六十，"皮埃尔先生数着。"到了。请起。天气很好，旅途会愉快，任何人处于你的位置都会急着出发。

"

"再等片刻。我颤抖的手让我觉得荒唐和羞耻——但我 既无法阻止也无法隐藏，是的，它们颤抖，如此而已。你们会毁了我的纸，会扫出垃圾，蛾子会在晚上从打碎的窗口飞走，因此这四面墙内不会留下我的任何东西，这墙要塌了。但现在对于我，灰尘和遗忘已微不足道，我只想着 一件事——恐惧，恐惧，叫人羞耻——愚蠢的恐惧……"其

实辛辛那图斯没有说这些，他在默默地换鞋。他额头的静脉胀起，金黄头发落在上面，他的衬衫有一个敞开的绣花衣领，这使他的脖子有股青春气息，也使他的脸〔长着颤抖不止的胡须〕有股青春气息。"我们走！"皮埃尔先生尖 叫到。

辛辛那图斯尽量不碰撞任何人或任何东西，举步抬足 像走在裸露、倾斜的冰面上，终于走出了牢房，实际上那 牢房已不复存在。

190

20

辛辛那图斯被领着走出石头通道。混乱的回声不时从 前、后跳出一所有地道都在破裂。经常有片片黑暗，因 为灯烧坏了。

皮埃尔先生要求走楼梯。

有几个带着规则所要求的犬面具的士兵加入进来，然 后罗得里格和罗姆（在主人的允许下）走在了前面，迈着 愉快的大步，以公事公办的架式甩着胳膊，彼此赶超。他

斩首的邀请

191

们叫喊着消失在拐角。

辛辛那图斯突然丧失了行走能力，由皮埃尔先生和一名带着俄国狼犬脸的士兵架着。他们很长时间里在楼梯里爬上爬下一城堡肯定有点儿中风，因为下降的楼梯实际上是上升的，而上升的则相反。又有一段长走廊，但这是有人居住的那种，就是说，它们明白显示出一或通过漆布，或通过墙壁纸，或通过靠在墙上的柜子——它们与住户相连。

在一个拐弯处甚至有股白菜汤味儿。再往前他们路过一扇玻璃门，上面印有“办公室”的字样，又在黑暗中走过一段后，他们突然来到院子里，来到一片中午的阳光中。

在整个旅程中，辛辛那图斯都忙着对付令人窒息、无法平息的强烈恐惧。

他意识到这恐惧正把他拖向他身边的假逻辑事务中，但那天早晨他还能够从那些事务中逃脱出来。

想到这个圆胖的红脸猎手就要朝他砍来，这真让人恶心、无法接受，这想法把辛辛那图斯拖向危险的状态。他对这一切完全理解，但正如一个人无法停止与幻想中的声音争论（虽然他清楚地了解整个化装舞会都是他的想象）一样，辛辛那图斯徒劳地想战胜恐惧，尽管他明白他实际上应该欢迎清醒，这清醒的到来正被几乎注意不到的现象预示着，被日常用具的反应预示着，被普通的不稳定性、对可见事务中的具体错误预示着一但太阳还是真实的，世界还统一在一起，物体还遵守着外在的礼节。

马车在第三道门外等着。士兵没再跟着他们，而是坐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在靠墙而堆的木头上，开始摘下面具。监狱工作人员和卫兵的家属害羞而贪婪地贴在门口一光着脚的孩子跑出来，极力要进入画面，立即又撒回去，他们带着方围巾的母亲用“嘘”声要求他们安静，火热的阳光给四散的草镀上金边，有股热草麻疹的味儿，在一边儿有几只鹅谨慎而贪婪地吃着。

“啊，我们走吧，”皮埃尔先生喜气洋洋地戴上插着雉鸡翎的豆绿色帽子说。

弹性的小皮埃尔先生登上马车时破旧的马车呻吟着倾斜了一下。马车拴在一匹枣红老马上，马已没了牙，突出的腰腿位置有一群苍蝇围着这一块伤痕闪闪发光。这马总是看起来这么瘦，它的躯干好像是用许多圆圈圈起来的。马鬃上有一条红色绶带。

皮埃尔先生挤了一下给辛辛那图斯腾出地方，并问脚下的大箱子是否碍脚。

“求你，亲爱的伙计，别踩上它。”他补充说。罗德里格和罗姆爬上了奴者之座。作为马夫的罗德里格“啪”地甩一下长鞭，马一惊，但无法立即启动马车，腰腿下陷。其它人发出不合时宜的刺耳欢呼声。罗德里格起身靠前对马的鼻子来了一鞭，当马车猛地启动时他险些因震动从座位上掉下去，手里扔紧握缰绳喊着“吁！”

“慢点儿，慢点儿。”皮埃尔先生微笑着说，用带着时髦手套的胖手碰了一下罗德里格的后背。

灰白的路盘绕了几圈，在城堡基地四周呈现出令人不快的画面

。有时坡很陡，罗得里格当即握紧喀嚓作响的刹

斩首的邀请

193

车把手。皮埃尔先生双手放在拐棍的斗牛狗头上，快乐地 望着四周的悬崖、悬崖间绿色的斜坡、红花草和藤蔓以及 旋起的白色灰尘，同时，他也用目光抚爱辛辛那图斯的侧 面，后者正继续作自我斗争。坐在前面，长着皮包骨、灰 色后背的两个人完全相同。马蹄疾飞。苍蝇像卫星一样旋 转。有时马车赶过匆匆忙忙的朝圣者（比如监狱厨师和他

妻子），那些人会停下来，挡住阳光和灰尘，然后加快脚步。

再转过一个弯，路便驶向大桥，摆脱了慢慢旋绕的城堡（城堡看起来已很蹩脚，画面扭曲，有些东西掉下来悬着）。

"对不起我那样发火，"皮埃尔先生温柔地说。"别生我 气，亲爱的。你明白当你全身心投入工作时看到别人过于 伤感时是什么心情。"

他们哐当哐当地过了桥。行刑的消息刚刚开始城镇 传开。

穿红戴绿的男孩们追着马车跑。一个假装精神病者，一 个犹太血统多年来一直在无水的河里钓着并不存在鱼的老 家伙，已在收拾他的动产，急着加入第一批赶往激情广场 的人群。

^……但老想着它没意思，"皮埃尔先生说。"我这种性 格的人情绪不稳定但恢复得也快。还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 中到女性的行为上吧。"

几个女孩儿，没戴帽子，推搡着，朱叫着，买光了一 个肥胖（胸部晒得很黑）花贩的所有的花，其中最大的一 个试着向马车

里扔了一束，几乎打掉罗姆的帽子。皮埃尔先生摇了摇一根手指。

194

##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那马睡眼惺忪轻蔑地看着肥胖的花狗（正拉长身子与 马蹄赛跑），奋力走上花园大街。人群已在集中——又一束 花击中马车。现在他们正向右拐，走过一座古老工厂的废墟，然后沿着电报大街走，那里已能听到乐器试音的呜咽 声、嘟嘟声和叮当声。马车穿过没经铺设、沙沙作响的小路，穿过一个公园。公园里两个市民打扮的男人看到马车 后从凳子上站起来，夸张地做着手势，互相指给对方看—— 都异常兴奋，肩膀高挺——现在他们正向大家共同的方向 跑，有力而笨拙地抬着腿。

在花园远处那个肥胖的白色雕像已一分为二——据报 纸说是遭了雷劈。

"过一会儿我们会路过你的房子。"皮埃尔先生轻声 地说。罗姆开始在座位上坐立不安，扭曲着转过身面向辛辛 那图斯，大喊：

"过一会儿我们会路过你的房子。"他马上又转回去， 像个高兴的淘气鬼上下蹿跳。

辛辛那图斯不想看，但他还是看了一眼。玛茜正坐在不结果的苹果树枝上挥舞一条手绢，在隔壁的花园里，在向曰葵与蜀葵花之间，稻草人带着压扁的帽子在挥舞袖子。房子的墙，尤其是树叶曾遮住的地方，奇怪地脱了皮，而

且部分琐棚——但他们已经跑过去了。

"真的，你真有点儿没心。"皮埃尔先生叹了口气说，并不耐烦地用拐棍捅了一下马夫的后背，马夫略微欠起身，狂暴地不断挥舞鞭子，出现了奇迹：老马快步跑起来。

斩首的邀请

195

现在他们沿着大马路前进。城市的波动继续升级。房子五颜六色的正面摇摆、拍动（因为它们都被匆忙装饰上了欢迎图画）。一座小房子被油漆装饰一新：门迅速地开了，一个小孩跑出来，全家出来送他——今天他刚到观看行刑年龄。妈妈高兴地流下眼泪，奶奶在他背包里塞进三明治，同样是孩子的哥哥递给他拐棍。古老的高过街道的古拱桥（曾经对行人是种恩惠，但现在只有痴呆者和管理人员使用）上已挤满摄影师。

皮埃尔先生不断脱帽致意。骑着机械车的花花公子追上马车伸长脖子。一个穿着土耳其裤子的人拿着一条五彩纸带从咖啡馆里跑出来，但没有扔准，把五颜六色暴风雪洒到一个平头家伙的脸上（那家伙正拿着面包和盐，的欢迎盘子从对面跑过来）。

索莫纳斯上尉的雕像只剩下齐臀的大腿部分，周围堆满玫瑰——它肯定也遭到雷击。前面某处一个管弦乐队正在演奏进行曲。白云飞快地穿过天空——我想是同几朵云一遍一遍地在穿行，我想只有三朵，我想都是舞台布景，带着令人起疑的绿色色调.....

"现在，现在，来，别傻，"皮埃尔先生说。"你真晕厥。这太

不像个男子汉。”

现在他们到了。

现在，观众还相对较少，但人群在不断继续无尽地增加。在广场中央一不，不是正中央，令人恐怖的就是这一点——立着朱红色的断头平台。市政的那辆电动旧灵车谦虚地停在不远处。电报员与救护员的联合队伍在维持秩序。

19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乐队显然在全力吹奏，因为一条腿的瘸子乐队指挥在疯狂地指挥，但现在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

皮埃尔先生抬起胖肩膀，风度翩翩地下了马车，立即转身来帮辛辛那图斯，但辛辛那图斯从另一侧下去了。一片嘘声。

罗得里格和罗姆跳下座位；三个人挤在辛辛那图斯四周。

“我自己来。”辛辛那图斯说。

离断头台大约有二十步远，为了不让人碰他，辛辛那图斯被迫跑起来。人群某处有一只狗在叫。快到深红色台阶时，辛辛那图斯停下了。

皮埃尔先生挽住他的胳膊肘。“我自己来。”——辛辛那图斯说。

他登上平台，木板放在平台上面，就是说，一块平滑、斜坡似的光滑榉木，面积足够一个人伸开胳膊躺下。皮埃尔先生也爬上来。

公众嗡嗡作响。

他们在忙着拿水桶撒锯屑时，辛辛那图斯不知干什么好，便靠在木头栏杆上，但栏杆一阵颤抖，下面有个好奇的观众开始触摸他的脚脖子。他走开，有点儿喘不上气，双手笨拙地插在胸前，好像他是首次这样做，他开始向四周张望。

闪电有些问题，太阳有点儿不正常，有一片天空在摇

斩首的邀请

197

晃。广场四周已种了杨树，但它们在僵硬地摇晃——有一棵在慢慢……

但人群中又一阵嗡嗡声：罗得里格和罗姆磕磕绊绊，互相碰撞，喘着粗气，哼哼唧唧，笨拙地把那只重箱子抬上台级，重重放在木板上。皮埃尔先生脱下茄克，只穿着汗衫。他白色的二头肌上刺着一个青绿色女人，而人群（正挤在断头台四周）中的前台站着同一个活着的女人，还有她的两个妹妹，还有拿着钓鱼竿的老头儿，还有皮肤晒得黝黑的卖花女，还有拿着拐棍的小孩儿，还有辛辛那图斯的一个内弟，还有读报纸的图书管理员，还有那个结实的家伙尼克塔，卢克奇工程师——辛辛那图斯还注意到他以前每天早晨去花园时都遇到但不知姓名的一个人。在后排后面是其他几百人，眼睛和嘴画得都不清楚，在远处有灰蒙蒙的几层，在灰色中有彼此相同的脸——最远的背景上涂得很糟。

有一颗杨树倒了。

突然乐队停止了一或者说，它现在停止了，此刻人们才注意到

它一直在演奏。由一个肥胖整洁的乐手把乐器 掰开，从里面倒出口水。乐队后面是毫无生气、绿色、严 密的景象：门廊，悬崖，喷着泡沫的小瀑布。

副市长灵敏而有力地（使辛辛那图斯不自觉地后退）跳 上平台，一只脚随意地踏在木板上（他是轻松演讲大师）， 大声宣布：

"乡亲们！简单说两句。最近我们的年轻人有种倾向： 走得飞快，我们老年人被迫让开，掉进积水坑。我还要说

19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后天在第一大马路和陆军大街街角进行家具展览，我真诚地希望在那儿见到你们所有的人。我还要提醒大家今晚将 有场非常成功的戏剧演出《苏格拉底必须缩小》。我还需要告诉你们分配中心到了大批女士腰带，机不可失。现在我 '让位给其他表演者，乡亲们，我希望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他以同样的敏捷跳过横杆，下面是一片满意的嗡嗡声。 已戴上围裙〔围裙下面露出皮靴〕的皮埃尔先生正在仔细 用手巾擦手，并同时冷静、善意地望着四周。副市长一结 束，他便把手巾扔给助手走向辛辛那图斯。

（摄影师们的黑色方形镜头摆了一下定格。

"请别激动，别不安，"皮埃尔先生说，"我们先脱下你 的衬衫。"

"我自己来。"

辛辛那图斯说。

"好样的。伙计们，拿走小衬衫。现在我给你示范怎样躺下。"皮埃尔先生躺到木板上。观众嗡嗡着。

"清楚了吗？"皮埃尔先生弹起来拽直围裙（围裙后面开了，罗得里格帮着系上）"好。我们开始。灯有点儿刺眼……也许你能……好，很好。谢谢。也许再往这一点……太好了！现在我请你躺下。"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辛辛那图斯说着像被示范的那样脸朝下躺下，但他马上用手捂住了后脖子。

"真是个好孩子，"皮埃尔先生在上面说。"要是你这样斩首的邀请

199

我怎么能……（对，放这儿，马上要水桶）。再说干嘛绷紧肌肉？必须完全放松。把手拿开，请……（现在给我吧）。完全放松，出声数数吧。"

"到十。"

辛辛那图斯说。

"怎么回事，朋友？"皮埃尔先生说，好像在让他重复，叹息前补充道，"往后一点儿，先生们。" "到十。"

辛辛那图斯伸开胳膊重复道。

"我们什么都没有，"皮埃尔先生明显地喘着气费劲地说，而他摇摆的影子已在沿着木板跑，这时辛辛那图斯开始大声坚定地数数：一个辛辛那图斯在数，但另一个辛辛那图斯已停止注意那无必要的数数之声，声音正飘向远方。他以从未有过的清晰



——一起初几乎是痛苦，来得这样突然，但最后让他充满快乐，他自问：我为什么在这儿？我为什么这样躺着？他问过这些简单问题后，起身四处张望来回答自己。

到处是一片莫名其妙的混乱，从刽子手还在摆动的臀部可以看见栏杆。台阶上坐着正缩成一团呕吐的图书管理员。

观众都很透明，也无助，他们都在不停地拥挤跑开——只有后台，画上去的后台，还在原地未动。辛辛那图斯慢慢走下台阶穿过移动的垃圾。

他被罗姆抓住，罗姆现在变得小了几倍，他同时也是罗德里格：“你在干什么？”他呱呱叫着，上下蹿跳。

20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你不能！你不能！这对他不诚实，对每个人……回来，躺下——毕竟你已躺下来，一切就绪，一切都结束了！”

辛辛那图斯把他推到一边儿，罗姆带着凄凉的叫声逃命去了。

广场上的人所剩无几。

平台早已在一堆红色灰尘中倒塌。最后一个跑出来的 是一个围黑色披肩的女人，怀里抱着像个幼虫的行刑者。倒下的树无力地平躺着，还立着的树（也是二维的，只有树干侧面的阴影显示出圆形）甩树枝紧贴已撕开的天空之网。

一切都在分裂。

一切都在倒塌。

一阵旋风刮起了灰尘、破布、油漆过的木头架、镀金的泥灰，硬纸板砖头和画片；一阵干燥的昏暗跑过去；在灰尘中，在倒塌的垃圾中，在扑打的景象中，辛辛那图斯走向那个方向：通过声音判断，那里有他的同类。

天才作家空前绝后的作

这本小说俄文原名是？。要不是后缀重复，我会建议把它译成《行刑的邀请》，但另一方面，我用母语本来想说？尺10[八5^61^15：^八01^51；~。90^115；001X1^】（《杀头的邀请》；），只是读起来同样不

顺0 0

俄文原著是正好四分之一世纪前在柏林完成的，即从苏联逃离十五年后，也就是纳粹制度达到顶峰之时。至于我所见到的属于同种无聊、眼盲闹剧的两种制度对这本书的^响，好的读者与我一样不必多究。

以连载的形式在巴黎的一本俄罗斯移民杂志上刊登，后来在1938年，00^X1^1(^1在同一城市上出版了它。移民评论者对这本书有些困惑，但还喜欢它。他们觉得在这本书中辨别出了“卡夫卡”的笔调，却不^道我不懂德语，对现代德国文字一无所知，I未读过卡夫卡作品的任何法文和英文译本。毫无疑问，这本书与我以前的小说（或后来的36：^0 511^15~确有风格上的联系，但与《城堡》和《审判》'（丁！^：

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丁尺I八乙)之间并无联系。在我的文学评论概念中思想类同并不重要，俚如果我确实要找一个同宗灵魂的话，我肯定 要逸那位伟大的艺术家，而不是0， 奥威尔和其他大众 化的画报思^家和政论小说家，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的每 一本书都毫无例外地让评论家们忙于寻找那些多少有些名 气的名字以作出充满激情的比较。过去三十年中他们把这

托尔斯泰，乔伊斯，伏尔泰，萨德，斯丹达尔，巴尔扎克，拜伦，普鲁斯特，克莱斯特，玛丽，麦卡锡，梅雷迪思(!)，塞万提斯，查理'卓别林，普希金，甚至还有塞巴斯蒂安，奈特①。但是有一位作者从未被与我有关地提起过~^ 这是我要承认在我写这本书时时我有影响的惟一一位，我 也对其感激不尽的作家，说来就是那位忧郁的，夸张的，智 慧的，风趣的，有魔力的，总而言之令人愉快的皮尔^ 06: -[八I八"02—我虚构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编一本满是 定义的字，要找些单字做字头的话，需要一个字头的一条 值得珍爱的定义就是"节略、护充、或者更改、或者使被 更改，以便在翻译自己的作品叶有所改进"。大体说来，改 动的欲望与译文和原文出现的时间差成正比增加，但当儿 子让我检查这末书的译本而我不得不重新阅读俄文原稿 时，我松了口气，感到我不需要与创達性修改这个恶魔打 交道。1935年我的俄文短语准确表达了那些幻觉，而把它

①V ^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塞，奈待的真实生活》中的主人公，一个 性格怪异的作家。该书已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

## 斩首的邀请

3

译成英语时惟一有益的更改按惯例就行了，因为英语好像不像俄语那样做作就能表达清楚。我儿子证明了自己是非常通顺的译者。我们之间达成一致：重要的是要忠于原作，不论结果多么怪诞。学究万岁，让那些以为只需“精神”保留〔而其本身变为无知、粗俗的欢闹^比如莫斯科的郎区，而莎士比亚被丑化为只是耍弄国王的魔鬼而已〕则万事大吉的傻瓜滚蛋吧。

《斩首的邀请》只是真空中的小提琴。俗人会把它看作戏法。老人会马上抛开它转向浪漫故事和公众人物的生活。没有俱乐部女会员会喜欢它。心怀不正的人都会在小埃米身上看到洛丽塔①（早熟的性感姑娘一译者；），维也纳巫医的信徒会在自己的公共罪过及00^551^^05；教育的实践中对它暗笑。但是（正如'！）。。。！；只5 31；尺乙1；3 01^18^57的作者对灯光作出的评论、我知道（；！； 001^~ ^15^几个（(^! ^乙(^p^^）读者会跳起来，弄乱头发。

于亚利桑那州

1959年6月25日

（！）作者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中的女主人公，一个早熟的性感少女，该书已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

0 1995时代文艺出版^

作者：〔美〕V·纳#科夫3者：崔洪国蒋立珠 责任编辑  
：^四季 责任校对：文欢 装帧设计：魏圉强  
：时代文艺出版社

licheng288pdf转换tx